

笠翁偶集第三卷之四

文山先生清天石室集

金城書局印行

笠翁偶集

卷之四
文山先生清天石室集

道藏精華第三集之四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黃玄列真經機語錄直秘輯要指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三集之五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玄黃庭經機秘義合刊

自由出版社印行

澹園冷謙著

黃庭經秘義

—附三乘祕密口訣—

三版序言

蕭天石

黃庭經一書，爲道家修真養性之聖典，修中守中寂中之妙道。雲笈七籤云：「黃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指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此就一身而言也。脾中，一說應爲腎中。蓋腦中爲神府，心中爲氣府，腎中爲精府。故曰：「子欲不死修黃庭。」修黃庭者，卽修煉此三中之精氣神也。余於道海玄微一書中，傳有三極循環相生圖，要旨在「立天之中，立地之中，立人之中。」并謂「上元生神，中元生氣，下元生精。」復謂「三方一體，三極一貫，三元一炁。」「以三串一，守一貫三，三一生萬。」圖之上端有，曰「無極而太極」，下端有，曰「復歸於無極」。此乃黃庭玄旨，取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義旨，而貫通之，使宇宙哲學與人生哲學——尤其是生命哲學貫通之，合而爲一，圖立三中，三中合一，亦卽天地人合一也。此遠較雲笈七籤所傳者，其義遠爲廣大高

明多矣！惟其下手工法未傳！而黃庭經一書，則全係就一身而開示修「長生道」之工法，故丹鼎派中人士，世世相守，奉爲與參同契書同屬不二之聖典也。

且夫黃者，乃地之色也，見說文。易坤卦曰：「天玄而地黃」。於色爲正，詩北風綠衣「綠衣黃裳」，其傳曰：「綠，間色，黃，正色。」於位爲中，「中央戊己土」，乃四方之中。不但庭爲四方之中也。故易坤卦「六五，黃裳元吉」注有曰：「黃，中之色也。」故黃庭要道，亦卽三家聖人所倡之中道。天有天之中道，地有地之中道，人有人之中道。合天地人而爲一，卽三中合一之道，聖功神化，全在於斯。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王先謙補注云：「黃光古字通」。天文學上有黃道之名，亦有黃道光、黃道面、黃道帶之名。修人之中道，亦自生神，亦自生光；仙經中所謂之「黃庭光」，實卽黃道光，亦卽黃道神。經曰：「此神不死，上與天應，中與地應，下與物應，萬神相契，卽得長生。」旨哉，其言也。

考黃庭經，雲笈七籤載，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黃庭遁甲緣身經三種。

除此尚有黃庭中景經，黃庭養神經，黃庭五臟六腑真人玉軸經，黃庭三極生神經，太上黃庭內景玉經等多種，注本尤在所不少。至歷代寫是經者，則以王羲之寫本爲最佳。今世所傳本，或謂爲六朝人作，非羲之書。歐陽輔集古求真辨之曰：陶宏景上梁武帝啓，謂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唐褚遂良右軍書目，亦列黃庭爲第二。黃庭經後，有付官奴三字者，右軍書也。官奴是子敬小字，雖真本失傳，臨本實所從出。（按：子敬，即王獻之），由之可證謂爲六朝人作者，當爲非是，羲之確曾書此經不誤。

是書余所見版本之屬善本珍籍者，要推青城山天師洞藏經樓之宋刊本「黃庭玉經」最爲名貴，而明萬曆間刊三色套印本之「黃庭三極生神經」一書，圖訣並重，尤爲世間罕傳本。余作宰灌縣幾近四載，適管領此名山神仙洞府，復與易心瑩道士早歲卽交深，丹家李八百丈人，余曾師事之，故寅緣得窺其中不少珍本秘笈，斯號

稱「不是神仙不許看」之二書，亦得曾數數流覽，要實爲此生一大幸事也，撫今追昔，感謂良多，茲適值三版付印之際，特誌此數語爲引焉。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丙辰夏六月文山遜叟於石屋山莊

弁　　言

此卷爲濟南道院首任統掌杜公默靖之所授也，民國十二年春澄奉

訓赴濟南，承之母院哲報司同總編輯，時默公年已七十五矣。清癯輕健，內外行第一。祀典拜起敏捷，少壯不如也。每晨灌院，綜理道慈諸務，黃昏歸家，日以爲常，二月十八日下書，公與澄談論釋道異同，澄請益道家靜坐功候內景，公爲指點講解。公淮安人，澄有不曉其方言處，公隨說隨寫，至晚九時，一人皆未晚餐，散書紙片盈案矣。並授余墨批冷註黃庭一卷，口道在其中矣。余方將收集字片，公一一拾取焚之而去。余方幸古語所謂：「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濟南之行，敢不虛也。翌晨杜府家人電話報云：杜公今曉坐化矣！余聞之如晴天霹靂。卽偕道侶同赴唁，見公面清潤如生人，齒門微凹，圓如一銀元，比所謂天門開者是也。因思余來濟方七日，夜來暢談所得，實非偶然之事。這緣誠不淺哉！是日爲夏歷二月十九日觀音大士誕辰也。次早接泰安賈子羽先師十九日早所寄信片云：「今晨濟公聖僧，絮杜公內谷（此爲號公名寅）

赴南海大士勝會去矣。過敝莊，囑轉致道院同修，「來日災劫重重，各速修行云。一月後默真降壇云；「蒙濟佛提攜得皈妙山」其勉勵同修並有：「舊雨新知俱非偶然」之語。轉眼今已卅五載，變亂迭經，瘡痍滿目，西跑東奔，此卷雖不離行篋，而自問一無長進，有負默老慈心矣！

台中蕭天石先生喜印行道書濟世，春間來舍徵求善本，余以黃庭難讀，自來註者不下數十家，大部附會蕪雜，隔靴抓癢，能具真知確見，體驗自證者，實不多覩，而此篇所註與墨批，皆是過來人語，尤以眉批，正如畫龍之點睛，能使讀者安心放手做去。無所顧慮，且未附冷真人三乘口訣一篇，尤爲明切簡要，將昔眞盟誓授受之次第玄機，和盤托出。爲誠不多見之珍本，因出投影印普及，用答杜眞度世之丹心於萬一云耳。

是歲十月是書印成，披覽之下，惜漏影眉批墨蹟，因照原本卷頭位置一一補錄之，略存本來面目，並敍本書授受因緣於編首。

俞安澄識於台北

序

謹攷道藏乎文祕典天有三十六
重其最上者為大羅天始青聖境
玉清元始天尊居之次為清微天
禹餘聖境上清玉宸道君居之次
為大赤天兜率聖境太上大道君
居之是為三天又名三清聖境此

三天至虛至妙極無上絕頂之處非具金剛純一妙體莫能瞻仰惟昔上聖上清玉宸道君憫諸世人不明正道不識修因流浪塵劫迷失本原興茲慈惻乃作七言名曰黃庭內景玉經即以世人之身宣示要妙至親至切令人易悟易

修皆得成真証聖命扶乘大帝君
賜暘谷神王傳授南嶽魏夫人夫
人諱華存字賢安晉左僕射魏舒
之女太保公掾劉幼彥之室光祿
勲璞之母天才卓異少讀老莊及
五經百子後修真得道位歎虛元
君領上真司命晉哀帝興寧二年

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玉經授弟子琅邪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出以授護軍長史許君父子其後遞相授受世不多見唐開元年間始有梁丘子註解本頭至宋代道門刻版存於五當其傳稍盛前明有內府刊版發交燕京白雲觀

收貯此三版年遠皆無存者間有
印刷舊本互相磨對正文字樣亦
不一律而梁正子所註本頭亦屬
泛論未合肯綮余於是經留意每
思訂正因未得善本殷殷於懷蓋
有年矣迺天假奇逢於前治下河
時有蘇都友人過訪示余一抄冊

題曰道德真源內有黃庭內景玉經一卷係前明冷澹園真人註解並附三乘口訣書尾細字數行乃伍冲虛門人顧與弢記錄攷其經中正文較比舊藏本頭已屬善美而又得冷真人註解尤為明切簡要誦讀之下如獲和璧誠希有之

真文實至余之寶錄且三乘口訣
皆昔賢歛丹盟天披青誓地祕密
授受次第半機之要言榮竟得盡
睹忻幸曷極茲任歸河稍得餘暇
謹將抄冊恭楷付刊以廣諸聖仙
津梁末學啟迪後人之慈意亦稍
盡余自度度他之素衷惟祝遇此

經訣者緣是皆能精修復本或轉
刊流布藉茲俱得進道成真余之
願也至黃庭外景玉經乃太上大
道君降傳與此內景經雖有繁簡
而其大旨則同久盛傳於漢晉之
間然世本訛字亦多學者有緣得
此內景真經三乘口訣只要研讀

不輟豁地開通精修白業默印黃
庭清靜厥心全體自現可以無事
乎多勞焉用誌數語述其原始是
為序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清和上
浣怡庭龔慶榮識於古虞歸河公

解



10

原序

黃庭玉經爲仙傳祕密之文。原不可註。故經文有約得萬遍義。自解之句。如能閉關清淨誦詠靈文。自能通神明諦。乃世本不特字句訛舛。而註者更爲荒謬。是非親歷其境。安能窺其玄奧。且自古丹經無口訣。是欲有志者。誦詠揣摩。苦訪明師。以受下手之訣。奈後世傍門借喻。誑人。

學者無所從由。於是不得不顯言註晰。并將三乘口訣詮出。詳明節次。下手證果。接引後聖。以遇有緣。得此而度。其因果必不昧也。

澹園冷謙序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

澹園冷謙註

怡庭龔慶榮敬刊

上清紫霞虛皇尊。太上大道王宸君閒居慈珠作七言。

一炁分三界。是爲三天。大羅天。清微天。大赤天。卽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上清王宸道君居之。治慈珠貝闕。言道君閒居。闡明大道。以作七言。

散化五行變萬神。是爲勸庭。曰內篇。琴心三疊舞胎。

仙

一四

七言之旨能化五行之炁散彌六合而變通萬神
琴音清和具五行琴心者清其心而和合五行三
疊乃三田則三田之中胎仙自舞

九炁暎明出霄間神蓋童子生紫煙是爲玉書可精
研

九爲陽數九炁純陽之炁暎發光明出於霄漢之間心神屬離童子卽嬰兒屬坎蓋乃蓋合之意神

蓋童子卽以神氣未坎離交而紫煙生乃結丹之象也。

詠之萬過昇三天千災以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以却老年永延

以上開宗明義統言作經之大旨

上有靈魂下闢元左爲少陽右太陰

魂心魂也闢腎闢也少陽足少陽膽經膽乃肝腑屬木能生心火太陰手太陰肺經屬金能生腎水

言心腎三家之母死

後有竊戶前生門

兩腎藏精爲密戶附脊居後左右相對中虛一竅爲命門卽生門初生受胎未形先具渾如太極先天真一之炁存此其生炁從命門出則向前與臍相對

癸卯八月呼吸存

日陽也月陰也取坎中之一陽出入於離中之一

陰所謂取坎填離一出一入存吾呼吸間耳此記
心腎交姤之妙

四炁所令列宿分紫煙上下三素雲灌溉五華植靈根

四炁金木水火四炁和合其精華如列宿分布周流紫煙上下呼吸進火之法象三素雲乃三田之中素淨之炁如雲蒸雨降灌溉五藏之精華以植靈根此言交姤後元炁滋溢聚精華而立丹基

七液洞流衝廬間。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

七液心肝肺脾腎。炁血之七液。以靈根旣植。通流而衝入於神廬之間。迴紫乃紫煙炁中抱黃之金丹。而入中丹田。幽室命也。卽密戶內起火。而明光返照於頂上之陽門性也。

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灾不干體。生光華氣香蘭。却滅百邪。玉鍊顏。

此由結丹後方有此太和靈液聚於口中噉咽而
效驗如此官者主也司也。

審能修之登廣寒晝夜不寐乃成真雷鳴電激神泯

泯

前已徵驗審能修之卽登廣寒廣寒尾閭穴名從
廣寒而逆運洞丸經玉池而下三田周而復始晝
夜工勤不寐乃得成真關竅已通如雷之鳴如電
之激而神依乎恍恍惚惚綿綿若存故曰神泯泯

此丹成之候也。自上有靈魂至此。乃概言丹道。
黃庭內人服錦衣。紫華飛幕。丹青綠條翠靈
柯。

黃庭內人。肺神服錦衣。乃翳膜之華彩。紫華飛幕。
丹青翠綠。肺之本色。肺有兩邊紫色光華。如席之
飛動雲氣羅。肺中之氣。如雲蒸之羅列。靈柯者。其
運動甚靈。與喬柯相似。

七絳玉籥閉兩扇。重扇金闕密櫨機。

七乃七液。雖初生之貌，籥似笛有竅，兩扉陰陽二竅之兩扇。言七液初生而心腎如玉籥之有竅，陰陽二扉尚閉而不通。以黃庭之靈柯，扇動坎中之金闕，而真陽上升以就離中之陰。求工夫慎密，運轉樞機。

參泉幽闕高崔巍

參泉天一真水，幽闕參天一竅。崔巍高貌，言樞機運轉。能收真水之藥，開竊成丹。

三田之中。精氣微。

心上田。肺中田。腎下田。言得真一之炁。充滿三田。
精化炁而微妙。

嬌女。窈窕。翳霄暉。重堂。煥煥揚八威。

嬌女心也。窈窕性淑善也。霄暉日光。翳霄暉乃依
日之光。重堂坎離二宮。煥煥昭融之意。揚進也。八
威八卦之火候也。言微妙之精炁。由心而依腎。則
坎離交煥。昭融進用八卦火候。此乃樞機已密之

效。

天庭地關列金針靈臺磐固永不衰。

據此有度是一般說
脾

上爲天庭下爲地關愛惡濫慾上下金斤布列以
伐是身靈臺心也惟有一心清淨堅守磐固自能
永年長生不衰。

中池內人服赤珠丹錦雲袍帶虎符橫津三寸靈所
居隱芝翳鬱自相扶。

中池內人中田脾神赤珠心也心爲脾母故服赤

珠丹錦雲袍服之色也。帶虎符喻金。金爲土子。故曰帶三木舌也。津乃舌下所生。橫溢口房靈心也。心到津至。故曰靈所居。以心之靈受意。煉土以取虎符之金丹。如隱芝合爲一炁。鬱茂自相扶助。天中之嶽精謹修。雲宅旣清。玉帝遙通利道路。無終休。

主爲天中之苗。結丹之所。精進謹修。而丹可成。煉却陰邪。而雲宅清。則上遊玉清帝所。諸經百脉之。

道路通利。自不終休而超劫矣。

眉號華。蓋覆明珠。九幽日月洞空。無宅中有真常衣。
丹竇能見之無疾患。赤珠靈君華精粲。

華蓋肺也。明珠心也。肺葉如眉。兩分覆心。心懸肺
下。如明珠之內照。外觀雖處九幽之地。朗若日月。
麗空而洞然。其宅中有真神心色。赤故衣丹。竇能
見性。疾患自無。赤珠圓明之象。靈君靈動之物。言
心靜而明圓。動而靈妙。光華精粲。粲爛又言心

光普照。是見心之象也。

舌下多膚生死岸。出青入爭二炁煥于若遇之昇天。

漢

舌乃心苗。下有多膚之竅。以生津液。而通膀胱。此水得之方生。一絕卽死。故曰生死岸。蓋從此水而生出者。乃木之炁。故出青然。此生水者。由先天真一之炁所降。故入多青乎之炁。煥然發生。若能遇之仙道。卽成故曰昇天。自黃庭內人至此。乃約

言開關修煉採藥成丹方法。

至道不息決成真泥丸百節皆有神

至道存真方得生生不息泥丸在頂門內元神所寄至周身百節亦如泥丸皆有神焉

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
和龕神玉靈字靈堅耳神空閒字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銬鋒字羅和

髮腦眼鼻耳舌齒皆有神在中而各皆有名以

寓返還之妙。

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

髮腦眼鼻耳舌齒一面七神皆宗於腦之泥丸蓋
腦之精華可達於一面也。兼合腳面爲九真皆有
房。喻棲神之所。

方圓一寸處此中同服紫衣緋羅裳。但思一部壽無
窮。非各別住俱腦中列位坐次向外加所存。在心卽
相當。

方圓一寸。神處此中。同服黃庭內人紫衣羅裳之
服。但能存思一部。而壽可無窮。一部非別住。俱在
腦中。雖各神列位坐次於內。而精華之炁。發向於
外。然真神所存在心。心爲君主。百神聽命而俱存。
其職自相當也。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
明。翳鬱道煙主濁清。腎神冬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
魂庭。膽神龍耀字威明。

翳鬱。目中所聚之精華。遺煙。肝中之煙炁。所主清濁。目中可見。以上心肺。肝腎。脾膽之神名。皆因其妙用而名之。

六府五藏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心肝脾肺腎。五藏也。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六府也。各真其真。則神體精明。五藏六府。雖各有神。而運用之神。皆在心內。取法乎天經之道。經常也。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晝一夜一周天。呼吸升降息。
息與天合度。晝夜存之。自得長生之道。自至道。
不息至此。乃疏言泥丸九真五臟六府之真神。
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

肺有六葉。形如華蓋。童子肺神。玉闕肺宮。
七元之子主調氣。外應中嶽。鼻齊位。

氣有七。肺之神主調氣。七元之子即玉闕童子。外
應面之中岳鼻位。

素錦衣裳黃雲帶。

衣裳肺之衣膜金色白故曰素黃雲帶肺中有黃
脉如雲之飄如帶之曳。

喘息呼吸體不快○急存白元和六炁○

呼吸存自然之道若不得其道而致有喘息不快
白爲肺色元者肺神急須存養肺神調和六炁
神仙外神無灾害用之不已形不滯

神仙能久視於內而調息和氣永無灾害久久行

之百脉流通。有何滯哉。

心部之宮蓮含華。下有童子丹元家。

心宮之神似蓮含華蕊。下有童子心神也。名丹元。

居心內。故曰家。

主適寒熱。榮衛和。

主適均寒熱。而調和榮衛。血爲榮。氣爲衛。

丹錦緋裳披玉羅。金鈴朱帶坐婆娑。

裳者意之膜。其色赤。故曰丹錦。心易動。故曰緋裳。

心懸肺下。肺色白。故曰披玉羅。肺金也。心體如鈴繫於肺。故曰金鉤。心之包絡。有赤筋如絲。上繫肺下。繫腎。故曰朱帶。坐婆娑者。端居之容也。

調血理命。身不枯。外應口舌。吐五華。

調養其心。則血足。血足。則命得其理。身自不枯矣。

外應乎口舌。而吐五藏之精華。

臨絕。呼之亦登蘇。久久行之。飛太霞。

臨絕。臨死也。亦登蘇。復生也。一線尚存。呼之有覺。

可見百骸易壞。而此心不滅。是心之功用最大者。能未絕之先。久久行修煉之法。身輕似羽。飛太霞而仙也。

肺部之宮翠重裏。下有青童神公子。

肝色青。青有光焰曰翠。色青兼翠。故曰重裏青童。肝神也。肝乃東方震木。震爲長男。故稱公子。

主諸關鏡。聰明始。

能閱物曰闕。能照物曰鏡。聰明本具於心。而由目

覩以發其聰。故曰聰明始。

青錦披裳佩玉鈴。

青錦肝之正色。披裳肝之衣膜。肝懸華蓋之下。肺色白。故曰佩玉鈴。

和制魂魄。津液平。外應眼目。日月精。

肝藏魂。能制魄。和魂制魄。而津液得平。則外應於眼。自如日月之精明。

百病所鍾存無英。同用七日自充盈。

一切物誘皆眼招之是眼爲百病所鍾惟存無欲
內觀勿使眼光之英華外現去人欲而還天理用
七日清淨之功自得充盈

垂絕念神死復生憚魂還魄永無傾

眼爲百病所鍾以致垂絕用七日之功念念存神
死可復生得以憚魂還魄魄不散永無傾危矣

腎部之宮參闕圓中有童子冥上知

腎居幽黑之地故曰參闕圓者腎之形童玉腎神

名參冥

主諸六府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

主諸六府之津。而滋潤九竅之液源。外應於兩耳。
腎竅內而四肢百脉。津液貫通。故曰百液津。

蒼錦雲衣舞龍蟠

蒼錦腎色也。雲衣腎膜也。龍爲汞之弦。虎爲鉛
之弦。然龍虎招攝。勾結蟠繞。故曰舞蟠然。

上致明霞日月煙。百病千灾懸當存。

鉛汞結形如明牕塵。色如五彩霞。故曰明霞。若腎能存真。則能上致明霞。而日月之精華。發現如煙靄。此結丹之象也。凡有百病千灾。急當存腎神。不致精枯。然衰矣。

兩部水至對生門。使人長生昇九天。

腎部爲藏。膀胱爲府。皆屬水。水足故曰主。其中卽具命門。生炁。皆從此出。故曰對生門。參破生門之訥。手拿着看。存神。自使長生而昇九天矣。

脾部之宮屬戊己。中有明童黃裳裏。

脾部之宮屬戊己土也。明童脾神也。土黃色故其裳黃裏。

消穀散氣攝齒牙是爲太倉兩明童。坐在金臺城九重。

脾爲消化之器。能消穀食之氣。散布養身。故曰消穀散氣。開竅於口。管攝齒牙。太倉廩之名。兩明童。脾與胃之神也。金臺者。脾神傳肺土生金。故曰坐。

金臺土居中央水火金木環列如百官朝宗故曰
城九重

方圓一寸命門中主調百穀五味香辟却虛羸無病
傷

脾土五胃土五二五成十故方圓得一寸之數命
門具先天之火藉以溫蒸於中故曰命門中主調
化百穀而和五味之香脾氣健旺自然辟却虛羸
而無病傷矣

外應尺宅氣色芳。光華所生以表明。

尺宅面部。脾健則外應於面。黑色芳美必生光華。以表明於外也。

黃錦玉衣帶虎章。注念三老子輕翔長生高仙速死殃。

黃錦脾之色也。玉衣脾之膜也。因帶命門腎虎溫蒸之而合而成章。故曰帶虎章。注念三老卽修煉身心意之三老。則能體輕而翱翔。是以長生高仙。

遠却死殃也。

膽部之宮六府精中有童子耀威明。

膽部之宮聚六府之精華童子膽神也。膽志勇敢剛決所以奮耀威明。

雷電八振揚玉旌。

雷者天之鬱氣電者雷之光明膽附肝葉肝主恚怒亦若雷電交作震動人方而閃爍旌旗也。

龍旂橫天擲火鉤。

上玉旌指肺神也。龍旂指肝神也。火鈴指心神也。
肝怒則肺氣亦鼓。心君亦奮。故又言龍旂橫天擲
火鈴。此狀膽大心雄。以耀威明之象。

主諸氣力。攝虎兵外應眼瞳鼻柱間。腦髮相扶亦俱
鮮。

氣力有膽作主。甚至暴虎操戈。外應眼瞳光暴鼻
亦從之而鼓。且怒氣上沖於腦。則豎髮冲冠。若扶
之而俱起。如鮮草之勃然。

九色錦衣綠華裙

天得之。九陽數潛龍。人得之。九肝炁內藏。膽乃肝之府。故衣錦衣。膽綠色。裙下裳。膽居肝下。故曰綠華裙。

佩金帶玉。龍鳳文。能存威明。乘慶雲。後使萬神朝三元。

佩金帶玉。言其威也。龍鳳文。言其明也。若能存膽神而威明。竝至方可。鼓力進火。退符而乘炁。如雲。

於以後使通身之萬靈。以歸於心腎相交。醍醐灌頂而朝三元也。三元天元地元中元。

脾長一尺掩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厥字靈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穀糧。

脾土數五。胃土數五。故長一尺。太倉穀所貯也。脾能納穀。故曰掩。脾立中部曰黃老。故曰老君。明堂王者發政令之堂也。脾亦居中以運中黃之化。故曰治明堂。靈元達心神之靈。萬物非土不生。乃生

生之元也。納百物而使身體混融康泰。故曰混康。自能治百病而消穀糧。

黃衣紫帶龍虎章。長精益命賴君王。

黃衣中色。龍虎二脉。紫帶繫於脾經。黃紫交錯。故爲黃衣紫帶龍虎章。脾運飲食。動而化精。故曰長精。精既長而命自增益。所賴者脾土之君王耳。金木水火土爲王。故曰君王。

三呼我名神自通。三老同坐各有朋。

心土己老腎土戊老戊己合成真土爲黃老小腸
己土之朋膀胱戊土之朋胃黃老之朋己非戊則
孤陰不成戊非己則孤陽不生惟戊己自相招呼
二土成圭而嬰兒結故曰三呼我名神自通三土
會而爲一故曰同坐西南得朋各從其類故曰各
有朋此二句洩盡黃庭妙用

或精或胎別執方桃孩合延生華芒男女迴九有桃

康

逆則男兒有孕。順則女子懷胎。其交姤之機雖一而顛倒坎離順逆之方則別。故曰或精或胎別執方。蓋在腹。一月始胚。二月始骨。三月始形。新嫩如三月桃蕊。故曰桃孩。又漸漸合延長大。而桃露始生華芒。故曰桃孩合延生華芒。九陽數也。九爲老。七爲少。及至十月。則胎元既足。神全。瓜熟蒂落。男兒有孕者。陽純而嬰兒內現。女子懷胎者。胞開而嬰兒爲產。故曰男女迴九。有桃康言。桃孩之底於

安康。此三老得朋之效也。

道父道母對相望。師父師母丹元鄉。可用存思登虛空。殊途一會歸要終。

乾爲父。坤爲母。上下相對而望。以交合而化生。惟師法乎父母之道。使坎離既濟。結靈胎於土金之中。謂之丹元鄉。可用存思清淨。一切等於虛空。則龍東虎西。殊途一會歸根復命。原始要終之道也。自肺部之宮至此。乃疏言五藏六府之主用。

閉塞三關。握固停含。嗽金醴吞玉英。遂至不飢三蟲亡。心意常和致欣昌。五色之雲氣彭亨保灌玉廬。以自償。五色完堅無灾殃。

曰心闢手足關。足地關。謹言動爲閉塞。握持堅固功。要停。勿自得津液。洋溢含嗽金醴而吞玉英。乃陰陽太和之炁。遂至不飢而三蟲亦亡矣。則心意常和。欣然昌茂。自見五藏如雲。元炁相鼓而通。保合太和。津液灌漑於玉廬。返本還元。以自償。五行

完堅。豈復災殃哉。

上睹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五靈夜燭煥八
區。子存皇與我遊。

由上而內觀水火土三元之炁。會合循環如連珠。
周而復始。運行不停。則落落光明。明景內照於九
隅。方位曰隅。九隅。賜耳鼻各二竅。口一水道。一穀
道。一而五藏之精靈。如夜燃燭。煥映八區。地位曰
區。八區。肺與眼腎與耳。肺與鼻心與舌也。環列八

面脾獨居中。爲中極之區。子乃真人。內皇卽脾。言真人存於中宮。與我之意同遊。乃內皇所存。與真人同遊於內矣。

身披鳳衣銜虎符。一至不久昇虛無。

鳳有德之鳥。身披鳳衣。乃秉德堅修。虛有威之獸。銜虎符。言勇猛精進。與虎同符。如此方能一至。而得一不久。卽上返虛無。與天同體也。

方寸之中。念深藏。不方不圓。閉牖幌。三神還。精老方。

壯魂魄。內守不爭競。神生腹中。銜玉璫。靈注幽闕。那得喪。琳條萬尋可蔭仗。三魂自寧。帝書命。

方寸之中心也。一念深藏。卽一元內守。其體不方不圓。而無稜規。如閉牕牖。而無外引。內窺之隙。自然三神集而精還。老當復壯。魂魄內守。不散。安寧而無爭競。神育腹中。金液滋滿。如銜玉璫。而元神之靈。然注於幽闕之内。常存不喪矣。植其根如琳瑯之條。萬尋高茂。可蔭而倚仗。三魂卽三神。自然。

安寧宜邀天眷而上帝註錄自閉塞三關至此乃精言築基煉己工夫

靈臺鬱靄望黃野三十異室有上下閒關榮衛高爭受洞房紫極靈印戶是昔太上告我者

靈臺心也鬱靄虛靈之意。望候也黃野卽菟庭也。言運用在心須虛心煉己守大藥之生候而得之。坎與離相去三十上下異室閒關卽回光返照聯絡和合之義。榮衛卽陰陽言陰陽異室而和合生

降運轉之機。極其高遠。妙在得訣受之。其訣在洞房紫極靈門戶。洞房女之室也。紫極男之宮也。雖上下異室。而有出入之竅。其竅爲靈門戶。卽牝之門。爲天地根。學道者亦在悟識此門耳。是昔太上告我者之言也。

左神公子發神語。右有白元併立處。明堂金匱玉房間。上清真人當吾前。黃裳紫丹然煩煩。借問何在兩眉端。內俠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

左神公子。飛龍也。由木生之。故曰左。發神語龍吟
也。右有白元。鉤虎也。由金生之。故曰右。併立處。乃
龍吟虎嘯。風生雨降。合併於一處。其併立之處。乃
在明堂。金匱。玉房之間。雖三名。則一黃庭中處也。
既列一處。已成金丹。猶上清之真人。當我之前也。
其丹之象。可得而擬者。黃紫之丹。其結丹之炁。充
溢繁盛。徵應於外。在兩眉之端。華彩可見。徵應於
內。如日月合璧。列宿交陳。其眼鼻七曜之光。與藏

府九元之神相聚於生門出入之竅爲靈矣。冠聚也。自靈臺鬱靄至此乃精言下手之妙訣。

三關之中精炁深九微之内幽且陰。

三關天地人三關心闕精炁所發地闕精炁所藏人闕精炁所行故曰深九微九竅也竅雖在外而根在內精炁通焉人莫能測其隱故曰幽且陰。口爲心闕精神機足爲地闕生命氣手爲人闕把盛衰。

口者心之竅。而精神之炁所發。此言精炁之發於上。足爲地關。而湧泉乃血炁所生之根。故爲生命之基。基榮也。此言精炁之藏於下手爲人關。人之動作全在左右兩手。動得其宜。則精炁保固。動失其宜。則精炁喪損。故曰把盛衰。且造化在乎手。此言精炁之行於中。

若得三宮存乎丹。太乙流珠安崑崙。重中樓閣十二環。自高自下皆真人。玉堂絳宇盡乎宮璇璣玉衡色。

琅環瞻望童子坐盤桓。

言調養精氣而使坎離黃庭三宮得以相濟爲用。
由黃庭真土運真汞而迎真鉛以存乎丹取此太
乙之真凝爲流珠自尾閭夾脊三關上透崑崙入
泥丸降金橋下重樓入絳宮歸黃庭神室莫非乎
丹之所經歷此爲進火退符也故曰重中樓閣十
二環自高自下皆真人而玉堂絳宇皆爲乎丹之
宮轉而相與循環正如璇璣玉衡暗合天度火候

無羞色現琅玕此丹一得永得嬰兒內坐黃庭可
瞻望其盤桓也。

問誰家子在我身。此人何去入泥丸。千千百百自相連。
一一十十似重山。

問盤桓之童子。乃是誰家之子在我身中。然真陽元是我家之物。緣乾體破而爲離。遂去坎中。今存乎丹。取坎填離。仍喚來歸舍。故曰。此人何去。今纔入我泥丸也。喚得歸來。嬰兒得配姹女。生生自相

連續。何千千百百之可限哉。若喚不歸來。南北皆絕。似有重山之隔。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入路一差。終無成矣。

雲儀玉華。俠耳門赤帝。黃老與我魂。三真扶胥共房津。五斗煥明是七元。

耳乃腎竅。爲腎之外應。丹成則光彩如雲儀。玲瓏如玉華。滋潤俠於耳門。舉外以見內也。赤帝心也。黃老脾也。我魂腎神也。此三真。自相扶相胥。共合。

於黃庭一室。將見東南西北中之五斗。內照坎離。
中汞鉛。迴轉煥明。合是七元也。

日月飛行六合間。

日月者。陰陽之精也。上下四維。天之六合也。五藏
六府。人之六合也。日月則一日十二時。飛行乎天
之六合。而晝夜無停。參丹則一日十二時。遊行乎
人之六合。而火符不爽。

帝鄉天中地戶端。面部魂神皆相存。

脾居中位。乃五行之王。故黃庭以建極。言爲帝之鄉。以運樞。言爲天之中。萬物無土不生。若非黃庭肇其生生之化。地戶何由成物。故曰地之端也。端端倪也。子丹旣存於帝鄉。則天門開。地戶闢。而面部上耳目口鼻之魂神。皆隨帝守於太虛。以相存。呼吸元炁。以求仙仙。公子已可前。

若但知呼吸元炁。以求仙道。則仙人即可在前而不難矣。

朱雀吐縮。白石源結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長生。

求仙宜何如。乃自有吐縮之道。火爲朱雀。骨髓有源。曰白石源。腎之精水之金。天之祖炁。乃真元炁也。如朱雀吐砂中之汞。順乃常道。必朱雀縮坎中之鉛逆。乃仙道。成人成仙。關鍵在朱雀之吐縮。故順行爲五濁。世間法。結精育胞而女子成胎化生色身。逆行爲顛倒坎離。留胎止精而男兒有孕。長

生此則仙公公子可前非虛也。

三和右回九道明正一金華乃充盈遙望一心如羅星。金室之下可不傾延我白首返孩嬰。

糸丹爲物。晰之爲三。則曰精。炁。神。統之爲一。則曰正。一。惟三炁。逆而右迴。則內陰之九數。返照光明。而正一之真丹。含蓄英華。積累充溢。遙望一心之中。如星羅列。自便。炁固。神全。室堅於金。真元可不復傾洩。返老還童。必矣。自三闕之中至此。乃精。

言調未進火吐綻結丹祕術。

瓊室之中八素集泥丸夫人當中立長谷參鄉繞郊邑

瓊室結丹處也八素八卦也泥丸元神出入之門陽鉛自坎陰來曰夫人丹歸神室之中故曰當中立其出入經歷之郊邑如高而泥丸天谷卑而絳宮冬鄉皆爲夫人之遊行遍繞無處非郊邑也六龍散飛難分別長生至慎房中忌何爲死作令神

泣忽之禍鄉三靈沒。

夫人得立中室。非易也。六陰數也。龍陽數也。必六龍駕御得穩。夫人方能到得瓊室。若防慮功疏。而六龍飛散。此間易失。最難分別。所以長生之術。至當謹慎。緊急功夫。在於是中而已。何爲不知儆戒。拚死去作。不令神衰而抱泣乎。如輕忽不慎。精隨色敗。禍疾旋生。三靈告辭矣。

但當吸炁錫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

但當吸存元炁。時時收錄活子時真一之陽精譬
之方寸之田。徑尺之宅。便可治生而活也。

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青青氣亡液漏非已。
形轉開御影乃長寧保我泥丸三奇靈。

若不防守寸田尺宅。致有漏洩。决放如海。而百瀆
俱傾。樹失其養。葉落根枯。青青者瘁。則形亡。液漏
形非已。有矣。尤當專炁致柔。垂簾塞兒謹加閉守。
而御景忘機。得以永長寧謐。保我泥丸之三奇靈。

明矣。三奇精而神。

恬澹開視內自明。物物不干。泰而平。確矣。匪事老復。

丁思詠玉書入上清。

保之法。在恬澹無欲。閉視返照。內景光明。而外物
不于。始得心君安泰。神炁和平。確實行之。而無他
事。以間之衰老。將復爲壯丁。此道載於玉書。當思
詠而求其理。自然證入上清。

常念三房相通達。洞得視見無内外。

三房心腎脾也。三家相見一炁自然通達。若常念之而得如此。則內景光明。洞得黃庭之奧。迴光返照。無有內外之間。

存漱五牙不飢渴。神華執巾六丁謁。

視無內外。通體神全。自然精液上升。存漱五牙。皆覺甘美。然滿不思食。精滿不思飲。不飢不渴。誠有然者。神華執巾六丁時謁。見其道尊神衛也。

懇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

所以急在謹守精室。此精難得易失。萬勿妄泄。惟
有閉門塞兌。寶而藏之。如龍護珠。庶幾三房通達。
谷神不死可長活。

起自形中。初不濶。三宮近在易隱括。虛無寂寂。空中
素使形如是。不當涵九室。正虛神明舍。

丹非外物。原起於形生之中。初本自有之物。竝未
遠濶。三宮均離黃庭也。相近而最易於隱微通括。
真一之炁。原從虛無中靜裏出來。而虛無寂寂。色

自空中素質散現。使在形中通達洞視。何等高潔。
自不當濁汗觸之。九室九竅也。慧定生明。九室虛
而能受。正爲神明所舍也。

存思百念。視節度六府修治。勿令故行。自翹翔入天
路。

神既守舍。猶當防危處險。慎終如始。息息守藥。念
念中規。抽添溫養。亦皆視乎節度。而毫釐不差。則
六府修治。脫胎換骨。不復舊日。頑然血肉之軀。其

遊行也。翱翔自得，而入於天路矣。自瓊室之中至此，乃精言丹成，耽慮溫養之節度。

治生之道，了不煩。但修洞和與玉篇，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高拱無爲，魂魄安。

洞系洞悉，妙也。玉篇祕書有金簡，玉篇八景，八卦之爻象也。二十四真，每卦有三爻，三八二十四爻之真蘊也。言治生之道，至易至簡，了然不煩，其理全備於洞乎玉篇中，而兼躬行自己形乎八卦。

爻象之神。則廿四爻之真蘊。自然可得。然得此卦
爻之真。則能配合坎離。轉旋震艮。噓塞巽兌。反覆
乾坤。雖云有作。而其要本於無爲。高拱靜坐也。惟
高拱無爲。陽魂陰魄始能安其舍。黃庭功用可施。
清靜神見。與我言。安在紫房幃幕間。坐立室外三五
步。燒香執手玉華前。共入太室璇璣門。
惟無爲。方能清淨。清淨而其神方。與我相見。言相
見。而安在紫房。黃庭幃幕之間。安在紫房。此時應

立坐於室外。必待媒合方能引入。三五系木數三十
火數二十三合成一五之爭妙也。非誠意求之不
能。故云燒香執手玉華前。燒香誠也。玉華初三月
出庚。鉛光如三日初生之華。光潤如玉也。致其誠
求之意。上妙合乃主。纔使鉛和爻合。逆歸土釜。以
共入太室。璇璣之門。太室卽紫房。璇璣取定天時
我午之意。故以名其門。

高研恬澹道之園。內視寥盼盡覩眞人。在己莫問。

隣。何處遠索求因緣。

丹既入室。當溫養防守。高尚其志。恬澹無爲。乃道之園。丹之所養處也。尤當勸守規中。念念在茲。內視密盼。盡睹其真。而勿失。真人已在己室。不必再問鄰家矣。更向何處遠索。以求入室因緣哉。隱景藏形。與世殊。念氣養精。口如朱。

得道存真之人。形影雖在世上。而能韜晦隱藏。混俗和光。自與世人不同。乃其頤養之體。含氣養精。

神然既合顏色悅好口必如朱可驗。

帶執性命守虛無名入上清死錄除三神之樂由隱
塵修忽遨遊無遺憂。

性爲真一之精命爲真一之然原自虛無中來帶
之執之守虛無而性命雙修全真證道名入上清
仙籍登而死錄除矣三神卽心肺腎命由我立三
神和諧皆臻樂國由隱居於黃庭之中片晌周身
遨遊無滯相得益歡尚有遺憂乎。

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金輦正立從玉
輿。

其遨遊景象。坎宮陽鉉之火。整其羽服。而周歷八卦。如風相驅。遂控駕離宮陰采。合歸於中黃灼土。水三素爲一。成之而結黍米之丹霞。丹色晨霞。初結之丹也。於是正立黃庭。居中馭外。轉轔轘河車。迴環不息。而金輦玉輿以相從。

奚不登山誦我書。鬱鬱窈窕真人墟。入山何難故躡

踞人間紛紛臭如糞滄桑變幻同歸盡。此而不修胡爲乎。

前此成丹景象如是。其訣備載於我言。世人何不避俗登山。而一讀我書乎。第見鬱鬱然窈窕幽靜。乃修道真人之墟也。歲不我與。入山何難。而故爲躊躇不決耶。試看人間名利色欲之場。紛紛如醉。遂臭賤如奴隸。終歸於死。枉而已。可不勉哉。

五行相推返歸一。三五合九。九節可用隱地迴八

術。

五行肇於天。一之水循環有序。司令各殊。金水有
戊土。木火有己土。相推而化生焉。返本還元。則歸
於圭之。一歸於一。火土五。水土五。二五合。一而三
五合。爲一炁也。三五合。一自然炁足。純陽而合乎
九九之節。因可用坎填離。使陽明返於隱幽之地。
而迴來歸舍。乾坤爲門。坎離爲用。兌巽艮震互爲
節奏。按周天以進退。火符從璇璣以抽添。鉅汞而

八術之循環相因。如五行之推遷用事。

伏牛、幽闕羅品列。三明出於生死際。洞房靈象斗日

月。

牛有力難伏。乃陰中陽也。伏牛、喻真鉛合九節。迴八術。待取歸一之真。須自坎宮之幽闕。如伏牛然。伏牛幽闕。是一真內抱也。一真內抱。而五行八卦之品類。自羅列於前。聽其運用矣。三明在天爲日。月星。在人爲心意。知生死際。生死門戶也。抱真則

心靜必三明光徹生死關恩藏害害藏恩見地分明不能碍我魂覺此皆由得洞房一種真靈也洞房靈象何如本靈臺有主而斗柄一運卽陰陽會合如日月合璧

父曰泥丸母悔一三光煥照入子室能存無眞萬事畢一身精神不可失

斗與日月靈象見而嬰兒可產其靈父曰泥丸混沌之始其靈母曰惟一太乙之真三光精炁神也

煉精化炁。煉炁化神。鍊神還虛。三光煥照於黃庭
之中。黃庭丹室也。故曰子室。能使入子室。則子真
存矣。能存乎真。則歸於一矣。得一萬事畢。尚有他
事哉。所以能如此者。總在一身之元精元神。不可
或失耳。

高郵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乃見玉清虛無
老。可以迴顏填血腦。

金丹上道也。日月道之樞也。月躔日度。陰陽交姤。

則月宮之日乃高奔日度。日度之月乃退奔月宮。
日月互交而相奔。金丹乃生。故曰吾道之上鬱儀。
天魂結璘。地魄善相保攝。則元始虛無之真乃見。
元始之真見。自能還精補腦。迴顏返少矣。

口銜靈芒。攜五皇。腰帶虎鎗。佩金璫。駕歛接生晏東

迴顏補腦。精神滿足。其斧關之竅。口乃啞靈液華
芒。提携五藏皇真。金出水中。而腰帶虎鎗。亦戀金。

蒙

而身佩金璫。法駕周流。倏忽環轉。無時不與生焉。
 相接生生不已。形神歡暢。如晏東蒙然。東方帝出
 乎震。蒙者。鴻蒙太和之象。得其生焉。渾如太初。
 知元上。魂魄鍊一。之爲物。頗卒見。須得至真始顧。
 盱至忌死氣諸穢賤。六神含集虛中晏。

先天一炁之造化。生於天地之元始。參元上一卽
 太上真一也。得一則萬物生乎身。而魂魄自鍊。然
 一之爲物。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電火倏忽。故曰

頗卒見須得真意調之。金木始戀。顧盼情濃。最忌者死氣與諸穢賤耳。採得坎中陽火之神。合集離中陰六之神。安晏於黃庭之中也。

結珠固精養神根。玉筷金籥常完堅。閉口屈舌食胎津。使我遂煉活飛仙。

黍米結珠。自然精神固濟。精養靈根。悉養神神根。得所養。則玉筷金籥鼓動。一炁往來。四大完堅矣。內養雖固。外耗須防。必閉口而塞其兌。屈舌以迎

其機神泉上溢。多廩竅開。自食其靈胎之太和津液。能使我煉成身輕似羽之活飛仙。自五行相推至此。乃謠言歸一成真。還虛燒一之理。

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成真。黃童妙音難可聞。玉書絳簡赤如丹。文曰真人巾巾金巾負甲持徐開。

七門

仙人道士亦世上人耳。豈有神哉。不過積精累炁而成其真。曾聞乎黃庭祕妙之訣耳。黃童卽黃庭。

妙音卽妙訣誠難可聞者。果欲聞之皆載在玉書
絳簡而字赤如丹之明其文如何巾者首之冠也。
言從活子時得首經之金負甲而採火爲之符有
真人爲活子首經之金乃負甲而採得金來持符
而奪得子來一陽來復萬象昭回遂能以開通七
竅之門。

火兵符圖備靈關前昂後卑高下陳執劍百丈舞錦
幡十絕盤空扇紛紛

七竅門開火力爲兵符佩爲圖備列於靈關前。昂者心後卑者腎心位高而腎居下故曰前昂後卑高下陳劍爲二土之精炁百丈言其高足以利制上下錦幡龍虎之炁所結執劍舞之於中則水火也歸合一處矣戊土五己土五合之爲十絕其危險不使洩漏黃庭扃固盤空而扇動元炁紛紜猶橐籥之或鼓故曰扇紛絳

火鈴冠霄隊煙落安在黃闕兩眉間此非枝葉實是

根。

當此元炁鼓滿未受鉛制火鎚心火也火氣上炎而煙燄騰空冠於霄漢因火之上升而隊煙落下與水交合乃安置於黃闕卽黃庭上有肺之華蓋六葉分布開如兩眉故曰兩眉間黃庭會合坡離實是修丹根本而非枝葉

紫清上皇大道君太乙太和挾持端化生萬物使我仙飛昇十天駕玉輪

大道乃生天地人故尊爲紫清上皇大道君太
者不可測之體太和陰陽和會之元。有此太和
元炁生人生生物挾持宣化之端。本此元炁化生萬
物即可本此元炁使我作仙得以飛昇十天而駕

玉輪矣。

晝夜七日思勿暝子能行之可長存。
晝夜七日工勤不眠乃築基後採大藥之祕工子
能行之便可長生矣。自仙人道士至此乃指言。

妙音開闢根本得道之要

積功成煉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內守堅固真之
眞虛中恬澹自致神。

道本自然。而論其功必積累而成。以顛倒五行修
煉而得。却非出於自然也。是由精誠專一之功得
丹到手。內守堅固。常保定真中之真。其收功則以
虛中恬澹能自致其神明歸於自然耳。

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

零。那從反老得還嬰。

百穀之實，乃土地之精，屬陰。五味外雖美，口乃邪魔腥氣，能臭亂神明，使靈胎不成，豈能返老還嬰哉？

哉。

三魂忽忽魄靡傾，何不食炁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
寧。

元炁一損，必至三魂忽忽而上飛。七魄靡靡而下墜，奈何不知服自己之太和元炁，服之故能不死。

永寧謐於中黃也

自積功成煉至此乃詳言煉

神取精服炁之別

心典一炁五藏王動靜念之道德行清潔善炁自明
光坐起吾俱共棟梁晝日曜景暮閉藏通利華精調
陰陽

心典主也心爲炁之主而五藏亦皆聽命故曰王。
道德原具於心必動靜念之道德始爲我行則心
君清潔因得善炁相迎自然煥發光明坐卽靜也

起卽動也。棟梁卽主宰也。由心常內照。則一動一靜。皆從心而主宰。晝行夜息。行則燭照。如暉息則靜養。平旦收藏。妙合莫非此心之運用。故能通利精華。而調合陰陽。

經歷六合。隱卯酉丙戌之神。主延壽轉降。適升藏。初九知雄念雌。可無老。知白見黑。懸坐守。

經歷六合。乃周天大候。然宜沐浴於卯酉以靜養。元炁。腎藏精。精足壽延。如能運轉迴環。水升火降。

陰藏於陽初九陽爻也當知雄之陽而採念雌之陰以制可以無老然知白之陰和見黑之陽鋒急爲坐守調合而成丹

肺之爲氣調而長羅列六府生三光心精意專內不傾上合三焦下玉漿爭液雲行去臭香

肺屬木其氣調達而長能羅列六府而生精氣神之三先在於心精意專內顧不傾必上合三焦火加下引玉漿而滋肝方生爭液如雲之行而去六

府之臭以存香。

治盪髮齒。煉五力。取津。參摩入明堂。下漱喉嚨通神。
明坐視華蓋。遊貴京。飄飄三帝席。清涼五色雲氣紛。
青葱閉目。內盼自相望。

參波雲行。能治盪髮黑齒堅。煉東西南北中五行。
之精成津。取於舌下參膺之竅。以灌明堂。下漱喉
嚨。則通於神明矣。坐視經華蓋。肺下而遊貴京。卽
萬庭也。飄飄然水火也。三帝津潤一席清涼。從此

丹色發現成爲五色雲氣紛紜青葱之開目內觀必能自見如相望耳。

使心諸神還相崇。七弦英華開命門通利天道存糸根百二十年猶可還。

貴京遊而使心主以集諸神還元互相尊崇。遂合七竅英華齊開命門以通利一陽之天道而爲妙化靈根雖百二十年猶可返老還童也。

過此守道誠甚難惟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

元日月之華救老殘。肝氣周流終無端。

過此存乎根而守道亦誠爲甚難。惟待九轉純陽八卦火候。煉成瓊玉之丹。尤當精思以固存七竅之元。然後呼吸日月之精華。方能救得一百二十之老殘。肝氣周流一身而終無定也。

肺之爲氣三焦起視聽幽冥候童子調理五華精髮齒舌根六咽玉池裏開通百脉血液始

肺之爲氣起於三焦。貴視聽幽寂以候肺神童子。

調理五臟之華。而精髮齒。生津玉池。分三十六咽。
於裏則開通百脉。血液滋榮而始。

顏色生光金玉澤。齒堅髮黑不知白。存此真神勿落。
莫當憶此宮有坐席。衆神會合轍相索。隱藏羽蓋看。
天舍朝拜太陽東相呼。明神八威正辟邪。

血液滋榮則顏色生光。如金玉之潤澤。齒堅髮黑。
不知白存此肺之真神勿失。當憶此肺宮原有神。
坐之席使五藏衆神諸炁會合。互相求索而隱藏。

於華蓋卽羽蓋以看一陽生於天舍故朝拜於太陽如日出東方而相呼吸於是肺之神明周歷八卦揚其威靈辟除陰邪以成純陽

脾神還歸是胃家耽養靈柯不使枯閼絕命門保王者萬年方祚壽有餘是爲脾建在中宮

脾爲藏胃爲府相連故脾神還歸是胃家耽靜養氣使靈柯不至枯耗尤在閉絕命門坎宮勿令走泄以保脾土之王都則壽可萬年有餘是爲脾土

長建於中宮矣。

五藏六府神明王。上合天門入明堂。守蹠存雄頂。三
光外方內圓神在中。通利血脉五藏豐骨青筋赤體。
如霜肺救七竅去不祥。

萬物生於土。故爲藏府神明之王。其炁由於上合
天門。卽頂門而入於明堂。卽黃庭。守蹠之陰。和而
存雄之陽。鎔兩合於中。而精炁神之現於頂上。外
而東西南北之方。內而周流運轉之圓。功在一神。

居中能通利血脉。五藏豐盛。骨含東方生炁而青。
筋含南方火炁而赤。則骨髓金水相麗。而如霜之
潔白。皆由一神之功。救七竅之衰。而去不祥矣。

日月列布。設陰陽兩神。相會化玉漿。淡然無味。天人
糧子丹進饌者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

璇宮一陽爲日。離宮一陰爲月。皆列布環轉。陰陽
調合。坎離交而兩神相會。遂化生玉漿。卽太和元
氣。故淡然無味。不飢不渴。故爲天神之糧。卽子之

丹也。以此丹爲饌而進入於正處黃中。潤澤如琅
膏。皎潔如玉霜。皆至寶也。

太上隱環八素瓊漸益七液腎受精。伏於太陰見我
形。揚風三爻出始青。恍惚之間。至清靈。

先天真一之水。故爲太上。色黑如隱。體圓如環。故
曰隱環。具八卦之精蘊。如瓊玉可寶。能漸益七液
之水。歸於腎而受其精。伏於太陰脾中。則能見我
之真形。陽精上昇。動揚各風。合爲精而神之三元。

然各秉東方生炁而出。始見其青然至精在恍恍
惚惚之間。至清至靈。

坐於飈臺見赤生。逸域熙真養華榮。內盼沈目煉五
行。三炁徘徊得神明。

飈臺卽離火色赤。言坐守離宮。但見火赤之色發
生。而入於黃庭安逸之域。熙寧其坎宮真一以養
其精華榮茂。必用內觀下沉目之陽光。以制煉五
行。則水火土之三炁徘徊。自然得通神明。

隱龍遁芝雲琅英。可以充飢使萬靈。上蓋乎乎下虎
章。沐浴盛潔棄肥革。

丹成一炁。則龍虎象隱。而芝乃土之精炁。亦不可
見。氤氳如雲。化爲琅英玉寶。可以充飢。而使靈通。
上合爭爭妙音。下合鉛虎金章。自當沐浴盛潔以
棄肥革也。經註終。

入室東向讀玉篇。約得萬遍義。自解散髮無欲。以常
存。五味皆至正。炁還夷心寂悶。勿煩冤過數。已畢體

神精黃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旣至使六丁卽受隱芝
大洞經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大帝後北向黃庭內
經玉書暢授者曰師受者盟雲錦鳳羅金紐纏以代
割髮肌膚全攜手登山軟液丹金書玉簡乃可宣傳
得審投告三官勿令七世受冥患太上微言致神仙
不死之道此其文

三乘祕密口訣并註

澹園冷謙著

怡庭龔慶榮敬刊

8 初乘小周天祕訣

呼吸自然神炁戀陽生起火火方全周天初用分手

午爻象陰陽六九連

約言百日是程期精煉功勤化炁奇真炁居腑須超脫已成無漏欲遷移

初乘小周天築基者煉精化炁閉關趺坐於清子

時清靜止念垂簾塞兒收視返聽回光於下田。得神馬然而利入炁穴以呼吸之然而留戀神炁方得炁然不離升降自然但炁有起止起於虛危穴坎宮子位亦止於是炁行有數忌其太多為行有時忌其太久不單播弄後天炁者恐以滯其先天炁之生機後天炁用之不已而先天炁不旺此修仙至緊至祕之功故以周天三百六十限之素行三十六積得陽爻一百八十數卦行二十四合得

陰爻一百二十數。五位陽爻用九。故共一百八十數。除外時不同爻用五位。陰爻用六。故共一百二十數。除酉時不同爻用行沐浴以養之。古聖不傳火。故云沐浴者不行火候也。行者積累動念以完先天純陽。凡一動一煉。積之百日。則精不漏而返炁矣。百日築基。煉精化炁。乃大概言之。或有五六十日。或七八十日。得炁足者。如年之衰老者。則二三百日。未可定也。功勤者易得。年少者易得。

此時精已化炁則無復有精真。然已在脾之境矣。已得長生之基爲人仙也。故曰陽關一開個個長生。身已不死而丹必可成也。是爲因靜定之久不復動而化精如有精則未及證於盡返然也。真無漏者則陰縮如小童子絕無舉動爲驗。便有此火之候。此時真炁亦不得死守於臍須趁脫過關名得金丹大藥用以服食飛昇。故有三遷之法。卽以七日口授天機採其大藥以玉龍捧扇之祕度過

三歸以行中乘。六居天之火候。三遷者神在上。
田在中。田精在下。田自下而遷。中自中而遷。上
自上而遷出。

8. 七日口授天機五龍揷真祕訣

祕密天機採藥收。蒲團七五火珠流。三岔路上冲關
妙運轉真金。神室留。

七日是採大藥七日之功。此萬古不洩之仙機。築
基百日。杳冥火炁薰蒸。故真炁因之。忽然自有可

見故止。徧天炁之火惟單採先天炁之藥口訣採
於七日之內因此時真炁盡歸於命根臍腹間矣。
雖有動猶不離於動處只在內不馳於外用無火
之火無候之候。無火之火無候之候。萬此後天氣
後天之火。萬自火傳。採先天炁之藥也。要知上
之機。卽是火傳。到三現爲終故名。是採先天
之火無候之說也。謂中之火無候也。是採先天
先天真炁名曰金丹。因採取之久火候之足精還
補炁之盛。謂之外丹成其炁之發生。始有法成之

妙相而純陽之炁。根。始動。待到尾閨界地。在脊骨。
二十四椎至盡三岔之路。有中起右三竅。用七日。
之功。到五日之間。忽丹田如火珠直上。心卽回。
下馳向外腎邊無竅可出。卽轉馳向尾閨間冲關。
此皆真炁自家妙用。非由人力。加到那邊。必
用口授天機。方纔過得關去。乘其真炁自然冲關。
向上之機。加以五龍捧真之祕。辰龍卽意。上數五。
蓋以意輕運動。則捧真陽大藥便透尾閨夾脊。

王枕三陽。已通九竅。蓋每一陽有中左在三竅。三
 關則有九竅。直灌頂門。夾鼻牽牛過嶺。橋牛性主
 於鼻。防牛之妄走。因有危險。故夾鼻使出於當行
 之路。下動樓乃喙之十二重樓而入中丹田神室。
 之中坎實已點化離陰。卽乾坤交姤也。以行大周
 天之火候。火原在下之物。合下田而行者。雖合下
 而用時。時充滿虛空。卽有升降而真我不動之元
 性。猶在於合下之內。古言心下腎上處。肺西肺左。

中世人遂疑臍之上有一穴。如此則無根可歸。殆非也。

○中乘大周天祕訣

精勤十月大周天。煉炁化神晝夜連。定力足時却世味。個中遲速證胎仙。

中乘大周天火候者。煉炁化神以十月之天用功無間。卽古云功夫常不間。定息號靈胎。又曰晝夜晨昏看火候。不在吹噓。并息數蓋無間無時無。

數爲大周天之妙用。不似小周天之易行也。懷胎
煉炁化神。入定者之候。其中三月。定力而能不食。
世味或四月。五月。或多月。始能不食者。功急者得
證果遲。惟絕食之證速。則得定。出定亦速。食爲陰。
有一分陰在。則用一分食。由定而太和元炁充於
中。則不飢不渴。若定心散亂。則有十月之外者。及
不可計數。而始得定者。卽歇氣多時。火冷丹力遲。
之故也。

○正念除魔祕訣

萬般景象屬陰魔。正念空空魔自瘥。呼吸無時神已定。魔消福長性靈和。

正念除魔者。因神胎將完之時。外景頗多。有一分陰。即有一分魔。或見奇異而喜悅。貪見則着魔矣。見而不見。則不著魔。或聞奇異。或有可喜事物。或有可懼事物。或有可信事物。或有心生妄念。或有

奉

上帝高真衆聖法旨來試道行試過不著者諸天
保舉或張妖邪來盜真炁若心生一妄急提正念
眼見一魔亦急提正念掃去靜中或見仙佛鬼神
樓臺光彩一切境界現前一心不動萬邪自退只
用正念煉炁化神自然呼吸絕而陰盡純陽卽無
魔矣然魔當過一次則心愈靈一次如得呼吸無
則氣不漏而返純神是真炁大藥服食已盡氣已
大定神全煉炁化神之事始畢矣

► 上乘度法超脫口訣

十月神全莫久留。由中遷上出重樓。依師度脫調。
神訣三載功成證果修。

九年還虛口訣

運用通神法妙圓。去留由己總隨緣。修成又有還虛
理。固壁功深上界仙。

上乘者神已純全。胎已滿足。必不可久留。如局於
形中而不超脫者。猶可離定而爲動。則同於尸解。

之果而已。當用遷法以神之由中而遷於上田泥丸宮。既成純神。則謂之見性。加以三年乳哺。乃養神之喻也。當此遷上之時。非只拘神在軀殼之上。須用出神之理。調神出竅。爲身外之身。調神出竅亦要知時。卽印祖云。若到天庭。忽是一至要之機。有大危險之際。初謂其出而卽入。不令出久。一步而卽入二步而卽入。亦不令見聞於遠境。調之久出可漸久而復入。亦可漸見聞於遠近。而後入不調者。恐驟出。

外馳迷失本性。至於老成。必三年而後可。凡初出者。必調依師度法。出神自上。因出念於身外。自身外收念於上。由一出一收。漸出漸熟。漸補漸足。如是。是謂之乳哺。三年而神圓。可以千變萬化。達天通地。報國濟世。超昇祖先。可舉念者。無不是神通妙用。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謂之神仙。如不欲仙也。可用面壁之理。九年大定。鍊神而還虛。可與上上乘仙佛齊肩矣。修真

有入闕之囁。故再及之。凡修行勿令人知。不近往來之衝。必遠樹林。絕其鳥風之聒。丹屋明暗適宜。牆必重垣。牀坐厚禡。加以精潔。芽茶淡飯。持素戒葷。小周天用功畢。清靜內守。謹言語。止諸事。行大周天時。宜同志三人。互相守護。顛危須吼。冲虛伍真人曰。傳盡祕訣。以遇有緣者。因果必不昧也。

大明崇禎七年歲次甲戌上元門人顧與弢恭錄

眉 批 補 錄

貞 行 眉 批

貞 行 眉 批

貞 行 眉 批

15 7 註極精確簡當
皆過來人語

23 6 以下以心爲主

16 5 要物至室一語
遂得驪珠

26 4 註入殼又自言
心光普照句曰

20 2 以下以脾爲主
自上而下數之

得旨

31 2 此又就形骸之
在內者皆心統
之以爲言

27 5 非親歷不知其
妙

28 6 此言形骸皆繫
於心始就上邊
指點

36 4 可見氣衝肝亦
致嗽

74 3 圈次句乃初讀
是經故而落文
字障

80 3 此處應一段指
無爲之旨以勉
修行

			頁	行	眉		批
115	107	88	2	可知五行相推 以上缺一段註	句		
2	1						
指示如此恩同 天地父母非具 夙緣不能復聞 靜夜捧讀叩頭 頂禮不可數紀	上就脾指點自 心與一炁至此 丹成後五臟六 腑所見之驗						
115	109	100	1	以上四段由肝 推其效			
8	8						
和盤托出手捧 至寶全數相授 至要口訣	義旨俱與天仙 理合						
124	122	114	101	此二段說肺			
2	5	5	3				
必如此則修行 難矣，蓋言其 常耳	此想是真境	如此詳明功德 無量定可度盡 衆生矣庚午春 惺惺主人叩識					

回

陽

子

合儒
參道
玄

機

直

指

回陽子自序

夫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之以心本也。利之以理。
中也。混之以俗行也。合之以言。未也。古之君子。不忘
其本。不措其中。不缺其末。是以能致知格物。而會默
其中。發現於外者。卽眸面。盎背之形也。余述先代之
意。以爲之鑑。深望後人。細貼其意。智者固發其旨。昧
者必究其理。聊以作人間之寶筏。度人之銘箴。今蒙
諸佛讚成。序次以編之。亦是格外慈衆之悲。而發其
蘊奧焉。若有人見此書而不動心者。非正人也。見此

玄機直指

序

書而不參悟者。非義士也。見此書而不尋訪至人者。非勇士也。但願人人覺路。個個通津。凡塵盡淨。極樂同登。方是我之心願也。勉之以弁諸首。

白髮老人序

天下無難處之事。卽難處之於心。世間無難處之人。卽難反之於己。夫難處者。心也。心爲一身之主。職司思慮。號令出焉。氣者。卒徒也。心內一有不平。則氣爲之助威。愈思愈憤。氣發冲冠。將有不能自主者矣。無他。未能反之於己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此之謂三必自反也。誠能反之於心。責之於己。則人自然敬服。所謂以德服人也。故處心之法。但用三必。自反兩如之何。則

玄機直指序

心平氣和。近于道矣。再能率其本性。通其源流。譬如桀紂之國。反於堯舜之世。聖帝在位。則齊家治國。而天下平矣。夫心有主。則能不動。不動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得其所止矣。然後能誠實無妄。口與心同。以是而行。何患致知格物之難耶。信乎大刲濟人。一善可當百善。坦而應世。一心可孚萬心。須知人心似鏡。前言往行。磨鏡藥也。識前言往行。而不務修德。是積藥而不知磨也。積藥不磨。適足以蔽鏡。多言不修。反所以蔽心。旣讀有字的書。却要識無字的。

理豈在語言文字爲哉。只就此日此時此道求個。
此心過得去的方爲知理者也。君子之處世也。當思。
現在幹些甚麼正事。到頭成個甚麼等人。多少恨心。
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心過。故行一件善事。心中泰。
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常存赤子的心。寡慾養精。
忍耐養氣。定心養神。涵容以處人。安祥以處事。謙退。
以處身。置富貴貧賤生死於度外。以處心。遇美色於。
密室而不迷。見遺金於曠野而不貪。臨大敵于猝然。
而無懼。閭仇人於垂斃而不喜。當大節則達理委身。

玄機直指序

循大義當芥視于金。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災星。積德
必要於人不及知之地。此乃聖賢之存心。大人之言
行。好學之至也。如此行之。德不修而自修。道難聞而
自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從心所欲。不期而自至
者矣。回陽子剖析玄機。以度世人。非可輕視。實係難
逢。願世之知命者。毋立於巖牆之下。上帝臨汝。毋貳
爾心。實老人之深望焉。

大清同治七年太歲之月望後二日白鬚老人序
於秘修壇中

玄機直指

回陽子著

白霞道人錄

謀利圖名何用求。心機費盡結冤讎。榮華怎得千年享。富貴難逃一刻愁。得失窮通天所命。超昇墮落自堪修。若然不脫輪迴路。萬劫千魔永不休。

回陽子曰。世人自古迄今。流浪生死。沉淪苦海。不得修省超拔。實可悲焉。今者有幸得遇斯期。真是希罕之候。故世人當察目下是甚麼之時。又要悟

立機直指

此日是甚麼會中。悟真篇云。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如火爍。一生身世水飄浮。只貪利祿圖榮顯。不覺形骸暗悴枯。試問堆金成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孟子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此乃謂人不可向外妄想。虛空之名利。要向內細求諸心。方可悟得本性。踏得正道。爲聖人之功行。如是方不愧身爲世上之男兒也。若然名利之途。不過百年之事而已。毫無

所帶。惟留得一身罪孽而已。至於輪迴幾轉。變爲六道之物。豈不痛哉。如能修出苦海。則步步上進。登于極樂。故曰超昇墮落。在於自己所作。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然終身迷昧。不加修省。不察期候。錯過此時。則千刲萬魔。世世不絕。而本性終化爲塵灰已矣。願世人思之。

儒明一理性歸中。釋道知源萬法通。三教域中何有異。千般門內盡勞空。三光聚處真明見。一點靈時奪

立機直指

化工。從此不離腔內守。回風混合破迷濛。

回陽子曰。夫道者。渾然之氣。天理自然之謂一。而已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位。人能正位。居體。而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無所不至。理矣。故能得一。則可以爲聖人。不能得一。則雖智過顏閔。亦不過爲個大賢而已。故儒云。執中貫一。釋云。萬法歸一道。云抱元守一。名雖分三。一則同也。源者。根也。人之身受於父母。父母之身。受之祖宗。祖宗之身。上推則受之於上古。上古續於洪荒。

太古。太古繼之於太極之分，開太極動之於無極。
無者。無天無地。極者。最上之名。最上之虛空。無色。
無聲。惟一而已。則此一爲根本也。所云認得根源。
不用忙。三三合九是純陽。潛通變化神光現。從此
朝天上玉皇。此之根源不得。如石上栽松。不久卽
乾枯矣。人能尋得一塊活潑之土。將此一點靈性
種下。外加陰陽雨露之潤。則其根得土而活矣。待
根已深。雖逢寒暑之不時。不凋不殘。此人之根基
也。凡有旁門三千六百。外道九十二種。不可誤認。

節要云。一竅立關要路頭。非心非腎最深幽。膀胱
谷道空勞力。脾腎泥丸實可羞。神炁根基常恍惚。
虛無窟穴細搜求。原來卽是靈明處。養就還丹跨
鶴遊。此喻人之正道。不可走錯。悞入旁門。空勞心
力也。孔子云。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鄉
愿。恐其亂德也。鄉者鄙俗之意。愿者謹愿也。孔子
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
惡之。卽是旁門之謂也。人生之初。乃是性命合中。
渾然天理。雖有眼耳鼻舌之具。而無色聲香味之

觸一性圓明。自閒自在。待至二八期滿。一斤數足。
此時若無至人指示返本。則天機日淺。人欲漸生。
識神主事。元神退避。弄得個無塵無垢之真性。出
人無時。莫知其鄉。可不惜乎。眞明者。先天之光也。
要知端的。在于日月星聚會之中參之。便知明白。
一點者。卽日月並而感動也。如能感動一點之靈
明。則可奪天地之造化。而出乎天地之大數。指玄
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邊鍋裏煮山河。是也。經云。
回風混合。百日功靈。故人能於得遇明師。傳示玄

玄機直指

關大道。在於腔內勤守。自然東西之回風相合。而鑿破鴻濛之竅矣。

玄關一竅信通神。仔細拈來自有真。不合三心非勇士。能全一性是完人。昭然古鏡南天掛。朗耀明珠西洞新。從此不離勤看守。罡星出土去浮塵。

回陽子曰。玄關者。是虛空之穴也。人人俱有。但不會追尋耳。若要求之。身內不得。身外空勞。恍恍惚惚。無影無踪。顏回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真者一靈活潑也。人生之初。陰陽合

並五氣攢聚。四相和合。五蘊皆空。至於性奔外鄉。
命落海底。而莫知其所矣。如遇至人。指回原路。可
以操持歸舊。非是奇怪之端。但人自不知自然之
理耳。孔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心者非識神所居之肉心也。乃是虛
靈不昧。天地之根源也。若能找尋是處。自然明心。
見性。卽名立關。經中立名不一。曰玄牝。曰戊己。曰
南天。曰西舍。曰生殺。曰舍衛。曰威音國。曰通天眼。
曰十字街。曰四會田。曰不二門。曰極樂鄉。種種名。

號不及盡載。總之只一中字而已。故曰不偏不倚。
之正位。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故不可輕視。三心者乃
是三人之心也。何謂三人之心。謂黃婆之意。勾
引西方之婢女。配合東境之嬰兒。豈不是會合三
人之心。而成此美事。俗謂做了媒人。包養兒子是
也。此事不知者。以爲謂笑也。其知者。乃識一毫不
差之譖。何謂也。謂黃婆始則動心。做了東西二家
之媒。繼而兩家俱無房舍。並要在于他處會合。久

之待其有孕。又欲刻刻照管。既生之後。又欲乳哺之勤。弄得個黃婆心機用空。性蕩神搖。三家會合。日夜無休。如是九年。方能脫離此穴也。此段俗語。事大衆可得明白否。完人者。謂人身之中。先後天之陰陽。水火木金人人都曉。惟有一重先天之土。無人能悟。悟得此土。就是玄關。感動吾本性之一點靈精。可以謂之完人。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云。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性以爲理。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間。乃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故云能全一性是完人。南天者。離宮之位。陰陽會合之所也。謂人之身寶。乃是古鏡。明掛於南方。衆陽之境。其內則朗然。光照于洞中。外戶未開。則其光不得其門而透出。故不得見也。若人能明是理。訪求高明。指得玄關。則可明此語矣。明此語。自然知得南天之古鏡。刷西洞之明珠。發現于外。而其戶自開矣。圭旨云。自從鑿破鴻濛竅。認得乾坤造化爐。不用禪功運水火。自然靈炁透肌膚。朝朝步

鶴藏金鼎。夜夜銀蟾貫玉壺。要識金丹端的事。未
生身處下工夫。罡星者。天上最明之星也。爲一天
之主宰。作衆星之明奎。人身中亦有罡星。其亮無
邊。奈爲口積之浮塵。漸爲沉蔽而不能脫矣。須待
回風大起。吹開門外之塵堆。則其戶迴開。而星光
透出矣。此理已註到十分之境。望人人均得參求
此理。以完其性。則不枉余之一番辛意也。

迅速光陰不耐期。無如趁早立根基。眼前大路開蒙
蔽。心內機關動變奇。水火倒顛常恍惚。陰陽會合莫

參差潛通正位。神居闕徧地。魔軍向外馳。

回陽子曰。此言深憐衆人迷路難醒。不能追本復初。以立基也。根本不立。則基難築。故勸人須要先立了根基。然後可以漸漸加工而砌之。大路者。人身自然有之道也。若能開通此路之蒙蔽之塞。則自知道不遠人。悟元曰。大道分明在眼前。人生不會悞歸泉。黃芽本是乾坤炁。神水根基與汞連。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大路開通。靈機自動。如陰陽之氣。降于土中。則滋潤而

活潑矣。由是下種。則根易生。再加日月精華照蘊。就此長枝芽矣。動者便是效驗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水火者。人身之寶也。但人自不會顛倒耳。有朝一日緣遇黃婆。指點陰陽。自然不運而顛倒矣。若能終日顛倒。則中和之炁。自能發動而育黃芽矣。萬物由此萌動。天地從是位矣。雖知會合之法。然要齊緊。不可參差。不齊。而不至于中也。此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也。正位者。卽大路之門也。神者。卽吾一點之靈也。居

闕者。將我之本性歸於活潑之土。則可以主事矣。
識神爲六賊之主。又爲魔軍之帥。若要除害。先要去根。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如能將識神逐諸遠方。求元神主於中宮。攝理諸事。則滿身之賊魔自然向外奔逃矣。到此地位。則可以人欲盡淨。天理流行。由此進步加工。採藥積蓄。待後烹煉勤施。則可以結丹矣。

黃宮律奏九天曹。王母頒傳會衆豪。八洞三山齊到位。十洲五嶽盡登壇。同心共吸虎龍髓。合意并發鳥

免膏臨到斯時神意暢方知不悔辟塵囂。

回陽子曰。此喻功夫之效驗也。黃宮者土也。九天者純陽之地也。謂人得了工夫。初則得知活潑之真土。尋得自己之本性於土中。再以陰陽之律。並奏于九天之上。則驚動無極老母。是以欣感動心。傳旨令于佛萬仙。齊赴瑤宮。共歌英豪之洞章。同心合意。上和下洽。無有參差。此刻之候。不可有謬。若然偏東陷西。不能齊合。則其効驗不得見功矣。八洞者。神仙往來之境。三山者。是衆仙所居之

處十洲者。中央之仙宮。在於終南山之南邊。五嶽者。名山勝地也。其各處之地名。俱是神仙聖佛之住處。今奉王母之命。赴會于中宮。吹起無孔齊唱洞詞。則得聚三寶于太極之宮。排了大筵。共嘗龍虎之髓。服烏兔之膏。食之長精神。健筋骨。壯神智。如能一刻不離。則性自然不失去中。而能發應於諸營。平和其氣。故事理通達。則心氣和平矣。呂祖云。降龍須要志如天。伏虎心雄氣似煙。痴蠢愚人能會得。能教立地作神仙。虎龍髓。烏兔膏。非山

中之真獸。乃是人身中之寶貝也。朝夕相伴而不知。同行同卧而不覺。純陽曰。與君共處。伴容顏。出入扶持。先向前。水火不沾。常不滅。尋來護衛。享長年。沐浴真人曰。早晚隨身。刻不離。心神有離。他無移。若然會得靈明竅。照徹三千大地奇。若人能得會悟此中之意。則道自明矣。如要能覺此章之義。須要先辟凡塵。不去凡情。則六賊不肯退舍。元神不得用力。雖然得聞是道。亦是食而不知其味也。此一節。總論玄關之奧妙。學者玩索。甚有得焉。務

立機直指

詳思之。

根生土。內動虛空。二炁交和。地氣通。雨露潤滋。萌自透。陰陽融貫。蘖生中。重陽花發。真容見。人九丹成。本性融。功行雙全。兩足備。飛昇直達上天宮。

回陽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先欲生根立本。又加陰陽之炁。和合中心。則根自生。外以雨露及陽光之照綱。則此土潤而萌動矣。爲人先存此真心。苦意尋訪。方得遇着明師。指點之後。格外要培功德。方可靈動。若然陽奉陰違。則靈機難動。此

工夫之要訣。屢試屢中。是以明性之士。須要竭力辦功。栽培德行。方能感格上蒼。使護法神時刻照應。得能有驗耳。鍾祖曰。修行全靠上蒼。半點不由人力。護法神得能照顧。則虛窟之中。不守而自動。譬言如廟內菩薩之神靈。常來常去。不是枯廟矣。既得神助。須要格外當心。裁德根深。後日如逢風波狂盛之時。魔考尋報到來。則我之根本深而拔不起矣。所謂道愈高而魔愈深。昔呂祖十魔十考。不生退悔。厭怠之心。得證上果。楊祖不憚危險。捨身

度衆。不避患難。是以將來已定高果。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之謂也。今緣學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尙不知下落。深可歎息。雖然如此浮慕。不過事在人爲耳。一分功定一分果。一分墮墮。一分罪。誠哉是言也。功德不亂天神敬。但至龍沙圓滿。明內之三寶聚足。外之七情割斷。則六門緊閉。五蘊皆空。而返至純乾。有望矣。誠能明其心。而見其性。絕其慾。致其靜。則自然卦足。而還陽矣。是謂重陽。而其心內所藏之識神。便欲

逃諸遠方。識神旣退。則元神居位。凡事只依先天氣象。於是識神易以元神。口鼻之氣變作綿綿不息之炁。交感之精變爲元精。則三寶之精華有諸。內必形諸外。而容顏潤澤矣。人之生也。本是四相和合。五蘊俱空。六賊未到。七情不着。八卦回陽。十方無礙。渾然天理。一性圓明。至誠之道。相爲表裏。巍巍不動。物欲不牽。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待其十六期逢。一斤數足。此時不知修省。則其精旣滿。必欲漏以元炁爲口鼻所傷。元神爲思。

慮之所傷。終日張弓。其絃不久必斷。故能如赤子之心。則終日孜孜於寸地。不動不變。自然無爲。久陰盡陽。純是爲重陽。若待陽純。必要採藥築基。分清別濁。以補其陽。而撥其陰。故盜天地之正炁。則是第一要事也。所謂先天一炁。號虛無。運轉能教骨不枯。若不知益此正炁。則我自身之氣。日被天地所益矣。皆由四門大開。盜賊齊來。我所積蓄之資。盜盡不已。又欲傷我之本。總歸于性命拆散。戊己離間而已。罪孽不消沉淪苦海。出世無期。可

悲可歎。故呂祖云。慈心現化度人宗。惹得人兒疑。
惑胸人性迷蒙堅且厚。只等沒雜畜場中。是以明
乎性理者切勿自以爲是。不請問於高明。強負小
才。持而妄作。以爲讀聖賢之書已知聖賢之道矣。
必也究其根。探其源。須要將性命合于一。中二土
合壁。則三華常聚於頑。五氣時朝上元。待到六花
既盡。八九期逢。可以默朝上帝。再加涵養功深。就
此脫殼而昇矣。下大詳之深玩可也。

虛意迎來入洞天。陰陽和合對關前。巽風鼓動綿綿

息爐火燃成淡淡煙。圓朗燦時普世界。光明照徹滿天邊。移爐換鼎坎離媾性命於斯別後先。

回陽子曰。虛意者。太空之意。天地之正炁也。洞天者。玄洞之中。另有天地陰陽五行造化。卽是先天之景。將此太空之意。迎入我玄洞之中。卽是益正炁于天地。久久積累。此炁於中盤旋。自然陰陽兩相和合。到於玄關之前。中和致而天地位。則萬物自然育矣。靈根既生。又得日月之照臨。則朝夜生長。自有不能已者矣。則其心朝於斯。夕於斯。須臾

不離時刻懷此故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不離乎中。旋起巽宮之風。吹動爐中。則火自旺。而綿綿不絕。固蒂深根。而爐火久煉。得成淡淡之清煙。卽待水氣上昇。乃得真汞。程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三光常能凝聚於中。日煉日修。養得圓明朗耀。一時發見之時。則普天之下。盡是此光。推及天邊。無不照徹。故曰陰陽真識後。遍地藥王生。是也。將此一顆明珠。用意投於北海。則潛龍隨珠入。

海驚動坎中之虎。各相爭鬪。則此龍穿過海底。至於南山之下。其虎怒氣直噴。隨龍而出於本位。欲吞此龍。豈知龍身活潑。望山頂而直上。此虎便捨却本位。卽隨他而過此峰。追至本洞之中。相擒相呑。盤繞於南山之上。時戰時爭。轉運於北海之中。謂之龍虎同宮。坎離交姤。則離中真陰。自然下降。於坎坎內真陽。則不禁上昇離宮矣。精氣由此而融化真汞。就此而凝成。到此地位。則昇降自如。山水相連。活水常流。遊火自滅。於是轉運靈通不期。

然而然者。非人所能強爲也。故性命於斯分別先後天之理。先天之性。眞汞也。卽氣化神之水也。先天命者。卽眞氣之接。坎離已媾之時也。後天性者。卽一點靈動也。雖然。得能靈發。已有先天之牙。根後天命者。全憑呼吸之氣不絕。兩炁相迴。中央接首。亦是長生之道焉。斯道也。千古不洩。萬代難揚。非遇此時。何能與此。故當知其大者。遠者。毋只識小者。近者。夫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必須身在紅塵。心空曰浪。如此而已矣。何謂白浪。白者。空之色。

也既是空中。何又有色。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夫空者。有真有假。如心中未識空中之色。爲是何物。卽是假空。如能心神澈透。洞明此空。乃知要明空中之空。勿疑室中之空。要知天外之空。勿猜天內之空。要知三光已先之空。勿謂日月照臨之空。要知虛中之空。勿想着相之空。如此之空。歸于無空。旣無所空。是謂眞空。眞空妙相。是謂法王師。凡物皆壞。惟空不壞。歷萬萬劫後。仍是一空。此卽道之大者遠者也。

玄工種種說陰陽。參透五行萬事昌。運得虛無天地。
炁煉成靈液虎龍漿。沉陰氣發分清濁。活水源流辨
緩涼精氣相盤還足後。自然玉液透馨香。

回陽子曰。玄妙之道。不過講得陰陽二字而已。以
此發根。遂至萬層理路。然終歸于二儀之體。二儀
還歸於無極之體發生耳。五行者。天道之常行不
息。一有不行。不可謂之行。故謂之行人之五行。全
備而不能運行。故致三寶之靈體。待其空然敗壞。
真可惜也。鍾祖云。身備五行頭戴天。肩挑日月手

持鞭。若然會得真消息。旋運陰陽便是仙。故人能
會得五行之轉運。周而不滯。則身中三寶凝聚。五
炁歸元。無處不通。無時不快。無病可生。無事不昌。
矣。上文俱言玄關之奧境。此以下明折採藥之妙。
升降剛柔之理。虛無者。天之本。人之源也。虛靈不
昧之際。原有正炁出入。待其昧後。則正炁不通。五
蘊着相矣。今者我不能採天地之靈炁。則我後天
之氣。反被天地耗散。而日少月虧。將來到得兩頭
不相接之時。則性命歸於烏有。故必欲採運天地。

正炁以助我之氣。則久久積累。旋轉真機靈濬之候。則成龍虎之漿。玄篇云。舉頭便飲黃龍髓。張口擒吞白虎漿。是也。採藥之後。封爐等候。待得沉陰之氣發生。則可以細細分退。則自然清炁上昇。而濁氣下降。清濁既分。則升降不混。其北海之水。常行山上。南宮之火。時降海底。此水自如。謂之活水。流行之間。當辨丹田與夾脊之際。尚有微涼。則陽炁未昇。須要夾脊。丹田與湧泉。均能溫暖。則我積蓄之氣。從此發達。油然而升。沛然莫之能禦也。升

降者。由精氣相環。久行之後。則精返上而化氣。氣還于水。水又生炁。精炁相盤於上。而補腦窟。待其腦宮髓滿。而仍行精炁之候。則滿溢而出。變爲瓊漿。其味清甜。其香撲鼻。卽是我之玉液也。此理不可間斷。刻刻不能離位。潛深玩味。不可思議。

浩氣流行。沖太空。旋機默運。昧無窮。頓然五氣歸黃道。霎刻三心入淨宮。橐籥終由升降粹。剛柔全仗配調融。魚筌用過。毋忘却。借假成真。一意中。

回陽子曰。浩氣者。盛大流行之貌。卽氣之充滿於

身。是爲志之將帥。此氣流行。運轉吾身。至于太空
間。則旋運之時。自有許多妙境。無可言狀。久之。自
然五臟之氣上昇。聚於立室之中。謂之歸黃道。黃
者。中央土色。道路也。五氣能歸一路。則三心不掃。
而自掃矣。然採藥之道。貴乎純粹。故云呼吸全憑
橐籥。純剛柔之用。貴乎並施。如昏神之候。與不能
通關之際。須要堅剛之志。猛力向前。直上靈山。方
始罷手。如或工夫通徹。徵驗有常。猶恐燥溼之不
時。故必欲以柔和之子產。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藥是以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之外德。以作我之內行。則五常純粹于中。而可以粹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而自然喻者也。調藥之道。貴乎煉已純熟。築基堅固。則可以無礙於後事也。所云築得址來萬丈深。魔王退避在東城。若然塞漏能無損。萬劫包含天地。心筌者漁之具也。要知以筌得魚。莫謂魚卽筌也。而藉筌得魚。毋忘因由。而謂魚之我自得也。人之借假修真。亦如此也。要起巽中之風。須用風箱抽動。則可以引出真風。須知風之來

因。皆出風箱之力引之也。此借假之謂。又如人身是周身假物。借此空殼修出真體。則是假體之不着。如何進得陽氣。莫謂真體之自在。而忘却乎假身。不加愛惜也。須待三寶並滿。靈性離殼。而後漸漸可捨也。慎之思之。

遍地黃芽處處同。水流花發妙無窮。香飄霄外纏立谷。炁化天中達妙宮。八卦從茲歸本體。三元就此復玄功。斯時純火交加後。頃刻昇騰九闕中。

回陽子曰。黃芽者。天地之靈炁也。故遍地有之。同

一炁也。人能採得此靈氣。積於丹田。其中之水東流而上。則太極自然開花矣。花開之後。譬如我身中三寶。已化融工。三華常聚於頂。其香異鼻。直透於九霄之上。而凝聚于立宮之內。則身中之精。已返上爲氣。天中者。陰陽之位也。化氣須於此處起根。故曰天中。白雲道人云。一炁潛通五腑。中陰陽奧變極無窮。天中忽得濃雲透。北海流通萬脉空。到此地位。人身之中。一陽已過。二陽將臨。必欲細細封爐定鼎。以調和純粹爲貴。不可妄動妄意。以

致傾覆之患。誠心靜意極力守之。待之陽氣漸多。
陰氣旋消。則八卦返還先天之象。則坎離易位。乾
坤鼎爐矣。坎離易位。則陰降陽昇。而三元自歸於
本初之工。三元者。元精元炁元神也。後天之濁精
既化。則元炁生而口鼻之氣絕。而元神從此聚凝。
思慮之神。沉然離別矣。豈非已復玄玄之妙理乎。
是之謂藥返中原歸大道。丹苗由此種根生。此時
所謂懲忿窒慾。已造其極。故能如此。保精養氣存
神。可以言矣。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徵註云。旣無虛假。自無間斷。久者常於中也。徵者驗於外也。言至誠者。則是靜極之時。工夫熟而口鼻之外息已無。只待其中內息流轉。卽謂之胎息。然此時尙不能實望。須加純火烹煉。不可間斷。十月旣足。則氣化爲神。此時可用大定之法。則胎息有形矣。胎息旣生。則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此時心勿忘。勿助長也。於是猝然見於面。蓋於背衝破三關。還轉一炁。再加煉虛之工。形神俱妙矣。煉虛純熟。對境無情。一朝丹書下詔。而陽神出現上昇矣。

三光合露降丹田。心意凝情自暢然。明映千層澄海底。霞昇萬道透霄邊。精隨神化旋成氣。風帶鉛行激似泉。性命合併陰濁盡。從今安享萬千年。

回陽子曰。此章明泄採藥之工。三光者。日月星也。待得時候一悟。卽能合而會于丹田之中。隨時霧露齊興。迷溺於雲程之內。星辰旣布。懸朗於青天之上。月光已退。日氣將來。則其霞光泛照于九霄之上。天邊涯際。無不烘薰。下照波中。其明千千無數之層。次映于水中。澄清海底。長天一色。日月之

立機直指

精華常降於丹田。則天炁下降。地氣必然上昇。至於丹田聚會。久久遵行。則丹田溫煖。此時用意採藥。則如燒鍋而待藥到。卽煎其速熟必矣。是以採藥到爐之候。卽能過海底。穿至南山谷下。上騰于幽室。採藥者非是旁門之採補靈藥。煅煉五金耳。雖云外藥以養命。內藥以養性。然而外藥者。總是。我身中做起。幸勿有惑於心。所謂要知採藥川源處。認得西南是故鄉是也。兩炁相通。則精意返上。我之神靈。領會精而直上三關。至於炁穴。旋轉其

精。便在烹煉之中。渾然化氣矣。於是鼓動巽風。吹吸坎中之鉛。順永勢而起谷底。返上離宮。所謂陰陽交媾。坎離易象者也。道家謂之抽添填補。釋家謂之三藐三菩提。儒家謂之存理遏慾之工也。嗚呼。愛河慾海。浪滔天。失足人兒。溺萬千。若得回頭思岸。願心存天理。福無邊。孔子之作春秋。爲存天理於旣滅。遏人慾之橫流。爲後世慮至深遠也。孟子之距楊墨。放淫辭。開先聖之道。以承三聖苦心也。朱子之闡佛老。當時只爲緇黃鄉愿之流而言。

非與執中貫一者言也。謂此異端左道。滅絕天理。
人慾橫流。所以三聖俱闡揚大道。辨別匪敎。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仁者
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小人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故孔子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民之畏存天理如此。故中庸之爲德也。其至
已乎。民鮮久矣。是以天理既存。人慾必滅。人慾未
遏。天理何來。循環之道。相爲表裏。到此坎離易象。
之時也。藥已養命。命已承性。性命雙修如此而已。

陰陽既合。旋流坎離已填交位。如此周流不息。則人慾已盡。天理流行之際也。天理者。陰陽二氣之理也。亥篇云。兩重天地誰能配。四個陰陽我會排。謂天者。有先後天之兩重陰陽也。非謂另有一重天地之重於天上。如三天九天。則依位而排也。至是陰氣漸剝。濁氣隨盡。自然陽氣之發生。晝夜不息者矣。孔子在川上。見水之無停流之不息。故嘆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乃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人之一身。

玄機直指

與天象無二。故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必要如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脈絡分明。往來續運。則吾之命已保定。何愁長生之不可。水火之未濟也哉。此乃直指之要語。非輕易明言者。吾今盡洩其眞實。難言也。如孟子之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學者謹詳之。

築基堅固。幻心融。水火頻交。火候通。古昔不傳真秘訣。今朝提破了。始終滿爐。造化純純。煉萬斛神光。朗沖覆照。丹田天地貫。陰符防備。要持中。

回陽子曰。築基者。修理之本也。築得本固。則高牆
加砌。可以不動不搖。而無傾覆之患。夫天道者。須
從人道中修出。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可見人倫之道未全。則不可語
之天道。五倫俱備。則五常必全。有此之德。則可以
修天道矣。故五戒者。卽五常之體也。人之五常。有
一不依。不可謂之常。五戒有一不遵。不可謂之全。
此乃天人之要規。不可少忽者也。守此要規。方可
築基。築基者。先要煉己。純熟總之。須要一塵不染。

萬賴俱無。三心歸一。四相舍中。甚至於對境忘情。則可謂之純熟。直名謂之煉心。與築基相爲表裏者也。煉心既純。則吾心中之幻神。不敢放肆。亦歸於正中矣。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方是煉己之謂也。前章均言採藥築基。抽添與補。分清別濁。此章言築基已固。調藥既和。則循序而加之以火候工夫。火候者水火相當。陰陽合併。相交相激。位育太和。使其精氣上升。剛柔得濟。則精

旋化爲氣矣。是謂之火候。剛者。武火也。柔者。文烹也。文武不失其時。故謂之剛柔得濟。一有些差錯。悞時候。則不得相化矣。此乃千古不洩之秘。萬世不揚之珍。古人傳藥不傳火。不輕泄也。今已提破要關。點醒真訣。士君子倘能得之。不可輕視。因遇此時之造化。值斯道之東流。有緣乃能遇耳。得之則可以了生了死。失之者。則走陰走迷。陰迷昧心。則流浪輪迴。無有休歇。故火候既然純熟。自能陽氣常升於上。活水洞中。周流不息。火源谷內。薰蒸

無已。煉得氣水通運。輒轉相易。則變成一爐造化。
天道之秘法。在吾心內。性命之攸關。任我主張。火
候不失其時。烹煉常歸中道。溫養切宜虛篤。沐浴
最貴含空。到此地位。則氣升于鼎上。化成元神。隨
住隨行。金光暗藏於法界。時還時運。妙相自現于
空中。遠映無邊。近收一粟。故謂其大無外。而小無
內之徵也。法體漸空。法相漸露。則金光漸明矣。久
虛久煉。則成萬解神光。透出空中。無往不照。無幽
不入。故曰萬古無休不住流。混元包覆在前頭。千

經轉運永無亂。一片清空水上浮。工夫至此宜會。
神光而常照于丹田。待其乾坤貫滿之後。則金光
自然四射。至於陽光三現之時。即是止火之候。採
藥之景有驗耳。三現者。自煉精轉化之時。陽光初
現。至炁發之後。運周天而復周。復靜定入虛之時。
陽光當爲三現。至周天三百數足之候。方可凝神
大定。而陽光三現也。只見恍如掣電。白生空中。現
于虛室之前。卽謂之陽光。譬如太陽將透干土中。
先有陽光冲上三次。而後太陽出土。其理一也。此

時最防危險。上不鵠橋。恐有走泄之患。故重於溫養沐浴之工。總之一念不生。萬緣掃盡。則自然陰盡陽純。鮮有不測之慮。更宜防者。從煉已調藥以來。工夫未到。昏迷已至。則調息常住。常流運神。若存若亡。皆因陰濁之不清。煉心之未純。故心意歸中。不分外馳。則三心合而四相合。心內空空如也。平日外立功德。消清孽障。有何昏睡之魔乎。故欲堅心持中。豎起慧劍。則昏魔自退矣。此以上言明築基之要。火候之切。緊宜防之於早。莫悔于後也。

火候原來不易傳。知時達候悟真禪。河車轉運三戶懼。玄鼎勤烹六賊顛。氣滿三田開大路。陽升九竅映西川。定持真意五龍見。神炁相依胎息圓。

固陽子曰。火候者。周天消息。文武全功。陽符之定體也。自古以來。知藥者多。明火者少。皆由不能輕洩之故。是以非人不傳。非時不洩。苟非誠實君子。篤信好學者。不得聞也。火候之說。雖然秘密不露。然丹經亦已明言之矣。但人自不悟耳。如火候集經。風火經。又紫陽丹書等。新有天仙正理中。俱已

露洩矣。然必要審明時候。方可進火。則升降自如。
呼吸無亂。是謂參禪之真機也。非謂虛無寂滅。獨
行枯坐而已。如是而行。心神安定。萬事皆忘。河車
旋運。周流不息。玄室之烹煉。循環不已。活水之源
流沛然莫禦。純火煮煉。綿綿不絕。運得週身氤氳。
遍地雲衢。三尸懼怕而逃。六賊畏蕙遠避。三尸者。
有三人。上尸居於上丹田。中尸居中田。下尸在下
田。平日間各隨人心之所思。而助之。心思善念。則
上尸神爲之助。違以望成功。如存惡念。則中尸下

戶爲之助。惡必望成功。故危之極也。太上曰。又有三戶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諸天曹。言人罪過。故三戶之爲害如此。修玄者當先斬却三戶。滅絕六賊。則可以除害矣。到此地位。則吾之真炁。貫滿三田。陽炁之發升。直通九竅。而漕溪之大路。已開。西川之本鄉認識。真陽升聚上宮。返映西川。綿綿之純火。常烹常煉。此時萬緣盡淨。一塵不染。莫之爲而爲者。皆由于自然者也。純陽之炁。凝聚於上。真息相呼。神炁相抱。自然大藥產於下田。卽

謂之胎息。五龍者。五是土數。龍乃陽物。龍喻真陽爲元神之體。元神爲真意之用。真意屬土。乃云真意一定。真陽發現耳。平日外立功行。斯時內成胎果。所謂金丹大藥。不難求得者。全憑功行流兩足。成全毋用力。穩騎青鶴上瀛洲。是也。

識神氣質化真元。萬象虛含復本源。五氣流通塵境滅。三華聚見太空存。煉虛候足光生眼。沐浴功深藥產痕毋漏六根持大定。還丹可卜不詐言。

同陽子曰。先天之性。天賦之性也。後天之性。氣質

之性也。心也者。識神之所居。萬慮出焉。故人之塵念既清。則返爲元神。仁義禮智。皆天所與我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受之最先。兼統義禮。智信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塵念已除。心內含虛。則萬般之幻境。旣已澄清。萬象之景致。返於上宮。而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能復我本初之源矣。源有清濁之辨。水之清者爲眞源。濁者是渣滓。故水源未清。總是渣質。內含陰氣。未能純化。此二者無他。在於有意無意之分耳。有意之爲濁精。無意之

爲元精。有意思之爲識神。無意寂之爲元神。同一
意也。心無塵念。則是元神之體。故無妄幻之觸應。
萬緣掃盡。對境忘情。則身中五腑之氣同歸一道。
而流通百脉。循環不已。則精氣神三寶之精華聚
見於太空之中。水火升降不絕。火候之剛柔合濟。
時候到來。自有許多產藥景象。或有光吐眼中。或
有風生耳邊。或有六花飛墜。或有腦內煎熬。種種
等象。各有證驗。煉虛者。煉無形之虛也。以有中之
象。煉無中之虛。故有中之象雖滅。然猶欲返動象

於虛空。故有許多景象。至於大道之景。無聲無象。
豈有形乎。故一毫不着。則萬景皆滅矣。由是靜守
我沐浴之功。沐浴者。機關之奧。涵養之深秘也。何
以謂之沐浴。洗滌思慮也。水長生於申。沐浴在酉。
火長生於寅。沐浴在卯。水火之運轉至長生之盛
位。盛極必衰。故以沐浴爲敗息之象。由此氤氳周
身。浮雲滿目。無人無我。而入於大定之工矣。然亦
不可執定卯酉二時。古云。莫向天邊尋子午。豈有
身內究卯酉者乎。人身子午卯酉。故無一定之候。

非謂泥于四正之用工夫。而荒怠於要害之時也。
雖云沐浴不行火。然亦未知其中之奧耳。謂沐浴
之中。自有一種無意之火。烹煉於中。另有一等真
息之息。不神之神。常運常煉。以養吾浩虛之體。久
靜久寂。自然神還虛。而漸漸入於無無之境矣。神
已返於太虛。則心中大定。知識不覺。耳目無聞。六
脉盡閉。宛然若死人之象。於是地中一陽來復。沖
於丹田。與真息相依。而生藥矣。此時最忌動念。一
動之中。陰魔旋出。而丹即潰矣。再有六根未能緊

閉。則俱有大危險之防患。也不可費千萬之辛苦。
而到產藥之際。未曾十分謹防。遂致前功盡棄也。
大定者。身如鐵石。心似死灰。大定七日。中定五日。
小定三日。習到大定之功。則胎息指日可成。何愁
還丹之不可。天仙之不得證乎。以上之言。真真切
實。效驗之功程。非可以誑惑于世間也。

了却三元一體同。六花飛墜起當空。神沖九竅千般
暢。光耀三天萬里重。不壞金剛成妙相。無形法體顯
真宗。頒書待詔歸還日。穩跨雲車拜上宮。

回陽子曰。三者。陽之純也。元者。物之始也。謂至於純陽。而返至無始之境也。身中三寶。開花結子。乃至純陽之體。無極之始也。故了得三元。則回純一之本體。到於是地。卽見六花之紛紛亂墜於空中。卽喻六乃陰之極。被真陽所融。漸漸轉所。再爲二炁交和。火工所逼。故陰氣潛消。陽氣淳純。則太極開花矣。其花六出。如白雪之花。工夫純熟。則隨煉隨老。而成胎。或有間斷。常住常流。則經火非但不成功。反着火而沉化矣。陽氣既已返轉。則其暢茂

條達。自有不能遏者。其和樂之間。自有千般妙景。
有未易以言語形容也。陽氣老而成胎。則其日運
時旋。待得三陽開泰。北海之邊。但見一輪紅日。從
西南方而起。寂焉如更深之夜。月光潔圓朗。透照
中天。其光映照于萬重之上。是爲金剛不壞之本
原妙相。卽法身真宗之合體。所謂眞空妙相法王
師是也。如是已爲大道之有成。無極之已見。不久
勅使詔回玉京。則可穩駕雲車。拜謁三清之殿。憑
功論果。而證天仙之位。到此地位。豈不快哉。

立機剖析露天眞。朝夕於斯日日新。消息融通心似鏡。璇璣豁達智如神。行成八百朝金闕。功滿三千渡漢津。莫錯此期仙佛會。龍砂場上作真人。

回陽子曰。此章總結上文。以明圓成全憑功行。吾之泄漏立機。罪孽非輕。幸承三天法令。老母慈悲。故得顯露。深望世人須要仔細參詳。切勿聊草一觀。必也朝於斯。夕於斯。眼觀意會。口誦心唯。自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冀悟人道門。明其明德。雖然。縱用數十年窮性功夫。不過達得皮毛。故

朱文公註參同契。雖爲當代儒宗。亦未能究其精奧。所註者只言皮毛。皆因未得口訣之故耳。當今之際。大衍之數。正在午會。六陽已畢。一陰將生。故應民遭陷溺。神驚鬼嚎。非常之一大刼也。幸蒙三天諸佛慈悲。西土世尊。南海觀音。同叩無極天宮。哀告上請。以救原人之沉淪。生民之陷溺。承老母懿旨。發大慈心。預爲頒行普度。以超逐年累載沉埋落刦之原人。共有九十二億之數。今因延康之刦錯過。不復有期。幸蒙大開黃道。濟救原來歸

還本位。在世之人。凡夫俗眼。迷心昧性。如何識得真種。悟得本來。非諸佛元神。相爲辦理。暗裏驚醒。斷無一個能知歸家之路。嗚呼。斯時希遇。斯道難逢。不遇明師。如何辨得真偽。故當速訪明師。以明真性。如有大緣。等得至人。傳得口訣。而消息領會。陰陽一貫。久而心內融會靈通。故明如清鏡。一無妨礙。又能明得升降循環之理。自然智慧旋生。璇璣析透。所謂仁如天。智如神。修真之士。卽或工夫神化。然功行未滿。不得遽能脫昇。故必待三千功。

滿八百行足。方能上朝金闕。脫離塵幻。而渡漢津。
耳鍾離祖師云。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走不
前。功行兩全雙足備。誰云無分作神仙。故得人身。
又遇斯期。真是三生之幸。再能遇着斯緣。有人路
而尙迷者。謂之出世之迷。真可惜也。學者警之。必
也作個頂天立地之人。返乾轉坤丈夫。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常存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之志。沖天之氣。塞乎宇宙之間。忍
辱之心。散於胸懷之內。積功累行。勤工修果。自能

立機直指

上昇玉闕。朝拜三清。以了無極老母之慈意也。
世人已有得聞斯道者。將口訣證對於此書。又欲
同意儒經。方是正道之大路。如工夫之不合。於是
書。不符於經文。則便是旁門。刻因三期未刲。萬賴
趕此佛會。故不得不重言以申明之。學者須當學
問思辨之可也。

玄機直指終

列真語錄輯要

序.....一

一 丹陽馬真人語錄.....三

二 長真譚祖師示門人語錄.....一

三 長生劉真人語錄.....一二

四 郝祖太古真人語錄.....一三

五 邱祖長春真人語錄（附寄西州道友書）.....一五

六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一〇

七 清和真人尹志平北遊語錄.....三七

增刊之部

一 明道篇.....五七

二 樵陽經黃元吉祖師語錄.....八三

三 靈源大道歌.....九〇

四、性理探微..... 一〇七

五、養生論..... 一〇八

附錄之部

一、醒世詩..... 一一九

二、醒世知足詩..... 一二三

三、崔子座右銘..... 一二一

列真語錄輯要序

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夫常道者。無方也。惟一也。其在天謂之天。在地謂之地。在人謂之人。在物謂之物。該宇宙。亘古今。無方也。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惟一也。譬猶路馬。或之秦。之越。之魯。之燕。無方也。盡全球。徧區域。皆可以舉步踐履。惟一也。古人所謂。道者路也。然行路不知其方。雖終身步趨。亦無得路處矣。必知其所以之秦。之越。之魯。之燕。之方。則庶乎遠矣。然則。既達於秦越魯燕。遂以秦越魯燕為路。則不可也。如謂秦越魯燕之非路。則又不可也。蓋以秦越魯燕而為路焉。則有方也。路無方。如以秦越魯燕為非路。則不一也。路惟一。若夫知所以路中而有秦越魯燕在焉。秦越魯燕之中而有路在焉。則可以知常道也。或問曰。行路知方。必達無疑。而不知適道何以乎。曰。古德云。在則人亡。則書。既無其人。其惟經書乎。令孫李二道友。將所編列真語錄輯要一書。擬欲銳石。以醒天下目。啟凡俗心。先以示予。且問序焉。予印盡沐焚香。披閱以下。不覺起舞。而作是言曰。噫。當此世偷俗薄。人心迷妄。雖有奉道之流。大抵羈優孟之衣冠者衆。而真如者寡。如果是書出世。或道俗兩門。有緣得讀。降心相從。摹拳服膺。孰謂遐舉非易哉。雖然。當知文字語言之障。到此尤要打破。解粘釋縛。則真常之道畢矣。

龍門正宗第二十三代法嗣開宗樸達之氏拜序

造祖降生三千二百三十四年歲舍癸酉春三月穀旦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列真語錄輯要例目

丹陽馬真人語錄

長真譚祖師示門人語錄

長生劉真人語錄

郝祖太古人語錄

邱祖長春真人語錄附寄西州道友書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清和真人尹志平北遊語錄

丹陽馬真人語錄

靈隱子王頤中集

玄門弟子孫誠志編輯

靈隱子曰。大定癸卯三月間。始拜師於平平范明叔菴之南。師曰。汝從何而來。僕對曰。來自東武。仰師之德。不以貨財為富。恬然自得。坐進斯道。乃聞其風而悅之。願侍巾屨。伏聽一言。師乃欣然曰。尙年少有學道之心。不可得也。良久曰。飢者喫飯去。飯罷則打睡去。一日師見僕拱手而立。方呵曰。道人只要豁暢。不可存體面。庵不是廝守。你又不是官長。若欲講俗禮。則交接去處。古人云。三山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不徒設也。

師每垂語曰。學道者必在自悟。不悟者昏蒙所致。故也。欲發昏蒙。先滌其心。在乎澄湛明了而已。功到而成。不必叩請於他人。是工拙坦然明白矣。

師言。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怒。所以養性。處污辱。低下。所以養德。守一清淨恬澹。所以養道。名不著於簿籍。心不繫於勢利。此所以脫人之殼。與天為徒也。

師曰。酒為亂性之藥。肉為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為上。酒內之犯。猶可恕。若犯於色。則罪不容於誅矣。何故。蓋色者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故為道人之大孽也。

師曰。昇平快活。莫過於閑道人。若住庵稍倦。結一兩人作伴。挂搭腋袋。拖條拄杖。且歌且遊。撞着好山好水。且為盤桓。不可貪程途。

師謂僕曰。學道之人要有終始。不可半途而廢。與他人作笑端。況仍是讀書兒。豈不知凡人立身。須著一般事業。況為道者。正是男子立身大事。

師常書大字一聯。與道友曰。速把人我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僕因問曰。人我山始知。龍虎穴敢問其

方師笑曰。天機未敢輕分付。細細看賢悟不悟。

師一日呼僕。良久而赴。問那裏去來。僕對曰。午牕睡方足。神情湛然。牀頭有莊子書一冊。因拈而讀之。所以不在此也。師曰。未道要心契。若復以文字繫縛。何日是了期。所以道悟徹。南華迷更迷。師在華亭曰。道者何物也。祖炁便是根源。豈不知鼻中出者也。豈不聞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矻矻。鶴胎龜息自碌碌。語衆曰。學道專一。則人人可以為仙。不同世俗之進取。有黜落也。儒則博而寡要。道則簡而易行。但清淨無為。最上乘法也。

師居環堵中。但設几榻。筆硯羊皮而已。曠然無物。早晨則一碗粥。午間一鉢麵。過此以往。果茹不經口。一日召僕入坐。良久。僕問曰。吾師之道有作為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姹。皆寄言爾。是以要道之妙。不過養炁人。但泊沒利名。往往消耗其炁。學道者無他務。在養氣而已。夫心液下降。肾然上升。至于脾。元氣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習靜至久。當自知之。苟不養炁。雖挾泰山超北海。非道也。此言未化前十日所說也。僕與曹劉二三伴在環堵外立。忽出曰。夫道但清淨無為。道遙自在。不染不著。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箇徹底道人。但信老人言行之。自當有益。必不誤你諸年少。

師在黃縣西郊。馬從仁菴內唱曰。縱日消萬兩黃金。正好粗衣淡飯。言去歲過外關。聞人誦此語。喜其有理。故記之。不知何人作。有馬元之曰。此語是順長老葦江集中語也。師曰。奇哉是言也。

師言。家風誰是祖。鍾呂自親傳。頃曰。一點靈光晃太虛。丹青妙手莫能模。休將明月闌相比。有闕因緣怎類吾。此語稍露鋒芒矣。

師曰。炁之難御。迅若奔馬。唯靜者為易。必去其外慕。雖覩紛華之在眼前。正如深山窮谷中。方是道人心腸。儻不到無心地。面莫能制御。是知道者貴於無心也。

師曰。心定則情忘。體虛則先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自然之理。昧者不知。但以為子孫計。返以學道者為無益。何不思之甚也。

師曰。予年四十餘方遇師人道。所以齋蟠然。腹中別有一紺髮者。何由致之。向往關中十餘年。所養神與炁耳。譬如空谷中有呼之者。隨呼而應之。豈別物哉。但其冲虛故也。吾友不信。誠靜處養之。當自知之。師言。海蟾公本燕國相。一旦悟道。乃絕家累。其詩有拋離火宅三十口。屏棄門兵百萬家之語。後但乞食自資。逢場作戲。至與娼妓家担酒攜榼。不以為恥。後來一等學道者。言我從富貴中來。你比海蟾公不善。師曰。清靜之道。人能辨之。則盡善盡美矣。故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言天地者。非外指覆載之天地也。蓋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膈已上為天。膈已下為地。若天氣降。地脈通。上下冲和。精氣自固矣。此小住仙之說也。

師曰。守默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歛身側卧。鼻息錦繩。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矣。

師曰。儒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昔真人云。以信結友。以恩復讐。可謂至矣。師在萊州時。有姜禧者。攜呂公傳呈師。師讀到世人惟務名之與利。不知身之有神。逐物不追。喪盡天真。其誰咎矣。師乃掩卷謂禧曰。此語資中理矣。然世無悟者。何道之難行也。

有韓陶字清甫。慕陶淵明邵康夫為人。號安樂園公。師自闡右還東牟。道過濟南。邊師到園中。供以素飯。既畢。陶叩頭曰。陶自幼歲慕道。今已垂白。幸遇我師。願垂一語。以燭愚蒙。師答曰。夫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以柔弱為本。以清靜為基。若施於人。必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可謂不出戶庭。而

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濛。無所可詰。今聞妙論。得其門而入矣。

師曰。凡事必當有備。則無患。故為道者。於少壯之時。防其情欲。早為之備。則神仙可冀。若素髮垂領。志氣喪憊。始欲學道。譬若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師曰。三十六道引。二十四還丹。此乃入道之漸門。不可便為大道。若窮於爐竈。取象於龜蛇。乃無事生於性上添偽也。此皆誤人之甚矣。故道家留丹經子書。千經萬論。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

師曰。清淨者。清為清其心源。淨者淨其氣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擾。故情定而神明。生焉。氣海淨。則邪不能干。故精全而腹實矣。是以澄心如澄水。養炁如養兒。炁秀則神靈。神靈則炁變。乃清淨所致也。若行有心。有為之功。則有盡之術法也。若行無心。無為之理。乃無盡之清虛也。

師曰。無為者。不思不慮也。愛欲嗔怒。積蓄利害其間。雖有為而常無為。雖涉事而常無事。何況專一清心淨意。養炁全神。飄遊於逍遙之地。入於無何有之鄉。

師曰。劉高尚居環堵四十年。別無他事。但虛其心。實其腹。去其華。忘其名。棄其利。清其神。全其氣。丹而結。仙自成。乃有讚之曰。塞其兑。閉其門。昔誦此語。今見斯人。簡且富矣。

師曰。無心者。非同猫狗。蠢然無心也。務存心於清淨之域。而無邪心也。故俗人無清淨之心。道無塵垢之

心。非所謂俱無心。而與木石猫狗一般也。

師曰。不生不滅。見如來悟了之時。免却再投胎。丘君曰。比出陰神。若到天庭。忽有雙華飛。方出陽神。此乃初地也。

師曰。大通人情透。無為妙本基。世間無變物。煩惱不相隨。

師曰。修行人。功行未滿。大限到來。聖賢不教死。若不做修行人。大限到來。免他不得。

師曰。一念勿絕一世休。龔道昇問曰。湛然常寂時如何。師答曰。將來和湛然都不用。

于清風問曰。修行數年。道眼不明。心地不靈何也。師曰。別無他事。行道不精爾。

師曰。一切男女從無始已來。為有種種恩愛貪欲。不出輪迴。世界一切胎卵濕化。種種性相。皆因愛欲而生性命。性因愛而生。命因欲而有。皆因愛欲而起。逆順生嫉妒。從此輪迴綿不斷。法言欲淨其土。當淨其心。若心清靜。輪迴自息。

師性嗜撥糞。午間則啖一鉢糞。與人談道。訓誘後進不倦。師益性慈君子也。在萊陽時。作長短句。有一餐鉢粥罷。須辨十分功之句。學者省此。徒飲食端坐。不以道為事者。其謹累故可知也。師言。學道人。行住坐卧。不得少頃。心不在道。行則指足於坦途。住則凝情於太虛。坐則仰鼻端之息。睡則抱腋下之珠。久而調息無有間斷。而終日如愚。方是端的功夫。非千造作行持也。

師曰。凡初學道。截自今日。已往俗事不得掛心。若有纖毫未除。則道不固。既往事不思。未來事不念。且據目前為見在。便是無事人。

師又言。道人不厭貧。貧乃養生之本。飢則餐一鉢粥。睡采鋪一束草。纏繩縷縷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計。故知清淨一事。豪貴人不能得。

師過青社。有還師齋者。在坐有衲僧數人。其中有一僧。勝其博辯。以言詰難。紛紛不止。師徐言答曰。倘除一身外。餘事皆不知。其僧赧然失色。不能措辭。

師曰。凡作道人。須是剛腸男子。切莫狐疑不決。但念性命事大。力行不退。期必於成。若兒女情多。煙霞志少。非所謂學道者也。

師曰。身中之炁不可散。心中之神不可昧。或問曰。何由得氣不敢。師曰。身無為。又問曰。何由得神不昧。師

曰。心無事。又問曰。身心如是可住庵否。師曰。既處置得下。便好休歇去。

師曰。道人心性。塵俗之事切莫隨逐。若拖條藜杖。嘲風詠月。陶冶性情。有何不可。至於巡門求乞。推來捨去。都是道人日用家風也。

師言。你每初入閻時。乞得一頓飯。便喫一頓。今則你每功行少也。拣好處住。拣好食吃。將來成道。則休不了。却索還債去。

師曰。我初入閻中乞化。到一酒肆。有一醉者。毀罵之間。後被他贈一拳。便手拽住。又打一拳。只得忍受。汝曹曾遭此魔障否。弟子答曰。無。師云。好好遇着勿諱。

師言。粗師道。不得着好衣。不得喫好飯。唱歌打令。只要心頭物。物不着。

師言。我嘗在俗中時。拌肉斟酒。令已戒之十數年矣。若食酒肉。亦做神仙。只是較遲了些。若心不懷道。入嗜酒貪羶。徒羨口腹。罪報難逃。終為下鬼之類也。

師言。祖師引四衆。即丘劉譚馬也。看任子於好德。祖師云。倘聞之。塞破耳。及乎見了。尚握着珍寶。不敢放動。劉師叔亦嘗言之。

師言。嘗在琛裏思閑話。論及新瓜。道衆聞之。明日造瓜包子入琛。食了三枚。罰了三日不得喫飯。

師言。祖師嘗使弟子去寧海。乞化些小錢米。我要使用。弟子道。教別箇弟兄去後如何。弟子有願。不還鄉

裏。祖師怒打到平旦而止。打之無數。吾有退心。謝他丘師兄勸住。迨今不敢相忘。

師言。在鄉時。祖師令弟子入萊州乞化。到數日。意猶遲疑。夜夢師曰。來日長伸着手。做條好漢上街展手。
智覺心傳。是故師曰。回鄉中。初上街。祖師令總一頭小角兒。面上以脂粉搽之。私心云。不怕撞着兒女相識。只怕撞親家。每想到范明叔宅中。欲少歇。見太親先在宅中。自云這回休羞廢。

弟子問許真君上昇傳云。後一千二百年間。當有八百人登仙。如何。師曰。祖師曾言。救萬人涅槃。王子仙又說來。

師言。大抵人多是自誇。俱能已勝。往往不肯恭順於人。

師曰。深藏白雪非為吝。廣積黃芽不屬貪。言畢笑曰。如何好麼。又曰。夢裏鵠成無影劍。法中去了有情心。又曰。瑤池殿下青鸞舞。閬苑宮中白鶴飛。

師還海上。人家皆嚴持齋戒。役依五會。乃祖師所立。師童聞馬師在登郡時。會衆百餘人。白師曰。弟子等各各沐浴靜居。及戒斷葷酒。已七日矣。願隨清會祈福。以消來業。

師曰。善。公等清淨七日。尚言有福。馬風門人箇箇終身清淨。絕嗜欲。斷葷酒。福且多矣。會衆皆禮拜歎曰。清淨之教。實不可思議。自是三州之人。比屋受教。漸及十方。聞風信嚮。大教重興。自師而始。

師問衆門人曰。一月幾箇時辰。門人曰。一日六箇時辰。師曰。晝夜總幾箇時辰。門人曰。晝夜總十二箇時辰。師曰。晝夜十二箇時辰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有頃刻停息否。門人曰。無停息。

師曰。凡學道之人。切須法天之道。斡旋己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清常淨。不起纖毫塵念。則方是修行。日就月將。無有間斷。決做神仙。苟或虧功失行。怎得了達。我觀汝輩。十二時中。不曾有一箇時辰。專心在道。受了十方施主供養。如何還得。一朝眼閉。復入輪迴。何時出期。我今叮嚀。說與汝等。但自澄心遣欲。萬緣不染。神氣冲和。便是道也。依此修行。不得到錯了。若因循怠墮。行持不到。非吾罪也。豈不念汝等七祖。生前造諸惡業。冥中受諸罪苦。望予孫成道。救援得生天。各宜以此為念。發堅固心。抱道而死。比吾所願也。珍重。門人聞是慈音。皆懽然自得。競加勉勵焉。

師謂衆曰。道無形名。是神炁之祖也。元炁降化。神明自生。鍊神合道。乃是修真。其餘名相紛紜。難為憑準。

我今為汝舉其大綱。夫修此之要。不離神炁。神炁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姹。嬰姹是真陰真陽。真陰真陽即是神炁。種種名相皆不可着。止是神炁二字而已。欲要養全神炁。屏盡萬緣。表裏清淨。久久精專。神炁然冲。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是名三丹圓備。九轉功成。骨髓變化。血脉成真。內完外溢。光影明澈。寂然不動。感應無窮。千變萬化。坐在立亡。三萬六千神靈踊躍。遊行天下。三界司迎。八難之中。千凶萬毒不能消亡。至於大劫變化。洪災四衝。神滿太虛。亦無所礙。故天有時而崩。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凡有相者。終刼於壞。惟學道者。到神與道合處。則永劫無壞。兼功及九祖。昇上清矣。

長真譚祖師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為有心。德山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為有心。益緣衆生。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火。師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所以悟人修行。割情棄愛。摧強挫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為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性。貪嫉妒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業障。舊來熟境。蒙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舊愛境界。蒙昧真源。常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姤冲和。修行如了此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罪業可懼。如稍生一念。不為清靜。即是罣碍。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晉真人云。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

太上云。能乞食者是吾弟子。乞中有益。蒙人恩惠。身不自在。曠劫以來。販骨如山。心猿未曾暫歇。業海盡見功也。自覺氣和神定。得自然真常之道也。若執一卷經做修行。然是亦未是。欲要心無碍。千經萬論都要通却。不得執著心。神明都照破也。道為無形無影。往往人多疑。有始有終。若心上無私。常清靜。通徹。便是道人。只清靜兩字都包了。太上云。吾尚自頭白。誰能形完全。身屬萬物之數。怎生憑假。身要長生不死。有形則有壞。無形則無壞。心悟則邪欲不生。心慧則常照不滅。元神自見。然後保命長存。三才無虛混而歸一。誠自然之功也。

又云。修行人如神氣相見。得做神仙。問來曰。如何得神氣相見。衆人各說。異端俱不達理。師言。要明萬法。得出萬物之般。一分塵盡。則明一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如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冲和。修行人十二時中。只要內搜己過。方可得神氣內安。神氣安。則為真切。不見他人非。則為真行。天長地久。入道多年。內養精氣。精氣盛。則神思氣。氣思神。自然神氣相見。如水土和為泥也。如經真火煅煉成器。則不壞矣。如磚瓦曾經火煉。亦可千年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既是出家。須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一日二升之糧。積之何用。一年端布之裝。身外何求。一日之間。一日之仙。道冲而無欲。神定而氣和。為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日月不遠人自遠之。勇猛剛強。不肯而低心而下意。遊歷他方。不如獨坐而守道。淳名浮利。不如逍遙而寂漠。飽食珍羞。不如擣飯而塞肚。羅綺盈箱。不如粗衣而遮體。榮華宴樂。不如超然而守靜。當春登臺。不如安閑而有素。非義得財。不如貧窮而自樂。口能辨論。不如終日以無言。說古談今。不如抱元而守一。多技多能。不如絕學以守拙。常懷舊寃。不如洗心而悔過。道氣縵縵。行之得仙。得意忘言。出入涓涓。太虛妙本。得魚忘筌。半捨意馬。塵定心猿。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也。

又曰。日用者。靜處煉氣。闇處煉神。行住坐卧。皆是道也。晝夜見前須要不昧。若睡了一時。無了一時。日日有功無睡。千日功夫了也。勿謂他人有宿骨也。

又曰。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為不見性。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何為如此。緣有心病也。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說。心生怨謗。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福。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捐人道緣。第三心病。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心。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強起緣。動求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除此五病。低下參訪。必得其真。未能大靜。且守本分。未通大理。常看經教。未能動人。只保守靜。稍得薄緣。莫忘性命。能如此者。進道尅日成聖。不能依此者。決墮酆都。不得人身。披毛帶角。永作六畜。九玄七祖。何日超昇。緣汝敗道故也。夫七真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究龍虎會令。萬端不可。

盡錄。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夫吾道以開通為基。以見性為體。以養命為用。以謙和為德。以虛是為行。以守分為功。久久積成。天光內發。真氣冲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遺愈遠矣。虛披鶴氅。枉玷教門。見高明者。嫉妒百端。見老幼者。欺誑百狀。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機心巧詐。好佞狂圖。不嘗舉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令時情性。已作兇徒。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知道理。轉黑為白。師父開下教門。望箇箇修仙。吾今遍觀門人。多造業。妖言妖語。或作入夢出神。蓋觀修堂記師家名姓。引著一隊業家婆。將著幾箇慾漢子。胡言亂語。說謗他人。合眼熾舌。推心辨道。惑昧會首。假聰明。強知解。只知說是說非。不知罪福。不思辨道。縱頑心而不善。將來陰司業報。看待推誰。莫嫌苦口是直言。此是修行之良藥。欲入吾教。先要修心。心不外遊。自然神定。自然氣和。氣神既和。三田自結。三田既結。芝草自生。要得完備。勤謹而行。陰德伏鬼。陽神伏人。二德既備。道果立成。前輩惺惺李仙。咸陽王仙。龍西李仙。成都王仙。相州趙仙。滕州馬仙。徐州老仙。其姓名甚多。皆是豪傑之徒。自入道之後。低心下意。苦心堅志。奉師如神。敬友如賓。口不出戲言。身不為謠事。守師奉教。二三十年。以致了達脫形仙去。為教門之眼目。豈不偉歟。今之學者。不奉師。不敬友。見賢則起憎妒之心。見愚則有戲狎之意。不學好事。徒生勝心。此等之輩。生為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兩枝角或有或無。一條尾半定萬定。九玄七祖。盡遭墮炭冰池。有寒冷之苦。餽湯有熱惱之憂。劍樹刀山。十生萬死。莫待臨時懊悔也。

邱祖長春真人語錄

師曰。汝等又不端的做修行。更不打些塵勞。如何消得十方欽鑄。若有福出家。左右退不得。若無福出家。宛宛轉轉。須教退了。不能成就。

于清風曰。一意不離方寸如何。師曰。此真空也。難言難說。待爾心上除了一分有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功。除了九十九百九分。只有一分不除。不名清淨。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校勘。自有真師來度。師曰。天真皇人云。煉神煉氣煉形三件都行了。為天宮火官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是也。古人曰。初念住。二息住。三脈住。四滅盡入手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錐也。妙哉妙哉。塵勞見後。若做些小功。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亦不著他。

又曰。悟道之人。如農家之積糞。自一合至萬石。又如世人之積財。自一文至萬貫。如此惜氣不損。則積氣自神矣。

師又曰。性體虛空。方於正念。清風曰。若不到真空。陽神難出。師曰。未到真空。陰神亦出不得。雖處做過乃功行耳。清風曰。靜處做好。師曰。閑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世功夫。

姚真人問漏如何。師曰。若體到真清靜。自然不漏。

劉道堅問修行。內關熟而心涼。滿身發熱如何。師曰。聖賢捉犁過也。後來眼裏見者。耳裏聞者。不得執著。又曰。空中只見人頭落。乃金丹就也。

又問胡城王出家幾年。答曰三年也。爾不識字。休學文。亂了修心。且發三五年苦志。莫言是非。且搜己過。休起無明。休愛華麗。絕盡貪嗔。屏除色欲。瀟瀟灑灑。便是道人。

又曰。神定氣和。乃是見性也。但瑩淨與月無異。若人問有象。以無象答之。若問無象。以有象答之。若有無相參。

又曰。功虧行少。只得歸蓬島。五百年後再來人世積功。天上功行難積。人世功行易積。上士得道超三界外。不居蓬島。

或問曰。修行在志。提挈在聖賢。師答曰。全在志。若無志。聖賢如何提挈。又問。如何是志。師云。勿令念起。乃志也。又曰。初做道人。下七八年苦志不退。雜念不生。莫忘初志。旋添決烈。遇魔不妨。聖賢暗中照顧。不肯壞了修行人。

又問。內外日用。師曰。捨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恩慮。物物心休。乃內日用也。

次日又問。內外日用。師曰。先人後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甚。十二時中。時時覺悟。性上不昧。心定氣和。乃直內日用。修仁蘊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也。

又云。耳裏聞的。眼裏見底。皆不得執著。在意修行。聖賢暗中提挈。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內腎熱。薰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又曰。我等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看也。

又曰。有一等道人。丹田搬運。亦是下等門戶。爾乃教初根小器人。若性到虛無器達靈明。乃是本道。此處好下手。抉要端的工夫。

有人問調息錦綿如何。師曰。但令如龜喘息。乃是道人活計。不可著他。古人云。神水不離身。華也。日日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又舉馬師父在日。有人參住世延年忽空中人言。汝等小器耳。禪家言清靜兩箇字。是兩車糞土。色身元

有限。情欲浩無涯。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丹陽真人曰。即業根深重。業深不盡。道豈可冀耶。又有房中採戰之術。耗亂精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錄。跡墮酆都也。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胡為。死作令人泣。世人恣情貪慾者。身雖未死。而神已泣矣。

中牟白鎮有趙三公人問養生之道。

師答曰。生爾處。即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是修仁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為內功。亦假外生。仙道貴實。人道貴華。仙道人情直相返爾。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潔淨。終身永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內固精神。內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天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福慧相須。慧為燈火。福為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生。故達士寧捐其身。不捐其福。世之人雖天資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元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為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之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古以天上聖賢善行之未廣。則種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為民。再世為臣。三世為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爾。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為王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官族。李原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為吳山縣土地。又辟州平陸縣。李得和。與衆結靈寶會。祭祀亡魂有善功。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賁天書開示曰。授中條山_{中條山名}土地。李公曰。一生好道不得下山。而止授此職耶。仙童曰。三載職滿。別陞福地仙官爾。隴州汧陽縣張三郎死而復生。為吳山縣_{吳山縣名}翟家男。稍能言。即說張家事。張即求之。暫還。既見家中老幼。辨之莫差。張埋錢一窖。曾無知者。直指其處。又言某宿世曾為一雀。觸網而死。再世為犬。嘔麪為一婦人。刀斫而死。三世為羊。長子宰之祭神。四世為翟家子。翟貧張富。翟嘗借九兩錢於張氏。既還而未勾其曆。張使

還。由此償宿債。又磁州道者李道明。曾寄沂水縣諸吳村菴舍家。當出家之始落魄不羈。沉湎杯酒。忽夜夢入追往官府。庭立數具鐵枷。有孔無縫。前一人跪。鞠使叱。更枷之。左右乃搔首長細僅入枷孔。復以手按圓大枷不可脫。李拜跪哀訴無罪。鞠使言。汝既修行。尚爾縱欲耽飲乎。遂釋之。出門即化為鶯。飛翔于海。顧盼哀戚曰。胡為化此類耶。天長海闊。力因而下墮於水上。颯然驚悟。汗流徧體。然則人之為異類。異類之為人。或神有此明而物乃目擊之事也。經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為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尚千萬人中。無一二皈依向慕者。況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丘祖長春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并語錄

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精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為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刹那悟道。須憑長劫煉磨。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宿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為虛勞虛誕。即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卧住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陰功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雖未足。須日夜經營。儉用勤求。積聚財物。或三千五十。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功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宿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忘。聖賢不能度脫。若不退忘。今一來世。累世提挈。直至了達耳。我無宿根。難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真。皆是宿緣。則十年五載之間。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耳。祖師云。無為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為至言。學者其審之。

門人論志煥編次

時師在盤山普說云。大凡初機學道之人。若便向言不得處理會。無着落沒依倚。必生疑惑。為心上沒工夫。使信不及。信不及。必不能行。行不得。則胡學亂學。久而退怠。今且說與汝等。眼前見得底。耳裏聽得底。信得及處。行去從粗入妙。亦不誤法。雖是聲色。便是道之用也。如何使信得及處。汝豈不見許大虛空。及天地日月山水風雲。此不是眼前分明見得底。便是修行底勝樣。便是入道底門戶也。且如雲之出山。無心往來。飄飄自在。境上物上挂他不住。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風之鼓動吹噓萬物。忽來忽去。略無凝滯。不留影跡。草木叢林。礙他不住。劃然過去。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大山巍巍哉哉。穩穩當當。不搖不動。一切物來觸他不得。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水之為物。性柔就下。利益羣品。不與物競。隨方就圓。本性澄湛。至於積成江海。容納百川。不分彼此。魚鱉蝦蟹。盡數包容。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日月。容光必照。公而無私。明白四達。晝夜不寐。晃朗無邊。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天之在上。其體常清。清而能容。無所不覆。於彼萬有。利而不害。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大地之窟。寂然不動。負荷萬物。無黨無偏。道人之心。亦當如此。又如虛空廣大。無有邊際。無所不容。無所不包。有識無情。天蓋地載。包而不辨。非動非靜。不有不無。不即萬事。不離萬事。有天之清。有地之靜。有日月之明。有萬物之變化。虛空一如也。道人之心。亦當如此。道同天地。其用若此。體在其中。工夫到日。自然會得。動用合道。自有主者。若更覓言思路絕處。則失之矣。既入玄門。各宜勉之。

或問曰。初心學人修鍊心地。如何入門。答云。把從來恩愛眷戀。圖謀較計。前思後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力兩段去。又把所着底酒色財氣。是非人我。嫌嫌愛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罷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

內無所染。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照顧。慎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衣裹相助。塵垢盡淨。一物不留。他時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箇無上道人也。

或問曰。修行人多說除情去欲。此已上更有理麼。答云。除了情。到無情。除了欲。得無欲。無情無欲底。則法道這箇是甚麼。

或問曰。修行人役役要不昧。如何得不昧。答云。初心未鍊出人。不知不會。收縱遇境。遇物一向着將去。顛預模糊。只待困了方休。不明自己便是昧了也。便與托生底一般。不知不覺。透在別箇殼子內。只待報盡方回。此為昧了故也。若專用知。專用覺。又被知覺昧了。修行人若於二六時中。檢點自己。不被一切點污。境上物上。輕快過去。便是不昧也。

或問曰。自來修行之人。必先立志。如何立志。答云。每在動處靜處。一切境界裏。行住坐卧。念念在道。逢魔不變。遇害不遷。安穩處亦如此。巇嶮處亦如此。捨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生死不懼。便是箇有志底人。故經云。強行者有志。

或問曰。學人如何是覺性。答曰。指東畫西。這般虛頭且休。不如下些實工夫去。謂如心上有底。情欲煩惱。人我無明等。喻似面前有一眼大琉璃滑井。若線毫不照顧。便墮在裏。許萬劫不得出。若先見人識破。方便下脚。急須退步。只是箇急退步。照顧底便是汝覺性也。若分明墮在人我界裏。猶自指空畫空。說向上事。如何干甚覺性事。

或問曰。學人本為生死大事。求之不明。以至狂蕩。其意如何。答曰。一念無生。即無死也。不能如此者。蓋心上有情。性上有塵。情塵般弄。生死不停。欲求解脫。隨遇即遣。遣之又遣。以致絲毫不存。本源清淨。不逐聲。不逐色。隨處自在。虛靜瀟灑。天長地久。自明真宰。蓋心正則事事正。心邪則事事邪。內即有主。則人愛底。

不愛。人嫌底不嫌。從來舊習般般列轉。六識既空。真體常靜。更有何生死可懼。若到如此田地。卻有一句沒收沒拾。藏伏不住。似着邪。看祟底一般。向外馳驛。狂狂蕩蕩。便是神氣散亂。作主不得。便認作真。惟真樂。卻不知無惟之惟。乃真惟也。無樂之樂。乃真樂也。無知之知。乃真知也。今為識神所般。那氣入心。一向狂蕩。無藥可療也。寧古人行歌立舞。殊不知當時亦是解粘釋縛。別有得處。以此自樂。豈肯縱心顛蹶。以誑惑世人哉。

或問曰。開眼有塵境。合眼有夢境。眾中有逆順境。如何得安穩去。答曰。修行人修心為本。逢著逆境。憚喜過去。遇著順境。無心過去。一切塵境。干己甚事。凡在衆中。雖三歲小童。不敢逆著。不敢觸犯著。常時饒著。一切人逆著自己。觸犯自己。常時忍著。忍過饒過。自有功課。一切人皆敬者。一切難處。自承當者。久久應遇。心境純熟。在處安穩。一切境界裏。平常過去。更無動心處。向諸境萬緣裏。心得安穩。更不沾一塵。淨灑灑地。永夜不昧。便合聖賢心也。

或問曰。識得一萬事畢。又有云。抱元守一。則一者是甚麼。師云。乃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既知有此。即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使生二。二使生三。三生萬物。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元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這箇一也無處。卻明出自己本分來。卻不無也。故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照了。

或問曰。出家人有學古人公案者。有學經書者。有云古教中照心是否。師云。修行人本錦自心。從凡入聖。出家以來。卻不肯以心為事。只向他古人言句裏搜尋。紙上文字裏作活計。尋行覈墨。葛藤自繩。賣盡工夫。濟甚麼事。及至閑老來喚一句也。使不着一字也。使不得。卻不如百事不知。懵懂過日的。卻有些似。如今看恁尋趁工夫。向自己本分事上尋趁。則不到得虛度时光。問如何是自己本分事。只這主張形骸。

底一點靈明。從道裏稟受得來。自古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自激理得明白。便是超凡入聖底憑據。若信得及。便截日下功理會去。自家亦有如此公案。便教他別人珍寶作甚麼。快使自受用去。管取今已後不被他人瞞也。

或問曰。如何是真常之道。答云。真常且置一邊。汝向二六時中理會自己心地。看念慮未生時。是箇甚麼。念慮既生時。看是邪是正。邪念則慢泯滅者。正念則當用者。如何是邪念。凡無事時。一切預先思慮。皆是邪妄。如何是正念。目前有事。合接物利生。敬上安衆。種種善心。不為己事。皆是正念也。其靜則體安。其動則用正。不縱不拘。無晝無夜。絲毫不昧。常應常靜。平平穩穩。便是真常之道也。

師有云。修行之人。為此頑心。自從無始以來。輪迴販骨如山之積。萬生萬死。以至今日。方省前非。欲求解脫。是以晝不敢食。夜不敢眠。鍊此頑心。要般般與俗顛倒。方可中用。不鍊心的人。不睡也。如此做造。心念如毛。及至觸着。便發烟火。至如百年不絕。濟甚麼事。頑心不盡。依舊輪迴。欲要換過此心。不論晝夜。時時刻刻。動裏靜裏。把這一片頑心。裂散粉碎去。方可受用。元本真靈。與天地相似。然後靜也是道。動也是道。開口也是道。合口也是道。更待別求甚麼。便是個脫灑底道人也。

師有云。修行之人。但見人用事。好處自己做效去。不可見他人過。卻失了自己也。不得遞相是非。但存是非。自心不正。久進不得。正能掩邪。邪常掩正。凡存我相。常掩人者。此等人不明自己。乃是外道邪宗也。若有正知正見。必於自己心上體究。偏邪。搜求過失。若管他非。非正人也。

或問曰。視聽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答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也。性之體。則非動非靜。非語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離動靜語默。若認動靜語默。便是認奴作主。主能使奴。奴豈是主哉。一切擡手動足。言語視聽。千狀萬態。及良久不動。皆是奴僕。非主人也。主人

堂上終不得明示於外。然得其用。使者則自承當作王矣。

或問曰。某於山中獨行獨坐。親見山神報未來事。是真麼。答云。常人之心。依着萬塵。蒙昧不明。初機出家。磨鍊塵心。偶然得靜。乍見靜境。便生別箇景象。神頭鬼面。認是心地。乃自歡喜。歌舞不休。或有自見知未。未事者。或空中聞人預報前事。及有應驗者。或有親見過去師真神人來到目前。付囑心地事者。若有心承認。便是着邪。吾不除去。養成心病。無法可療。豈不聞古人云。見聞覺知亦是病患。況是眼見耳聞心思裏。皆屬聲色境界。豈不聞經云。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言之不可及。思之不可至也。今已聲色上認為真。便是落邪道也。昔有道人靜坐中。或覺口中有酒味。又夢見人送酒。明日果有人送酒來。此是心空神應。不為奇特。認之則著邪也。又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復回。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為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只爭些子分明。若認為功。便是着邪也。俚語云。萬般祥瑞不如無。平等安穩卻合道也。

師嘗云。修行之人。如大匠斷木。先正心墨。然後於偏邪分外處。漸如斤斧。就正成材。隨宜使用。不得動着心墨。若失了心墨。則無所取法矣。偏邪削盡。心墨端然。自與他相應。可以成就一切器用也。

師有云。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正正當當。每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神端的處。明白不昧。與虛空打作一團。如此纔是道人底心也。積日累功。自有靈驗。所以見種種作為。不如休歇。體究自己去。若一向物上用心。因循過日。卻與俗心無異也。

師因衆議住持院門。乃云。修行人住院。須量氣力運動簡省。輕快過日。不可與世俗一般。爭名爭利。卻失了當初本心。卻忘了性命大事因緣。此是正理也。若能於此鍊磨心地。不肯處肯去。苦處當去。得心安穩。不動。接待十方。自利利他。安心積行。功行兩全矣。若不鍊心。認物為我。則一向懶貪。習性窄隘。罪過尋俗。

誤卻前程矣。

師因勸衆住叢林。乃云。丹陽真人有詞云。學道住叢林。校淺量深。擇其善者作知音。如是未能明至理。挈領提衿。凡在叢林。遞相指教。提綱張領。共修無上心地。大法門非小可事。有等無見趣底。不尋知友。不住叢林。又不論心地。南去北來。千山萬水。空費草鞋。只尋便宜自在處。觸着磕着。又早走也。及要快着自己尋好住處。兼覓因緣。不知甚磨是自己緊切處。不知怎生過日。只圖自在。便是了也。殊不知前面有底生死決定到來。看汝着甚支吾。豈可因循過日。虛度時光。當本出家。固簡甚底。惺惺君子。細細思之。師因作務人有動心者。乃云。修行人外緣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虛空。事來無礙。則虛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虛空。如天地間萬象萬物。皆自動作。俱無障礙。若心存我。相事來必對。便有觸撥。急過不得。撞着磕着。便動自心。自心既動。平穩不得。難作苦終日。勞而無功也。居大眾中。沒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常搜己過。莫管他非。乃是功行。事臨頭上。便要承當。諸境萬塵。不逐他去。自心明了。一切莫辨。如此過日。初心不退。自獲功也。

師云。修行人有一分功夫。便生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生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勝心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滅也。卻要重添決烈。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卻勝人底心。心同太虛。則無我。也。無我。則與道相應矣。

師云。修行之人。塵心頓歇。俗慮消亡。孤然顯出自己元本真宗。便是從來先天的主人。自承當得。逍遙自在。種種法界。一時透徹。若到此地。才要韜光晦迹。保護涵養。多則功多。若舉意顯揚。則不覺暗損光明矣。師云。修行之人。性有利鈍。性鈍者。不可堅執。宜住叢林。低下存心。與達理明心底人結緣。緣熟自然引領入道。漸次開悟。若自性鈍滯。又無見趣。每日常與同類相從。交結塵俗。塵境緣熟。久必退道。或遭魔境。作

地獄見無人救援一向沉墮深可痛哉。

師云。無為者天道也。有為者人道也。無為同天。有為同人。如人擔物。兩頭俱在。則停穩。脫郤一頭。即偏也。若兩頭俱脫去。和擔子也。無郤到本來處。

師嘗示衆云。人生於世。所為所作。無不報應。謂如體道者得道。作福者得福。作孽者得孽。愛人者人愛。惡人者人惡。敬人者人敬。慢人者人慢。低下者人下之。信實者人信之。利人者人利之。害人者人害之。自高者人仰之。欲先則人爭之。自強則人敵之。故云。種蘭得香。種栗得糧。皆報應之理也。若存利心。矯詐為之。以取人心。則失真矣。

師示衆云。修行之人。鄉中便了道也。休住酒肉食了飛昇也。休用眷屬便是神仙也。休戀衆人愛底。休愛人都非的莫非。自己渾是莫認。睡裏得道也。休睡不是好伴。休合無益之言。休說遇事成時。休喜遇事壞時。休憂勝如己者學之不如己者教之。人虧己者福也。己虧人者禍也。言過行者虛也。行勝言者實也。有欲情者人事也。無塵心者仙道也。肯低下者高也。肯貧窮者富也。返常合道順理合人正道宜行邪門莫入。通道明德體用圓成。是謂全真也。

師云。凡住叢林。雲集方來。豈得人人一等。箇箇同條。喻如大山草木畢備。有不材者。有成材者。有特立者。有依附者。也有靈苗瑞草。也有荒榛荆棘。種種不同。隨性任運。自有次第。山體巍然。元無揀擇。一一含攝。流水積石。茂林豐草。獸走禽鳴。盡是神通妙用。彼各相資。如蓬在麻。不扶自直。天長地久。各得成就。若欲截長續短。變青作黃。豈謂各不得安。抑亦失其本性也。

師云。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業識不能無為者。蓋為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為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得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嘗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一日。自有透得。

處。勝如兩頭空擔。不能無為。不能有為。因循度日。無功無行。穩處着腳。計處着口。閑管世事。閑處出頭。恣縱身心。不懼神明。打算有日。豈不聞長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又無心地。功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之。是何人也。

師云。因緣有數。非由人力。必順自然。安以待命。內功外行。全在自心。自能着力。自己有功。行與不行。各各自得。教門不開。須當隱伏。必與天通。教門既開。外功亦應。合天應人。功不厭多。行不厭廣。但在此心堅固。乃可成就耳。

師云。道無不在。頭頭皆是。色色俱真。惟在自己臨時驅用。更別有甚麼。爭奈人心塵緣障重。不解根源。摘葉尋枝。隨波逐浪。回機者少。縱有鑽研。不求真實。姍姍做造。見神見鬼。頭上安頭。顛回到家。不自知覺。幻身有限。光景難留。一息不來。若之何也。

師云。凡日用者。心無雜念。意不外遊。放而不逸。制而不拘。明心識法。去智離空。十二時中。念念現前。若滯現前。亦非其理。若離現前。無有是處。會動靜知去來。與般放下。無罣無礙。便是箇逍遙自在底人也。但說皆非。自當消息。

師云。修行人本宗上無虧。行業上用意。物境上速過去。人事裏不住着私。邪念不起。纖毫不立。微塵不染。晃朗虛明。不着空。不着有。不執法相。不執我見。兼舉人之光明。久久相資。融通表裏。便是聖賢地位。更有甚可疑也。

師云。道人日用。體天法地。常清常靜。明而不昧。濟物利生。雖混於萬塵諸境之間。真源湛寂。無有間斷。自由得出離生死。結縛此是一段大事因緣。奈何不悟之人。中無主宰。欲情攻於內。根塵謁於外。不得自由。四生從此輪迴六道。因茲而走作。換卻頭皮。難同今日也。

師云。修行之人。當本出家。為此性命事大。歲久不覺為物所移。卻學口頭伎倆。百種所能。只是為奴作婢之事。何以知之。但凡伎藝。必欲人前呈似。此不是為人所役也。豈是清淨無為王人之事。所以道智者。不為智者所用。而愚者用之。巧者不為巧者所使。而拙者使之。謂如辯者說之。默者聽之。仔細詳之。孰忙孰閑。凡欲修行。心地明白。而守愚拙。則天下之智巧皆為之使用矣。

師云。自來學道之人。只許苦己利他。暗積功行。若復縱心非理行事。不惟有辱教門。抑亦自招殃咎。為身。為口。不清不儉。與俗無異。如此受用十方汗血之物。未是便宜。樂中受了。苦裏還他。生死到頭。更無支吾。既居門下。何不鍊心。

或問曰。學道之人。甘受貧寒。其理安在。答云。若但認貧苦饑寒為是。則街頭貧子艱難之人。盡是神仙也。蓋修行人。以道德為心。以清淨為念。削除詐偽貪求妄作。一時造盡。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嘗用心。故有云。遮皮蓋內衣。更選甚好弱。填腸塞肚飯。更擇甚精粗。唯殺生死。鍊心為事。故不念形骸之苦也。

或問曰。未來罪福。還有也無。答云。且莫論。據見在言之。汝發一善心。欲於聖師前焚香設拜。以手拈香。其心發願云。願家眷平安。增福添壽。此不是作善底心。便望得福。雖得福亦不知。蓋修善者。明修而暗報。故未嘗有知者。若汝發一惡念。持刀殺人。才舉此心。便承當償命。此必不可於分明至公處作得。伺其暗昧。不測中造下。不久敗露。便與償命。此不是望罪得罪。此罪明知。蓋作惡者。暗作而明報。此則現在人為必然。分明之事。況天伺察人所不知者。何方逃之。不可不戒。

或問曰。天堂地獄。從來有說。還真實否。答云。天堂者。陽界王。善主福。地獄者。陰界王。惡主禍。古人立教。天堂地獄。出自人心。心行所為。冥然相應。謂如常清常靜。利益一切。諸善奉行。明白不昧。便屬陽界。種種諸惡。坑陷不平。旁生邪道。便屬無明黑暗。逐旋增長。津穢塵垢。皆屬黑簿人神不容。心君懊惱。衆苦交煎。無

人救援。便是地獄。古人云。心清意靜天堂之路。心荒意亂地獄之門。喻如有一山路。聞人傳說。有殺人賊。還截行路。往往害人。若心信從。退步不行。後必無害。若心不信。酩酊前行。及至山中。無事則已。若實有賊。即落姦使晦之何及。地獄之說亦如此義。大抵為惡不如作善。善雖無報。有何罪過。惡道強行。凶禍及矣。目前明白。尚無改悔。何況幽冥豈得預知。

或問曰。昔聞丹陽師父以悟死而了道迹。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為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境物。紛華周匝。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以此鍊心。故見功疾。死中得活。不生不死。學道初機。救護生死。當作是念。人生頃刻。一息不來。便是死地。緊切用心。勤修精進。遺盡凡心。自利利他。遞相救援。不可因循也。

或問曰。心無染着。放曠任緣。合道也未。答云。起心無着。便是有着。有心無染。亦着無染。才欲靜定。已墮意根。纏住依他。亦成邪見。無染無着等是醫藥。無病藥除。病去藥存。終成藥病。言思路絕。方始到家。罷問程途矣。

師云。道無言記。惟指善惡。善則成就無上出世因緣。有天堂無地獄。惡則墮落無邊苦趣。有地獄無天堂。分此二途。蓋因迷悟。悟則剎那成聖。迷則永劫沉淪。幸得人身。甯不思之。

師云。凡聖同途。只因明昧。明之則為聖。昧之則為凡。凡人之心。不肯剝情去執。棄妄除邪。逐境遷流。隨情宛轉。取一時之樂。猜萬劫之殃。不省不思。莫悟莫覺者也。

師云。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若四宗不通。如人無目。不分道路。舉足差訛。若教化不明。如人有目。而坐黑暗中。則有偏執我見。須要俱通。方得圓應。若俱不通。如大暗中坐。而又無目。何時得出也。

或問曰。道家常論金丹如何即是。答云。本來真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鍊。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故名丹。體若虛空。表裏瑩徹。一毫不掛。一塵不染。輝輝晃晃。照應無方。故師祖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為爐鍊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滾出赴仙壇。世之人有言金丹以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欲。此地獄之見乃淫邪之所為。見乘人道。入旁生之趣矣。

師云。學道之人。於萬事不干處。諸塵不染處。與天地相通處。向這裏體究。微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大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或問曰。已往者不追。未來者不預。現在當如何。答云。滅動不滅照。更要會得這箇滅動底是誰。得且懼柄在手。滅也由汝。不滅也由汝。

或問曰。如何是禍福。答云。積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水成海。積善成福。積惡成禍。禍福之源。本自一心積之。方成。可不慎之。

或問曰。如何是善惡。答云。一切好心皆為善。一切不平心皆為惡。人不知之。善為大善。人不知之。惡為大惡。善惡都不思處。別有向上事在。

或問曰。道人亦有病。常人亦有病。如何是別處。答云。昔者丹陽師有疾。醫者不能診其脈。壺邱子端坐。而相者不能得其真。何也。心不在物。則造化不能移。性不離宗。則鬼神莫能測。況醫卜之凡乎。此與常人之異也。

或問曰。動靜境中。如何即是。答云。自心清靜。雖有獵人閑市。冗雜之間。不干己事。從他擾擾。邵同靜室中。百無所有。若在園堵靜室。無人鄉裏。一似十字街頭。對聖對真。不敢起絲毫妄念。如此。則在動境裏。也不礙。靜境內也不礙。更有甚分外惑人之事。或問曰。既言和光同塵。卻道不着事如何。答云。天是天地。是地。

山是山水是水。物是物。我是我。雖與混同。如何相着得。或問曰。萬形萬狀。各各不同。怎生一體同觀得。答云。天是道。地是道。萬物皆是道。彼亦是道。此亦是道。形象雖殊。道無不在。如何不同得。

或問曰。人皆取樂。道人就苦。何也。答云。世之人不知真樂。以心肯處為樂。被欲心引在苦處。便認苦為樂。每日用心計度。專求世樂。不得則憂苦。膠擾心靈。永無自在。是謂大苦。學道之人。不求其樂。心存於道。遇苦不苦。無苦則常樂。心得自在。凡有樂則有苦。無樂則無苦。心無苦樂。所謂真樂也。

或問曰。如何得出罪福因果。答云。罪福因果。屬陰陽之殼。若汝出得陰陽之殼。則自然無罪福因果也。如何是陰陽殼。但凡心上起一毫頭許私邪利益惡心。便屬陰殼。有一毫許善念。便屬陽殼。在陰則有惡報。在陽則善報。若曾鍊心體如虛空。亦無善。亦無惡。無絲毫掛礙處作主。得則福。福着他不得。因果脫他不着。便是箇出陰陽殼底人也。在家之人。未曾有一善念在心。十二時中。只是圖財利。汝死我活。坑人陷人。一片無明黑暗業心。只墮在陰陽殼內。陽道上也去不得。怎生出得陰陽殼。便待要無罪福無因果。不亦難乎。汝自造下。怎生避得。所以低頭合眼。教他閑老理會去也。

或問曰。未來托生之事。端的如何。答云。人生一世。隨情自造成箇來世底模子。作善底造下箇善模子。作惡底造下箇惡模子。以至盡此報身。一性離卻這箇殼子。如故鐵鎔成金汁。被造物者傾在自造底模子內。或為人。或為畜生。自作自受去也。造物者。豈有心教汝為旁生。豈有心教汝為六道。是汝一身自造底殼子。落在其中。逃避不得。先有此性。便作此物。謂如狼毒者為蛇。懼客者為犬。淫殺者為豕。貪暴者為狼。大概皆此類。天地之間。萬形萬狀。不可窮盡。皆自作自受。故古人云。同於金石。化為金石。同於水火。化為水火。其信也。須刻間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曷不思之。

或問曰。天下立教各說異端。自是非他邪正。未知誰是。答云。此有兩端。有修鍊者。有應世者。有修鍊此心

如天地一般清靜。日月一般明白。四時一般運化。能應其事。法歸其根。更莫問向上如何。此便是正道之作用也。惟修鍊者能之。若口頭念誦得。如法身上裝束得。作相一箇箇堪看。使人人見喜。此是教門中應世底枝梢花葉。千甚修鍊事。千甚正道事。此是權時使用。況兼心上爭人爭我。爭財爭利。與俗人一般。怎生道得。我是正教也。明目者識之。

或問曰。修行之人如何得清靜。答曰。心不逐物謂之安心。心不愛物謂之虛心。心安而虛。便是清靜。便是道也。

或問曰。性命之事如何護持。答曰。若在萬塵境界內來去滾纏。雖相應和。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事不礙心。心不礙事。如護眼睛。但有纖塵。合眼不受。如此保護。久久見功。但心有受。即被他物引將去也。便作主不得。

或問曰。某念念相續。掃除不盡。如何即是。答曰。朝日掃心地。掃着越不靜。欲要心地靜。撇下苔帚柄。其人拜謝。

師到南宮於長真觀夜坐對衆說。初心出家。未能獨立。須仗叢林。或結道伴。遞相扶持。不至偏頗。然有三等。有雲朋霞友。有良朋知友。有狂朋怪友。凡有志節。鍊心地。究罪福。絕塵情。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與為友。此等謂之雲朋霞友。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住故也。又有習學經教。舉書吟咏。高談闊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以其雖不鍊心。亦不能作惡故也。又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着經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着一毛。便起爭鬭。誇強逞俊。恃力恃勝。欺壓良善。相率成黨。此等之人。謂之狂朋怪友。此三等人。聰明達士。各尋長便。惟狂朋怪友。乃地獄種子。切勿入此類中。慎之慎之。

師因作務者。善說云。昔東堂下有張仙者。為木匠。不曾逆人。謙卑柔順。未嘗怒形於色。眾皆許可。而常讚

歟。遂聞於真人。真人曰。未也。試過則可。喻如黃金。未曾鍊過。不見真偽。一日令造坐榻。其人應聲而作。工未畢。又令作門窗。亦姑隨之。已有慢意。工未及半。又令作匣子數箇。其人便不肯。遂於真人前辨證。欲了却一事。更作一事。真人乃云。前因眾人計較能應人不逆。未曾動心。今日却試脫也。修行之人。至如鍊心應事。內先有主。自在安和。外應於事。百發百中。何者為先。何者為後。從繫處應。粉骨碎心。惟心莫動。至如先作這一件。又如何先作那一件。又如何俱是。假物有甚定體。心要死。纔要活。只據目前繫處應將去。平平穩穩。不動不昧。此所謂常應常靜也。

或問曰。有人云業通三世果有否。答云。豈不聞古人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昔有人背負難自致死。再出頭來亦要償他。何以如此為宿業耶。前代章宗朝有一駒馬。除彰德府太尹。其性酷虐。但心不喜。無故捶撻奴僕。一日坐尻上。或生痒痛。搔之則去皮。漸次血肉分裂。如新拷掠者。痛不可加。以致命終。以是知膿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辯證。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況復天意好還。乃至人間恩怨相傷。無非冤債。近聞長春真人初住北平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龍千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真人。真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既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真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業正合填還。後三年果得簪裳出家。却來詣長春宮參見真人。以從來奉善却得此報。門眾方信拜謝而已。

師因一道人有病。普說云。修行之人。飲食有節。動靜有常。心神安泰。別無妄作。偶然病。便是天命。豈不受。亦是自己運數之行。或因宿緣有此病魔。先要識破。這箇四大。一一是假。病則教他病。死則教他死。心

意甯耐。從他變化。心不在病。重病即輕。輕病自愈。自性安和。濁惡氣散。亦是還了病債。亦是衝過一重關節。若不解此心必不安。但有病患即心狂亂。聲喚不止。叫疼叫痛。怨天恨地。又忍人不扶持。恨人不求醫。嗔人不合藥。責人不問候。一向專起無明黑暗業心見底無有是處。不知自己自死已有定數。假饒憚惶還免得麼。分外心亂不自安穩。又不知心是身之主。主人不寧。遍身皆亂。豈不聞古人云。心荒意亂地獄門。分外招愆。如此處心。輕病即重。重病即死。為濁亂其性故也。若事事不節。過分成病。是病因自作。自作自受。更怨他誰。心地下功者。必不如此。請各思之。

師曰。長春真人在蟠溪時。常有虎豹夤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遮護。畢竟生死回避得麼。却使你去兀兀騰騰。任生任死。怖心自無。以致生死境中巍然不動。種種結縛一時解脫。此是難行處行也。

或問曰。如何是功行。答云。合口為功。開口為行。如何合口為功。默而得之。無思無慮。誠口忘言。不求人知。韜光晦跡。此是合口為功也。如何開口為行。施諸方便。教人行持。利益羣生。指引正道。是開口為行也。或問曰。某下三年死功夫。可以脫得輪迴麼。答云。修行之人。當立決定志。時時刻刻。精進煉心。不預未來。豈敢內存勝心。便要超脫。昔有道人初出家。乃大言某觀輪迴小可。着些功夫。便是免了。有志乍功。不測萬疾纏身。數年不愈。漸消其志。此豈可以勝心為哉。師因眾議。不動心。乃云。昔山東有道人於師父處。自言煉盡無明火也。師云。無明火盡則心不動。便是好人。他日師密遣人試之。日暮造門。庵門已閉。其人厲聲以杖大擊其門。先生內應聲已不順。勉強開門。來人形狀暴躁。先生見之顏色已動。又至堂上。其人不解履。便跳上座。殊無禮貌。先生大怒。深責其人。其人拱手笑云。某非敢如此。師令某來校勘先生。不動底心來。今未及試已見矣。不須再勘。其人大慙無言可對。大抵修行人。雖有工夫。豈敢自矜。不覺時使勘脫。

其時實到及心槁形。則却無自誇之念。既自矜誇便脫矣。便直饒到得不動處。向。上更有事在。
師因人論居園守靜事。乃云昔有道人坐園有年。一日眾人請出隨意行止。舊友見而問之曰。師兄向靜
處得來底於閑處可用。未知師兄得道端的不動處也。未其人傲然良久不言。友人進云。某有試金石在。
可辨真偽。師兄試說。汝數年靜處得來底心看如何也。其人云靜處有甚麼可說。有曰似恁麼。則披毛戴
角還他口債去也。其人忽然大怒。以至出罵。友人笑曰。此汝園中得底也。果試出矣。其人遂怒。終身絕交。
此人不曾於境上錄心。雖靜坐百年終無是處。但似繫馬而止者。解其繩則奔馳如舊矣。

或問曰。守園之人其功如何。答云。昔長春真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園者。其眾修齋次。有人覆真人言。園中先生欲與真人語。真人令齋畢相見去。不意間真人因出外尋及園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園中先生以為常人。怒而應之。真人便呵。齋畢眾人復請以相見。真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尚在。未可
與語。遂去之。

師云。昔東堂下遇雨。知事人普請不擇老幼搬坯。眾皆兢應。唯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眾圓坐。有人言
於長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壞直幾何。一人煉心端的到休歇處。如寶珠無價。且量各人心地用事去。
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為貴也。

師云。昔長春真人堂下有當厨者。眾皆請其柔和低下。未嘗動心。真人知之。密令人試。早晨於廚中所用
雜物移之他處。其人造粥。清米及釜。急求之。杓不得。以至溢出。乃大動心。真人見之。教云。直饒溢盡是外
物。何消動心。其人方省禮謝。

或有匠人問云。某修大殿不徵工價。如此誠心合有何果。答云。不如清淨人默坐一時。長溢有為之福有
壞。無為之福無壞。

師云。修行之人。大忌說人長短是非。及人間興廢。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論。心不可思。但說是狀。便昧了自己。若專鍊心。常搜己過。那得工夫管他家屋底事。但凡為人。須有好處。宜相倣。勸他人。惡意自當迴避。關心漸到休歇也。

師云。古人學道。心若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參問。倘若針芥相投。心地明白。更無疑慮。然後或居圓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立宮觀。安心守道。更無變壞。此修真之士上也。有等出家性又不明。更懶參問。心高好勝。自執己是。詐裝高道。虧功失行。兩下落空。駁人供養。不忍己德。如何銷受。如此之人。住園也不是。乞食也不是。生死到來都不可用。蓋不肯於猿帝上下工夫也。直至百年無有是處。

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聖像。坐於堂中。雖然日無人亦如此。繡蓋簇擁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比木像通靈通神。聖活潑濤地。明道明德。一切事上。物上。却不住着也。

師云。往昔在山東住持。終日杜門不接人事。十有餘年。以靜為心。全無功行。向没人處獨坐。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成壞。便是空過時光。若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故長春真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蓋與天地之道相合也。

師云。修行之人。行藏盡分。取捨隨宜。低下為心中正為。則審動靜之源。節視聽之用。萬緣齊斷。一志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也。

師云。學道之人。不厭參問。如人行路。勤問則不迷。人間小伎。無師則不得。況茲大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初機不遇。憑何了幹。苦中之大。莫過生死。不親至人。如何免得。故云。古人學道。非草草。侍奉真師。直到老。若不知下手去處。又不親近達人。雖有志行持。千差萬錯。

清和真人尹志平北遊語錄

癸巳秋七月北京華陽觀眾集夜坐

師曰。自今秋涼夜漸長。不可早寢。莫待拾時。即來會話。不必句句談玄。是道。至於古人成敗。世之善惡之事。道無不存。凡稱人善。已慕之。稱人之不善。已惡之。慕善惡惡之念。既存於心。必自有心去取者。行之有
力。則至於全善之地。言之有益。兼聽者足以戒。亦有所益。若存心悠悠。不擇人之善否。凡己之所行。亦必
不擇。因循苟且。流入惡境。終不自省。談成敗善惡。雖未盡學者之道。猶有所益。不賢於飽食。終日縱心者。
哉。況修行之害。三欲為重。食睡色不節食。即多睡。睡為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先能制此三欲。誠入道
之門。人莫不知。然有能制之者。蓋制之者志也。敗之者氣也。志所以帥氣。此志卑而氣盛。不能勝也。必欲
制。先戒晝睡。日就月將。無求速效。自然昏濁之氣不生。漸得省力。吾在山東時。亦嘗如此。稍覺昏倦。即覓
動作。日復一日。至二十四五日。遂如自然。心地清爽。眾等當行之。凡學道雖辛。未能到通天徹地處。先作
箇謹慎君子。亦不虧已。然大聖大賢皆自此出。他人只知縱心為樂。殊不知制得心。有無窮真樂。
師曰。今日安居飽食。進修德業。豈可不知其所向耶。皆祖師天資超卓。所積福大。了悟大道。成己而後成
人。陶鑄以次諸師真遞相訓化。明徹心地。窮究罪福。了達者甚多。千魔萬苦。所積功行彌大。以致教門弘
揚。如比。長春師父嘗言。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師父謙讓言之未盡。上自黃帝老子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盛。天運使然也。緣世道漸薄。天生聖賢。相為扶持。上古以道化。其後以仁義治。又其後
風俗浸衰。佛教流入中國。以天堂地獄勸率之。至于今日。復生祖師。闡化以來。方七十年。成就如許師真。
設大方便。以濟生民。然佛氏二十餘代後。所積功行深大。其教流至中國。益世盡多。後人不能遵繼。致此
凋敝。都為人久享其福。則業從而生。大眾不可不深知。亦不可不深戒。近見吾徒。坐享其福。多所縱心。漸

乖善行者。是生業之端也。去道益遠。大人性本去道不遠。止緣多世嗜慾所溺。則難復於道。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能慎其所習。不為物累。一心致虛。則所聞教言。自然解悟。吾之所傳教言。皆師真處口傳心授。行持至令。豈不欲傳之後人。然罕有誠心聽受者。故常欲無言。縱有曾聞者。不務行持。與不聞同。教言如法錄持之。則有靈有驗。不特則空言也。彼此何益哉。赤腳老劉先生。曾謂我云。譚師父宣早了道。嘗共化飯。每見日省其心。晚則校勘自夜所起之念。旦則校勘自夜所起之念。日復一日。未嘗少怠。師父言丹陽二年半了道。長真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此吾所親聞。若論所積功行。歷遇苦辛。縱有剛戾之人。亦須感動其心。苦辛功行積成大福。以至化行天下。目今門人雖功德未至。便安受其福者。如心上用功。念念在道。或勤勞接待者。庶可消得。如或不然。反喪其本。既生中國。得遇正教。復離俗緣。若不精進修行。徒享其福。則他生豈復得入道耶。若享福太過。積業日深。人身亦不得保。豈非喪其本耶。古論云。招得來生不如意。蓋此也。積善成福。積惡成業。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見小善。為無多益而不為。見小惡。為無甚傷而不去。積之皆成其大。而不可解。有云滴水涓涓。漸盈大器。可不慎歟。祖師與諸師真同心同德。立此教門。四海視如一家。大凡吾門之人。同得同失。一人進道。為教門之榮。一人作過。為教門之累。此尤不可不慎。但勿為地獄中事。人而作過。心上使有地獄。佛說阿鼻。又說無間。吾教說酆都。皆不可誣粘合。

道人問曰。弟子嘗聞修行於同門人。或教之苦鍛鍊。或教之守自然。敢問如何則是。

師曰。道不可以言傳。人必心上先自有。而後可入。雖師真亦不能以道與人。惟教之重積功德。為人道之基。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得道遲。悟死者。當下以死自處。謂如強梁。人既至於死。又豈復有強梁哉。悟虛幻。則未至於死。猶有經

營為作。是差遲也。此理非不明。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是以先輩雖一針一草之行。未嘗輕棄。古人謂寸陰可惜。一時一刻無功無行。是為虛費。雖一飲食如何可消。學道必自粗入精。積微成著。於教門有力者。用力。有心者。用心。管領事務。調和人眾。無不是功行。如此則一衣一食。庶可消任。吾平日受人供養。自降心上消得。初在羅州時。老龍虎千戶家。常邀我輩十數人。就其家約奉給數月。未至十日間。眾已有悶人者。或至體中不安。彈琴奕棋尚不能消遣。吾但無為優游。未嘗一日不安。緣吾本無心。應命而動。少歛心情。不放外出。雖左右供給人。不識其面目。不知其名字。又飲食不令至五分之上。何為不安樂。凡人之心。必有所好。但患不得其正。若好於外物。則無美惡皆適於邪。若好任於道。則此心一切是正。此心既正。則外邪自輕。曰漸輕省。至於無物。將多生相逐。輪迴還變底。棄識。屏除亦盡。把好道也不要。廓然虛空。其中自有箇不空者。故云非有非空。是謂真空。不治其心。何以致此。故修行治心為要。既明損益。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顛倒行過。則身中之氣。亦自隨之。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今之學人。不循此道。開口便談玄妙。往往落於空妄。未見有成功者。復以此妄傳。誤人多矣。人人共如神仙可慕。終不肯力行。所以得神仙之道。正如人言饅頭可食。果欲得食。則必耕田布種。然後得食。如告以土中覓。則無不笑其迂謬。然究其所來。未有不自耕種而得者。學仙之道。豈異於此。

昔嘗有儼劉道人。於關西持不語化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一厄後。至十六年。師父亦苦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有輕觸。則猛暴如火。吾住玉清觀。曾來造謁。告往。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時年已近六旬。後果聞達俗。此無他。初不以功行為本。必致於此。往日乞飯坐圜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統一。是以居靜涵養。體究真空。今之乞飯坐圜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真證。直緣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今教門大開。舉動皆是功行。懲心低下。斷絕人我。苦己利

人。其所以行此者。即是道性。勤勤不已。久而自有開悟。今人見人有善行。則曰有道心。見行不善。則曰無道心。推此意。豈非知道也。眾等無疑。

師曰。吾每欲以實語告人。人將以尋常。不加精進。多謂通靈通聖方是道。嘗記有人勸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果。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乃知至人不為駭世之事。亦如世人。於財物深藏厚積。雖造次顛沛。未嘗輕發。是以至人有若無。寶若虛。不放一毫露出。甚至佯狂混世。猶恐人知之。人或知之一。加欽敬。有損於己也。奈何人必以通顯靈聖方是道。殊不知。必自積累。功行既深厚。心自靈。外緣自應。無非自得。若有心於求。必涉虛偽。其損性損福。不可勝言。

師曰。凡人無故遣人欺困羞辱。或至殺害。莫非還窩債也。惟達人明理。故不敢欺一念。不敢凌一物。一言一動。惟恐有負於物。寧人負己。終不以己負人。欺人則自欺。害人則自害。如以刃自傷其身。

師與眾坐。論及世之人多利於下。而奉其上。以安其身。

師曰。何惑之甚也。取於眾。而安其眾。身不求安。而自安。若惟求安身。而不恤於眾。則是反危其身。是不明捐益之道也。故云。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非世俗所能知也。

師曰。昔太古師父得道後。嘗問於眾曰。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或對以不來不去。太古笑曰。此教法也。來去分明。即是也。師父在膠西時。亦嘗以此問眾。山翁以自心所得對。師說後。到沙漠。又以此問眾。吾對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師父亦許之。人誰無念。要知念之邪正。所欲去者。邪念耳。凡捐於精。獨於神與氣者。皆邪也。學人不知此。多執絕念為是。如依理作用。累功積行之正念。亦將絕手絕人。則又死物也。豈可通於道。正如人坐環堵。不敢交一物。不敢動一念。而欲守待其道。不識其道果可守待耶。果不

可守待邪。吾將以天地為環堵，道遙盤礴於其間。而與物相周旋，縹緲然自有餘地。未覺有妨於道也。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又有云，雲去雲來，天自靜。花開花謝，樹常開。又指月曰，此物但不為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皆見之。見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為浮雲所蔽，則失其明。凡私情邪念，即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

師曰，前輩修行，塵塵剝剝，體究念感，覺一念惡，則必自陳說於人，使自辱自恥，冀不復生於心。今之學者，反是有一小善，則自矜自揚，惟恐人之不知。千惡萬惡，自隱自怒，惟恐人知之，或知是終而不能為善也。師謂眾曰，正月四日，祖師臨三師立牀下。祖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長生長春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又謂長春曰，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便是道。師父親說此言，吾初聞之，甚若無味。悟之，則為至言。凡世間干事處，無非愛境。惟不干事處，是道也。惟人不能出此愛境，故多陷入惡地。蓋世間之事，善惡相半。既有一陰一陽，則不得不然耳。惟在人之所擇也。習善不變，則惡境漸疎。將至於純善之地，惡念不復能生。習惡不悛，則惡境易熟，善念亦不能生矣。

師曰，昔獻州一縣令，從師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間，有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既久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為，有有為。公之所行外也，有為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公之行，亦未易得。然則非真清靜也。無為自得，是謂真清靜。聖賢與之也。令之學人，或有存想吐納以為事者，善則善矣，終不見其成功。正如令於冬時，能開諸花卉於覆陰中，非不奇也。然終不能成其實。惟無為清靜，是為至極。無漏為驗也。三年不漏，則下丹結。六年則中丹結。其事已有不可具言者。九年上丹結，轉入泥丸三宮升降，變化無窮。雖千百億化身，亦自此出。何以能致此？曰，必心地平常，以

為本。心平則神定。神定則精凝。精凝則氣和。眸然見於面。發於四肢。無非自然。蓋初以心地平常為本。故也。此在乎己者。因不可不盡係乎天者。不可以強致。惟其積累功行既至。則有所自得。長生師父屢言。今之教門中。至誠進道之人。皆宿世遭逢正陽純陽真人。曾結重緣。令人要知此理。積德不休。則其超進。未可量也。亦如朝廷百官。各分品秩。其黜陟進退。必驗其功過。既為修行人。便出於常人一等。如九品之官。若有功無過。升進不已。則極品可期也。學人昧於此。而不務實功。直欲享極品之貴。天下豈有此理耶。觀諸師真。得道等級不同。皆由所積功行有淺深。丹陽師父纔二年半得道。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在磻溪龍門。近二十年。志氣通徹天地。動達聖賢。以道見許。後則消息杳然。師父下。志益堅。纔得之未久。復奪去。只緣功行未全也。師真且如此。況餘人乎。學者惟當修進功行。無求顯驗。莫起疑心。行之既至。自然有所開覺。凡天資颖悟。迥出尋常者。非一生一世之故。其所積累者。必有漸矣。吾生三歲。其見聞之事。耿耿不忘於懷。五歲入學。不出冬三月。能記孝經論語二經。雖使日記千餘言。猶有餘力。先祖通陰陽之學。吾求之學祖不許。曰。一日中能記花甲子而後可。吾堅請過午授之。比日沒已能通誦。吾家本滄州大族。宋時游宦東萊。因是家焉。一母三生。九子皆讀書登進士第。仕至刺史者。蓋七人。而今碑刻具存。及大定間。家法尚有未墜者。予生三歲。皆預拜墳之例。吾方五歲。是歲寒食。僅百人。須日未出。禮畢。既散歸。宴樂遊嬉。各從所欲。吾獨有所感。私念祖先悠悠。不知所往。人之有死。亦自不知。所歸心思惘然。坐于大桑之下。仰觀俯察。天地之所以立。萬物之所以生。此天之上地之下。又有何物。然之覆載。何物為之維持。思察之極。以至於無思。而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但見水氣茫茫。通連上下。如卵殼之狀。溟然漠然。不覺心形俱喪。家人訪見之。始呼起。則目已瞑矣。吾初亦不知其所以然。後入道遇師真。悟此忘心之趣。七歲遇關西王大師。一語相契。十四遇丹陽師父出家。父嚴不許。至十九復驅入俗中。銷於家。嘗默禱於北辰。

之下。每至午夜。一日武官者劉先生。與客談道於中門之外。吾潛心跪聽沙石隱入膝中。不自覺。後竟逃出。復驅入反復者三。始得出離於俗。昔雖在俗中。亦不知俗中之事。初昌邑縣西住菴。嘗獨坐一桃樹下。每過半夜。有時不知天晚。一夕四更半。忽一人來。道骨仙風。非塵世人。金光玉澤。瑩然相照。吾一見之。正心不動。知是長生真人也。既至揮刀以斷吾首。吾心亦不動。師喜復安之。覺則心有悟。知師易吾之俗頭面也。後十日復至。剖出吾心。又知去吾之俗心也。又十日復至。持油餅一盤餉予。盡食之。過飽欲死。師即剖吾腹盡去之。蓋以吾性素自高。高則多所損折。故去其所損者。嗚呼至誠感格。信不虛矣。若能盡心行道。聖賢相去不遠。此事未嘗語人。今乃大白於眾。眾等勿為空言。忽而不行也。

川州玉虛觀道眾檀信。奉師終日勤夜。久未忍去。師大白晏春真人詩云。白髮蒼顏未了仙。遊山覩水且留連。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俗緣深重害道為多人情貴華。與道相反。此殷勤眷戀。即屬愛情。有愛則有惡。以至喜怒哀樂。莫非情也。若不能出得情。又安得入道。父子之愛。可謂重矣。而達人亦不以為累。如列子載東門吳是也。云其子死而不憂。人問其故。云。吾向日與無子同令。雖死不憂。惟其無親。是謂至親。視天下之幼。皆吾之幼。物皆吾屬。同仁一視。非至親耶。故莊子有云。至仁無親。若親其所親。則有所不親。愛其所愛。則有所不愛矣。此世俗之情耳。為道之士。要當反此。凡世之所愛。吾不為甚愛。世之所惡。吾不為甚惡。雖有喜怒哀樂之情。發而能中其節。而不傷吾中和之氣。故心得其平常。平常則了心矣。有云。佛性元無悟。眾生本不迷。平常用心處。只此是菩提道。本無為。惟其了心而已。治其心得至於平常。則其道自生。譬如治田。除瓦礫。剪荆榛。去其害苗者。依時如法布種於中。不求於苗。而苗自生矣。故曰。道本無為。惟其了心而已。又有云。了心一法。萬行皆備。豈不見諸師真。義授教於祖師。然猶千磨百鍊。以制其心。只緣其性雖出於道。一投於形質之中。則為情欲所累。蓋形質乃父母所遺。稟陰陽之氣以成。有動有靜之理也。縱

復一念善生。則為形氣所驅而不果行。是以有志之士。知心性本出乎道。而不使形氣奪其志。久則克之。氣形俱化。而渾然復其天性。此皆由平心以致之心。平則神定。神定則氣和。道自生矣。故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苟不去其情累。以平其心。則徒苦其形骸。而能入於道者。未之有也。上根生而知。不為情欲累其心。下根近愚。而不及情。情惟在於中人。若存若亡。可上可下。習善則為上。習惡則為下。善惡之分。豈止雲泥。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故人不可以不知學。吾謂千經萬法。特為中人設教。法者教其所未知也。學者覺其所未覺也。既知所未知。覺其未覺。則欲其行也。行之既至。心與法同。則雖無法可也。法如藥餌也。病既痊矣。勿藥可也。學其未覺。患也。功也。弘揚教法。接物利生。行也。積功累行。為道基本。絕學遺法。乃可入於道。故曰絕學無憂。無憂則乃見真空。不言而道自行矣。如天遣運用。而四時自行。萬物自生。夫何為哉。

義州朝元觀會眾夜話。話及教門法度。更變不一事。師曰。易有云。隨時之義大矣哉。謂人之動靜。必當隨時之宜。如或不然。則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陽師父以無為主教。是生真人無為有為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如丹陽師父十勸有云。茅屋不過三間。在今日則恐不可。若執而行之。未見其有得。譬如種粟於冬時。雖功用累培。終不能有成。今日之教。雖大行有為。豈盡絕其無為。惟不當其時。則存而勿用耳。且此時十月也。不可以種粟。人所共知。非其稟不可。時不可也。然於奏則可種。此理又豈可不知。吾始學道。悟萬有皆虛幻。捐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後親奉師真訓。教究造化之理。乃知時用之大也。嘗記玉陽大師。握手而言曰。七朵金蓮結子。今日萬朵玉蓮芳。然皆狂花也。故知道本自然。必自有為行之而後可。得精行累功。進進不已。外功既就。不求得而自得之。有云赫赫金丹。一日成學人。孰此言。謂真有一日可成之理。則誤矣。本所謂功行既至。天與之道。頓然有悟於

心。故曰一日成也。若果有不待功行。一日可成之理。則人人得師真一言。皆可入於道。而祖師暨諸師真。又何必區區設教化人。修行勤苦如此。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所謂瞬目揚眉。運臂使指者是也。是即是矣。如何亦有人地獄者。必將無明幻化。鍛鍊無餘。然後性命自得。合而為一。故知必自有為人也。無為有為本非二道。但顧其時之所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者時也。行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事之可濟。信乎隨時之義大矣。國家並用文武。未始闢其一。治則文為用。亂則武為用。變應隨時。互為體用。其道則一也。教門之時用。何獨異於此。此吾聞於長春師父。師父之心。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實常。云無為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卒不可至。長生與俺。尚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都不若積累功行。最為有效。必有志於功行。莫如接待。凡所遇者。飢得食。勞得息。時寒時暑。皆得其安慰。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謂之至大乎。久而不易其誠。則當有神明報應。縱或未至。則必有外助。其暗中顯應。有不可具言者。吾所親經。未嘗言於人。凡人有功一分。即說一分。猶且本分。或說作二分。則前功盡廢。默而不言。其功得倍。故有云。不求人知。惟望天察。經云。建德若偷。己有善行人。或反非之。能不與之辯。則其功亦可得倍。若或辯之。斯不善已。縱或辯得。是又有何益。大凡修行人。無一時不與神明交。又何顧人之知與不知。經云。善者不辯。學者當明此理。

通仙觀方丈夜久。趙志完歌師父夢游仙詞。既闋。眾起拜請解其義。

師曰。丹陽師父未出家時。性豪縱好飲。然已學行功法。乃知性中自有道之根源。初見祖師。即知非常人。問曰。如何是道。祖師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至哉此言。吾少日粗學陰陽。故知人皆不出陰陽。且此生所受五常之性。即前生所好。既習以成。則有以感之也。謂如前生好仁。今生必得其本相。好禮必得大

相。好智好義必得金水之相類。所好不一則必得五行不純駁雜之相。此之謂習性感化。又謂之因果。令之福業貴賤皆不出五行因果也。本來之性有何習。無習有何感。無感無習。是五行不到之處。父母未生之時也。學人既知今之所愛。是多生所習。使當盡除去。當從只深重處教除去。漸至諸習淨盡。心形兩忘。恍然入於仙界。故此詞首云。夢游仙人。心上舉一妄念。即是迷夢。必須除去。乃得清明。故有云。穎氣清疑。素雲縹渺。實無邊。莊子云。至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學人無實功夫者。中升田且不能到。豈能漸漸入深。得至於踵。師父云。至人豈止以踵。上下一段光明也。故有云。大光明。軍紫金蓮。金蓮心也。學人儒遇惡境。莫令心上少有變動。如禪家道。假若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故云。皆稟道德威權。神通自在。寂力未能遷。重加鍛鍊。使習性如錦之柔。進道之志。如金石之堅。常在萬物之上。不令一物染着。學人當以道德為根源。外事雖有萬變。皆是虛動。然隨而應之。吾之湛然真體。未嘗動也。如以黃金鑄諸器物。然形狀有萬不同。而金之真體未嘗變也。故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若人心上未有所見。不能知此詞旨趣。即當積功累行。功行既至。明有響應。學道之人。未至洞達神明。不能見道。此真實之語。眾等議之。

師曰。丹陽師父初開教門。止言道之易成。門人敬信其言。或三數年不見其驗。一日眾集上問曰。師言為道之易。弟子等嘗覩得道人。皆是宿緣所致。非一世所能成。師嗔目大喝曰。既知如何不下手速修。眾皆退服其言。今日爾等但勿有疑心。休虧日用。遇有惡境。莫使心動。一回忍是一回贏。慎勿因循苟且。積成罪根。定有墮落。吾言不妄。

師曰。長春師父與丹陽師父同遇祖師學道。令俺重作塵勞。不容少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行之雖至。

然丹陽二年半了道。俺十萬辛苦。十八九年猶未有驗。祖師所傳之道一也。何為有等級如此。只緣各人所積功行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達見其效。俺之功行未備。縱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修行人必先全拋世事。齊修萬行。使一物不累。一心致虛。至寂無所寂之地。功行兼備。則福至。福至則心開。一點光明透入。即天地之根。二物自然合而為一。方用綿綿之道。以存養之。使之充實。則永劫不死矣。故張平叔有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鑄。人道自有等級。嘗驗福德清靜以進升。今之人或不務實功。實行以成其福。而徒勞空想要入真道。未有不落空者。哀哉。昔日山東堂下。有一客來參問。本西路富商。有遇正陽真人。傳授微訣。即日盡棄其財。世欲淡然。自忘於心。師父曰。惟教之積福。慎勿馳騁於外。外人既知。則必加尊重。久而有所損折。難以成道。是知雖遇真傳。亦須重積功行。以資其福。方有所成也。

師曰。王陽大師。自居家不知慾事。出家不漏。後在鐵棲山。忽一夕有漏。哭泣至慟。意欲食之。感諸天以布冲和之氣。後三日乃得心地。此後乃是千磨百鍊。曾於沙石中跪不起。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荆棘。赤脚往來於其中。故世號鐵脚云。如此三年。舊業始消。盡學道之人。要明此箇道理。或問曰。有人多積功行。而不能成大福何也。曰。只緣逐旋受用。却正如人積財。隨得隨使。終不能至大富矣。

師曰。王陽大師。見吾觀焉。歎曰。馬曾做人人。亦曾作馬。俺第一十七叔。曾為牛。故今生之性。猶昏而不識文字。牛母嘗來求拔屬於我。佛教云。得道之人能超三世父母。俺謂能超億萬曾祖。

師曰。長生師父預言未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至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岡。為其家以陰陽二宅為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誰氏極富。以其極富者對。師曰。俱不富於冀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

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心地雖未至此，其功行甚大。

師曰：穀之始生，自吐芽布葉，以至出秀，皆得名為穀。然必結成子粒，乃得穀之實。收而貯之，變而為食。能復為種，是得穀之用也。然則有苗而不秀者，有秀而不實者，或捨之不耘，則不成實。或揠而助長，則反為害，皆失其道也。惟當時種時芸，待其天成而已。學人自初地以至得道，節次地頭，皆可名為道。然必得入於真道，始得道之實。或有退意者，自止太急者，反害間有無。此太過不及之病。而育所得者，猶木至實地，或不能藏密，待時自發，自揚為師為範。些小光明散去，不復再得。終所成，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此之謂也。丹陽師父全行無為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是執古是謂道紀。凡學人先執持己見之道，性為綱紀。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丹陽師父云：無為心內慈心起，真行功總屬伊。功行既到，心地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懷倚賴功行，望道之心還能將此心忘却，便是為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聞道。長真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洛陽瓦市中，至七年得之。

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傭賃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為。一日有客畫鶴於門壁間。神翁出觀之，客回目一顧。神翁遂得其傳。即於稠人邊靜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致此？以其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知道，苦行勤修，至六十四歲尚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着爾。」遂止之，累百日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為，一有為，欲明無為有為之正寶，難分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

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是少闕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

師曰。經教中無有不明之理。惟性命之理為難明。往日山東李道人。善談理性之妙。人謂李長者。與亦脚老劉先生為道伴。一日問師曰。人之性得於父耶。得於母耶。師父乃聊復答之。蓋亦難言也。卒後至五十八歲。疑心尚在。遂退而還俗。故知學道必須窮理。然亦不可求之太過。太過則正如物之芸芸矣。嘗記孟先生平略菴中養病。一日出門。見娘婦汲水。孟揖之曰。吾將死矣。將託生於伊。伊即我母也。婦聞之驚走。不數日果亡。其婦生一女子。頂上隱隱有冠痕。即名之曰孟仙。今方五歲矣。又于師叔之父于官人住山東。日嘗夢游一所。樓臺花卉之麗。迥非人間。後有一亭。數仙子列坐於上。奕棋。一童子捧子侍立。于揖拜讓。令升其童子視之。有眷慕意。眾仙遂付于領而出。乃驚寤時。報內閣生子。後年十五六。殊不喜俗事。既娶三年。不與妻同處。親族皆欲重責。其父始白當日之夢。乃從其所好。父亡遇丹陽師父出家。以此觀之。則人之性果得於父耶。果得於母耶。胎未成而入耶。胎已成而入耶。亦嘗有母感而生者。履巨人的跡。赤竹端木之類是已。誠感化之自然。必欲窮其因地。則不可。師父有云。蓬萊開覺想。因緣。開字極有意味。學人雖於理上有所未明。只勿有疑心。但當積行累功。道在其中矣。莫欺天。莫虧人。至誠與得道人結緣。結之至深。今生後世。直至提挈了當。師父言。俺惟與祖師結緣最深。昔在磻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比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百日許。覺則有悟於心。如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復見如前境。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又如前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自有所立而後已。凡人能懲心學道。必遇至人開發。然則非有真切實行。則不能遇。修行人積福一分。心上安樂。心上一分安樂。一切事來。皆要消息。凡有大寵

辱人皆難過。眾所不容者。已都能輕省過去。及能忍納包容。此之謂消息得實。學道之福也。學人當記取此關節。無以智力求之。若果智力可求。則強心有力者。皆得成道。恐無此理也。

師曰。人多將己之光明。照他人之過。無毫髮遺貸。還能追照於己。則不復敢見人之過。師父每見人過。欲加教訓。而必先言曰。彼此眾生性。然後方言其過。其意謂彼與我。皆有眾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後覺也。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於中下人。則明指教。但於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吾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惟顧其學者如何耳。果能體究盡心。則日自有進。今之學者。惟當自照。不可察人之過。如此行持。漸自有得。

師曰。吾聞行教。須用權。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則不無失其實常。體師父所言。無一不本於實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吾亦曾與完顏先生論及此。初則是說方便。久則習慣於口。化為常言。不自知覺。其心亦與之俱化。此當為學者深戒。

師曰。學道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舉則為進。一念蹶則為退。進進不已。方是學道。且如百工為技。或幹用諸事。必待安排布置。然後可為。惟學道不待安排布置。只是澄心遣欲。逐時處處皆做得。不以行住坐卧。時寒時暑。與人同居。或獨居。無所不可。學人當下承當。如前輩得一言。則行持一言。往往有所持者。云某時下手。某時理會。日復一日。志氣漸衰。終無所成。

師曰。天下有自然之理。人多不如。知者必不為。不自然之事。事有真妄。甚不可不明。未達者以妄笑妄。終不自知其為妄。學道之人心。性中先知真妄。或有得處。未得處。以經為證。是以經配性。心與經合。則終身不妄。王陽大師。初不讀書。出言合經。得其本故也。今人有深解經文。而不知其本者。執著古人言語。反成迷惑。不道古人言語是無言之言。若只得其語言之妙。自己性上不得妙用。全不濟事。學道至識心見性。

得真空才是。要盡力行持。玉陽大師有云。自從得遇真空伴。都把塵情拋。長生師父嘗走筆作瑞鷁鵠。一百二十首。內有云。內心未驗色心魔。牢捉牢擒越念多。丹陽師父云。牢捉牢擒生五彩。與此正相反。長生師父言。未得真空時。越犯捉則越念多矣。丹陽師父言。已得真空。則內容開。要功夫把握。故云。牢捉牢擒生五彩。長春師父。要離生滅。詞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此得真空之地也。復云。恁時節鬼難呼。惟有神仙提挈。前云。身心百鍊。次云。得性珠天寶。尚云。惟有神仙提挈之語。此非至真至寶。誰復肯出此言。禪家以真空便為了徹。故每笑此詞云。既得性珠天寶矣。又何復云神仙提挈耶。吾謂其實未知也。乾卦六龍。初九潛龍勿用。確乎不可拔。九二見龍在田。光明自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始得無咎。九四則親上與神明交接。或上或下。有時而隱。有時而見。故云。或躍在淵。躍則升上也。在淵則後在下也。恍恍惚惚。正欲聖賢提挈。至於九五。始得變化無窮。前必身心百鍊。而後神仙提挈。方能至此。學道之人。不先百鍊身心。便欲求道。豈可得耶。玉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為。顛狂自縱。惹起官魔棒死。當時待打無為。却被無為倒打死。又說見性有二。真空亦有二。悟徹萬有皆虛幻。惟知吾之性是真。此亦為見性。既知即行。行之至。則又為見性。初悟道為真空。直至了處。亦為真空。既至真空。功行又備。則道然自然一發。通過道然。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至此際。則方真是受用。一手執垂手。一手畫空。三橫一豎。二作一樣云。無門無戶。四通八達。是元始地面。若眾生性未盡。欲憑心力。閉塞九竅。則左閉而右發。互相變亂。不可制御矣。此言未嘗輕泄。今特發之也。吾拜受之。此皆人性分中事。止為人不知保守。故不能達此地面。纔有些子光明。早不肯放下。自滿自矜。必欲求異於人。故不能成其大光明。如水之將聚。愈早愈深。人之積德亦如是。實有所德。愈宜深蓄。若或輕泄。一言則有損非細。又如世人千萬辛苦。積聚財貨。或不自慎。偶非理傷觸他人。事不可已。一旦盡費其財。其所損豈細耶。故曰。積之為難。保之尤難。遂能自保。

認得性分之外。一切事皆是虛妄。惑之如汙物。真知餘食贅行。方是到得自然處。如未真知贅疣為醜。更於頭上安頭。反謂我之所有。他人之所無。自矜自夸。終不自悟。如此者欲明所謂自然之道。不亦難乎。師曰。死而不亡者壽。其旨甚明。玉陽大師嘗云。賢人死而為鬼。下愚則逐物遷化。吾謂賢人者。必生而有賢行。是以得賢名。雖至於死。吾實謂之不死。又云。自勝者強。云强行者。有志修行人。降心進道。專以志為主。志不立者。至於一食非美。則胸中不納。是萬神不納也。有志者。雖每惡食不為病。志既壯。而萬神從之。物亦隨之而變。不知其味惡也。人有萬神。非志不能帥。大志既行。如大師之行也。滿身之氣皆助之。何事不能克勝。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吾行之甚勤。故愈信其為善。云不失其所者久。所如予產使校人畜魚。校人云。得其所哉。之所經中之言。初欲得知。知而欲為己用。若泥於言而不為用。則反為病。然經中之言。多反覆不一。最要人明此。云强行者有志。有云弱其志。有云學則不是。有云不學亦不是。有云靜則不是。援云動者亦不是。反復抑揚。初無定意。惟恐學者過與不及。或着在一邊。左右扶救之。令立於中道。學者所宜深究。

師曰。報怨以德。聖人舉世人最難為者言之。且報怨尚以德。於其餘事上。無所不用德。世之人不能行此。以怨報怨。無有休期。至於禍不能解。聖人欲絕其源。故特垂訓。學人能明此理。又何怨之能生耶。須勤是行之。久者自有得於心。

師曰。自古聖人皆從貧苦得來。不自富貴中出。凡人清貧者學道。易降心鍊魔。若富貴者學道。則淫慾心多。勝心大。自然萬兩金易銷得。若不動心不貪不愛。不著無心。則銷不得。大凡成則忻忻。敗則憾憾。若此兩者。觀若平等。便是了心地人也。

師云。玉陽大師主教。有人參口訣。大師曰。齊修萬行真口訣。聚神一氣撞三關。到長春真人掌教更別。但

人要傳道。只要外積陰德。內固精神。更待說甚麼。

師云。丹陽師父曾言。殺一百牛不大殺。一人殺傷一百人不大錯。指一修行人更大。

師曰。箇箇只要俺說玄妙。玄妙不可說。要自悟。雖然說得不行。也不濟事。修行人非一世得了。得了道者。皆宿世有功。修行人但依師家教言。直言語錄。做修行。不錯了。打塵勞。亦是功。接待。亦是功。降心。亦是功。除情去欲。看經。亦是功。但有益處。做皆有功。行。然今世功行未圓。來世後世聖賢接引。丹陽師父與祖師三世。曾為伴。十世做修行。但出頭來。便悟正義。累世積功累行。方可今世了達。其餘師家亦然。

師曰。修行人做事。全要肯心承順。便有功行。但積功行。自心不知。暗中聖賢積累。但有益處。做自有功行。事到頭來。全在頭上。要不辨別。自有功行。若不承當。怎得有功。修行人。若有妄心。要求行。求行難有。皆是無心而得。但有益處。舉心。自有功行。暗中聖賢不錯不能見。喻如做塵勞。常常亦要體道。休要暗了。怎麼做。使得功行。或因事箇箇。便又爭箇箇。便競。又早生烟發火。折證是非。怎得有功。若修行人苦己利他。好物教人使用。万物自己承當。但苦處。重處。難處。自己先做功行最大。便有道心的人。人說要傳道。道本無傳。但說傳道。便是怪人。參的人。亦是怪人。

師曰。長春真人轉展苦志。錄磨。惟恐無功。於山上。往來搬石鍊睡。只為福小。不能心定。自後當過二番死魔。一番淨身。自險死一番。飛石打折三根肋骨。又險死。在後屢曾病魔。摸折三番臂膀。恁般魔障。不動心。越生苦志。但修行人。若有志。超有魔。無志。則無魔。當過一番魔。添一番福。但魔一番。心上明一番。性靈一番。

師云。山東有張先生。坐環至數載間。坐次見面前落下一麻楷。此上顧至三番五番。只不顧。忽一日。從承塵上。落下一個人。面前立地。長出一口氣。張先生疑身外身。遂出環來。直詣長春師父處。問參疑心。見

師父禮拜訖。當面跪膝。欲言環中的境界。師父早知。高修行人若下功。但眼裏見的都不可認。見師父也不是。見佛也不是。見神也不是。見鬼也不是。見人也不是。見龍也不是。見虎也不是。見一切天上星辰也不是。見地下一切禽獸也不是。張先生尚有疑心。只認為身外身。人再問長生師父。言上件見的境界。長生師父問曰。你參丘哥道的言語便是。若修行人有的境界。但愛着他。便是耶。一切境物中。只要不染不着。功夫到道自應。便休疑心。發乃禮謝。

師云。出家人。但進前程。休要疑心。若有疑心的人難進。假似出家十年五載之間。曾坐坐靜也。曾起立因縫也。曾接待也。曾乞飯也。曾錄睡也。曾住也。種種皆曾為之。因為不見應效。便生退志。自言與俗何異。只此便是疑心。如何進得。雖然無應驗。一志前程。更休退忘。直至終年。盡心盡命。合作福處作福。合結緣處結緣。常休縱放身心。暗中積功累行。聖賢提挈。

師云。坐閑的。若曉得一二十人。自己可以錯得閑受用。若曉不得眾人。自己飯也難消。化飯的。若不於難處。一是半是求覓。却於成熟易得處。喫來飽。又不降心成羣作隊。任自飄蓬。閑過歲月。亦不濟事。這閑然難消。世上人無一箇敢開的。須要幹連營生。日月也不開。晝夜須走一遭。這閑受人供養。然小事。師云。修行人不喫著好的。更不生烟發火。是積福。如要好的喫著。更生烟發火。辯證是非。動人心。是散福。如將自己錢物都使了。若眾人羨愛。與本人增福。福廣則安和也。夫三欲者。食欲。睡欲。色欲之中。食欲為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二三分飯。氣候自然順當也。俺在東州時。少的先生三百眾。後違官魔。留得三箇。如今年少的。多有一志不退。都是有福的。

師曰。長春師父言。觀那幾個師家福慧相貌。勝自己。遂發心下三年志。要鍊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著一對麻鞋。繫了却解。解了却繫。每夜走至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後

習至五十日不動心。真心常明。便似箇水晶塔子。或一日却倒了。更起念。師父啼哭。自是福淺。後長安統軍請齋。至夜走失三齒。師父自知福小。不能了道。經天魔。又五帝大魔。飛石打折三根肋肢。亦不動心。後至聖賢。聞空中人言。你二月十五日得道。至十一日早。別通天徹地。觀見天地山河。如同指掌。

師曰。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時八箇時辰。不教昏。後至九箇時辰。外有兩箇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

令自在昏些少。恁般過日月。後七八日全不合眼。只喫二三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馬師

父云。稍令自在神丹漏。畧放寬容玉性枯。

師曰。修行人。為不養父母。更不為國家用力。乃無用之人。消他天地間有用之物。不得因此麻衣紙襖。乞化殘餘食用。世間無用之物。使不了道。亦沒罪業。若受人供養。如不了道。須索還他口債。如人氣力盡。行不得。若相救助者。是一功一行。更不動心。守道三年。聖賢盡知。修行人。若沒心易遇。日功行都有也。人則為心靜處。却思閑處。閑處却思靜處。俺當時。終日忘言。人道俺高傲。若求富貴。與人爭名利的人。則是高傲。俺終日忘言而守道。心上清靜的人。如伯夷叔齊。許由巢父一般。便無功行也好。俺持一志。清貧教人。大修行人。打熬睡眠。若物上心。肯休歇。更事又不愛。飯食減少。心上輕快。自然睡少。容易打熬。便又些少昏。也不妨事。若物物頭頭愛着。更要好的吃着。不減飲食。推在這相也睡。推在那相也睡。便坐些。也不濟事。如不睡是志。往前有進。境界別也。有一等人言。你坐箇甚是惺怪。為他進不得。是沒道心。

跋

庚午夏間德偕李研久道弟雲游杭廬聞圖書館藏有道藏遂就閱焉及見列真語錄誠所謂字字金針言言玉屑而不忍捨手惜無零本傳世德因將諸語錄中各謄幾篇共成一帙然其中美不勝收且淹才本陋劣又加草草閱過而遺珠頗多幸高明者嘵而見諒焉

東嘉賽松道人孫誠德謹識

道統大成

明道篇

新安汪啟蘊東亭輯

粵東許啟邦傑卿評點

韓景莊校刊

淞江景陽子惟一著

律詩一十六首按二八之門

人生如夢度光陰。枉自培財與積金。聲色既戕天地性。精神又逐利名心。愛河漣浪頭難出。火宅煎熬業漸深。只恁一生虛過了。改頭換面不如今。

學道光明精氣神。成全三物道方親。說無話有皆爲妄。究

本窮源始得真。中正不偏存。一念圓明自在。絕纖塵。君還
達此玄中妙。三教都歸我一身。

自然之道本無爲。若執無爲便有爲。得意忘言方了徹泥。
形執象轉昏迷。身心靜定包天地。神氣冲和會坎離。料想
這些真妙訣。幾人會得。幾人知。

玄關一竅最難明。不得心傳莫妄行。若識念從何處起。方
知道在箇中生陰陽。未判元無象。日月相交。豈有情。君更
要知端的意。中天日午正三更。

萬物同生造化中。纔分彼我道難通。春回谷口家家暖。月

到天心。戶戶同魚躍。鳶飛皆此理。鶴鳴子和本由衷。浩然吾道包。天地若說無心又是空。

離坎包藏共一家。鐵牛晝夜運河車。性歸元海生金液。命復虛無產玉葩。四象合和歸一土。五行攢簇結三花。如如默運周天火。迸出金花滿九華。

陰陽動靜不能推。枉費精神去妄爲。道在目前多自達。珠藏腹內少人知。顏居陋巷心常樂。舜處深山志不移。天下渾然無二理。強分宗教轉支離。

道在身中自有苗。何須尋草及燒茅。乾坤日月隨心轉。魂

魄精神。迷意交。知命常觀乾。未嘗樂天時。玩復初爻。吉凶悔吝。生乎動終日。如愚樂聖胞。

至道從來不易傳。一中造化達真詮。鑿開渾沌分天地。擘破鴻濛採汞鉛。慾念未除空學道。貪心不斷謾求仙。要知返本還源處。兎走烏飛不離天。

得意忘言。誨爾諱學人。執着轉荆榛。天清氣朗中秋月。柳綠花紅二月春。何必普陀求見佛。不須洞府去尋真。若知○這箇真消息。便是逍遙物外人。

不必留心擒地神。如何着意制天魂。非心妄念難成道。絕

意忘機是返源。豈在推爻兼布卦。直饒得一始逢元與君。
說破神仙理。不在三千六百門。

萬象森羅總在坤。目前無法可談論。澄心遺欲神方活養。
性忘形道自有常。使金烏歸月窟。莫教玉兔離天根。大都
片餉功夫到。一粒金丹入口吞。

先天一物。分爲二無象。無形逐念生。百姓不知爲日用。
聖人能究與時行。不增不減居中道。無去無來守一誠。萬
境目前皆幻化。從教紅紫亂縱橫。

橐籥吹噓藉異風。一陽纔動用神功。黃婆騎虎歸金闕。赤

子乘龍下玉宮。日會月交明。晦朔水升火降。應屯䷂。蒙璇璣運轉全三五。立見靈丹滿鼎紅。

不窮父母未生身。却去迷修受苦辛。閉目存思皆是妄。死心苦坐盡非真。要知動靜參天地。須識浮沉定主賓。性命混然成一片。此時無我亦無人。

學人謾說幾千般。不遇真仙只自瞞。沙裏淘金非易得。水中捉月轉難斷。除六賊心方靜。消盡三戶神始安。體性湛然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干。

絕句六十四首

按六十四卦

先天妙理本無言。舉口纔開屬後天。學者紛然成異見。不窮父母未生前。

本來一物甚幽微。無死無生誰得知。動念舉頭常見面。起居坐臥鎮相隨。

天氣分靈降氣生。至玄至妙絕思量。要降六賊常清靜。須是掀天煥一場。

煉丹先要煉元精。煉得元精氣便真。氣若聚時神必住。保全無漏作真人。

神哉至道在人間。亘古長存直到今。塵俗昏迷渾不識。達

觀須向谷中尋

涕唾精津氣血液。學人莫執作丹基。心中自有天然藥。日用常行要得知。

煉丹只用水中金。須向先天根蒂尋。待得一陽初動處。急須下手莫沉吟。

不識陰晶莫妄修。徒勞神思謾推求。但存天理無私曲。不必騎牛更覓牛。

欲煉還丹先煉鉛。抽添火候要精專。兔鷄沐浴須防險。不動如何合自然。

學道當明受氣初。混然一息母胎居。
依坤生體歸乾種。一點靈光徹太虛。

天上金烏海底紅。陰魔遯跡好施功。
莫教氣濁神昏散。永走鉛飛丹鼎空。

凝神靜坐水晶宮。徹骨清涼心地空。
火木金歸一處更無南北與西東。
閑來潭底撈明月。時到高峯縛住雲。
靜定頓開天地鑰。森羅萬象總無聞。

欲煉硃砂活水銀。須知銀郎是秒神。
大都一物休疑二。主

是沉兮浮是賓
生育三才只此真強名曰道曰心神同行同坐長相守可
惜愚迷不識親

煉丹須識大還心休向旁門小術尋三萬刻中無間斷盡
教瓦礫變成金

藥採先天真一炁火尋太乙混元晶要知藥火功夫處氣
足神全丹始成

月中有兔爲陽體日裏藏鷄却是陰會得兔鷄歸戊己何
須修道入山林

道本無形強立名。視之不見聽無聲。包羅天地無窮妙福。
薄緣微豈易成。

神愛生人人損神勞心費氣喪其身痛哉世上皆如此達
道通神有幾人。

生死皆因有十二三誰能覺悟樂清閑本無一物常虛寂念
滅心空出世間

惜精惜氣養元神苦志勞形使不親寂寞無爲無所着真
人出現離凡身

道生天地分離坎離坎生成萬類身歲久年深俱化土忘

形方見本來真。

處世人爲萬物靈盡隨物化不會停能知萬物歸根處方見寒凝水結冰。

欲求魚鬼必蹄筌不假蹄筌恐未然莫執蹄筌爲實用始明渾沌未分前。

藥產西南路不通路通須問主人公綠楊堤畔乘風去滿地黃芽採不窮。

大藥無過天地精採來密意煉方成只緣還返功非淺頃刻差違禍便生。

採藥應須待癸生休。將天癸論紅粧。若言呼吸爲修煉。他物如何做藥王。

下手功夫罕得知。得之鉗口恐人迷。子今漏泄天機妙。坤復爻中子細推。

結胎須結本來真。小離身中精氣神。漸結漸凝休斷續。功夫十月產真人。

用了真鉛便棄捐。如鷄覆卵氣綿綿玉爐溫養三年足。誰道凡身不化仙。

始復終乾陽火。周陰符遭旺。到坤求寥寥萬古無窮意。須

向其中常起頭。

十二時中只一時。一時辰內罕人知。鴻濛纏肇乾初畫。進火功夫豈在遲。

百刻常如一刻推要須藥火不相違。純清絕點渾無染。方信無中養就兒。

縱識身中汞與鉛。不知真土也徒然。若言土金黃房是安得飛升上九天。

真土知時得正傳。不明火候亦徒然。執爲卦象行爻象枉費精神不作仙。

火候無爲合自然。自然之外別無仙。常存一念居中道。莫問先天與後天。

脫胎莫作等閑看。此段功夫要的端時節到來。牢把捉歸根復命上天壇。

了命不如先了性。性明了命始無魔。要知性命安身處。意未萌時合太和。

命雖可授性難傳。愚暗盲修實可憐。不得至人親口訣精魂。弄盡反招愆。

吾道精微在一誠。不誠無物道難親。寂然不動無聲臭。恍

惄之中見本真。

聖人無欲惟精一靜則虛明動則公纔有絲毫相間斷陰邪昏蔽不能通。

須臾不離方爲道十二時中豈不然保守中和無間雜參天贊化妙難先。

人欲未萌天理在念頭纔動鬼神知勿欺微隱嚴加畏日用常行不可違。

善惡皆生一念間苟差一念隔千闕若知無善還無惡安靜巍然若泰山。

天性生來本自然。只因物誘被情牽。若明乾卦爻中理。常似潛龍見在田。

人心危兮道心微。君子時時合聖機。暗室勿欺如白日。日常謹獨莫相違。

人能寡欲止於安。一念澄虛在內觀。非禮非仁休妄動。自然悔吝不相干。

道在常行日用中。休談高妙與虛空。但行人道心無愧。盡性方知天地同。

觀乾未畫是何形。一畫纔成萬象生。悔吝吉凶皆主動。乾

乾終日不離誠

人間萬事從心出。心本無形何處尋。一念未生前。會得那時方始見真心。

學道須窮天地心。罕聞世上。有知音。都緣此理難輕泄。盡向旁蹊曲徑尋。

坤復之間理極微。鬼神雖妙也難窺。要知這箇真消息。熟讀堯夫冬至詩。

天地相交萬物生精神。念後道方亨。常觀太極流行妙。無物無誠不至成。

一中造化得心傳。渴飲飢餐困便眠觸處遇緣皆妙用。
知我命不由天。

念頭纔妄成煩惱。直到心空境自空。空不空兮能照了。洞
觀無礙太虛中。

未識真空莫說空。執空易失主人翁。欲知空裏真消息。盡
在鴻濛未判中。

萬物皆空性。不虛虛空裏面下功夫。空到一塵無立處。金
光滿室見玄珠。

學道要知生死事。不知生死謾求仙。能知生處方知死去。

住無拘任自然。

本來無死亦無生。一念纔差見萬形。若識念頭生滅處。一輪明月照中庭。

目前無法可叅求。山自青兮水自流。十二時中存一念。念中無念是真修。

打破虛空不用拳。死心空坐謾徒然。師傳妙術無多語。只是教人煉汞鉛。

修行要識主人公。不識主人盡落空。能悟真常方得道。出離三界顯神通。

萬法皆空一也無猶如片雪點紅爐乾坤離坎皆無用大道元來是坦途

律詩一首

妙合真常體渾無一點陰杳冥存至寶恍惚產真金言道已非道澄心始見心先天真造化只向一中尋

西江月一十二闋

太極未分渾沌兩儀已非其中一陽纔動破鴻濛造化從茲運用水火升沉南北木金間隔西東畧移斗柄指坤宮盡把五行錯綜

日月相交晦朔龜蛇產在虛危巽風長向坎中吹火燥必資神水動靜皆由心意與天合德無違洞然妙理更何疑說甚短長生死

一點真陽在坎移來點化離陰這些造化義幽深須是明心見性妙在一塵不染自然對境無心可憐世上少知音會得超凡入聖

大道古今一脉聖人口口相傳柰何百姓不知焉盡逐色聲迷戀在邇不須求遠何須更遇神仙分明只在眼睛前日用常行不見

吾道至尊至貴若非宿骨難知直須克已至無爲方見本然天理萬化皆從中起古今無剩無虧若能動靜不相違可與神仙何異

學道須當猛烈始終確守初心纖毫物欲不相侵方得神凝氣定動靜不離中正陽生剝盡羣陰龍降虎伏鬼神欽行滿便登仙境

得一金丹事畢休尋白虎青龍泥文執象理難通妙處非鉛非汞溫養身心不動滿懷和氣春風頓然罔念又無功還藉黃婆提董

看盡丹經萬卷。不明真汞。真鉛那堪火候。不曾傳。都是盲修瞎煉。一句真詮妙顯。得知心地昭然。神歸氣伏。不欹偏刻。刻打成一片。

大藥元無斤兩。誰知愈採無窮。西南幽遠路難通。意到不勞神用。坤癸結成真種。移來栽在乾宮。山頭雨打任狂風。吹撼根深不動。

真火本來無候。休拘日月時年。試思渾沌未分前。招甚時年證驗。跳出五行外面。絲毫不染塵緣。方知這箇妙中玄。一粒寶珠出現。

沐浴卽非卯酉子時冬至休求但行中道本無修方信無
中生有宇宙在乎吾手常騎鐵馬閑遊無拘無束且優
游日夜簪花酌酒

離坎不分南北木金豈間西東但誠一念守其中勿使心
神恣縱要識前身真種洞觀物我皆空寂然安靜到鴻
濛四象五行無用

樵陽經黃元吉祖師語錄

樵陽子，姓劉名玉，字順真，號玉真子，其先鄱陽石門人，父遷新建縣之樵陽南，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八月二十日，許都仙親降其家，授以中黃大道，入極真詮，爲八百之首，至元武宗大元年戊申，以傳教之任，付黃元吉，曰，吾此生爲大教初機而來，異時再出，當與八百弟子俱會，告以返眞之期，春秋五十有二，黃元吉，字希文，號裳，江西豐城人。

或問古今之法門多矣，何以北教獨名淨明忠孝，先生曰，別無他說，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是扶植綱常，但世人習聞此語，多忽畧過去，此間卻務真踐實履，又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又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又曰，忠者於君也，心君爲萬物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人子事其親，自謂能竭其力者未也，若是一念之孝，能致父母心中印可，則天心亦印可矣，如此方可謂之孝道格天。

人之性，本自光明，上與天通，但漸染薰習，縱忿恣慾，曲昧道理，便不得爲人之道，則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謂忿者，不只恚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狹褊淺，不能容物，以察察爲明，一些箇放不過之類，總屬忿也，若能深懲痛戒，開廣襟量，則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謂欲者，但是淫邪色欲，但涉溺愛眷戀，滯着事物之間，如心貪一物，綢繆意根，不肯放捨，總屬欲

也，若能窒塞其源，惺惺做人，則欲水自然不下流，雖是如此，其中却要明理，明理只是不昧天心，心中有天者，理即是也，

先生曰，淨明大教，大中至正之學也，可以通行天下後世而無弊，緊要處，在不欺昧其心，不斷喪其生，謂之真忠至孝，事先奉親，公忠正直，作世間上品好人，旦日尋思，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內不疚於心，當事會之難，處處以明理之心處之，似庖丁解牛的妙手，處教十分當理着，步步要上合天心，只恁理做將去，夙興夜寐，存着忠孝一念，在心者人不知，天必知之也，要識得此教門，不是蓬首垢面，滯寂耽空的所爲，所以古人道，是不須求絕俗，作名教罪人，又道，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每見世間一種號爲學道之士，十二時中，使心用計，奸邪謬僻之不除，險詖傾側之猶在，任是滿口說出黃芽白雪，黑汞紅鉛，到底只成個妄想去，所以千人萬人修仙學道，終無一二成就，究竟何以云然，祇是不會先去整理心地故也，萬法皆空，一誠爲實，或問從古學道求仙，皆言修煉二字，今淨明教中，於此獨畧何耶，答曰，吾但聞都仙真君有云，淨明大教，是正心修身之學，非區區世俗所謂修煉精氣之說也，正心修身，是教世人整理性天心地功夫，世俗於克己工夫，多是忽畧，別求修煉方術，殊不知不整心地，只要飛騰，可謂却行而求前者也。

或問教中有云，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八極正據穹霄，何所願聞，先生曰，所謂報本而後還源是也，無上是道，中黃八極是理，由道而生理，明理以報本，是教中大意，都仙真君昔告我曰，中天九宮之中，中黃太一之景，名曰天心，又稱淨土，乃世間生化之所由，萬理之所都也，散在人身中謂之丹屬，所以曰人心皆具一大極，一切善惡因果所不能逃，如影隨形者，蓋此上界實相關繫故也，所以學道者，必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理之士，自己心天光明洞徹，自是不昧言行，自然不犯於理，絲毫碍理之事，斷斷不肯爲，祇爲心明故也，心明則知本性下落矣，既知本性，復造命源，當是時，污習悉除，陰滓普消，升入無上清虛之境，極道之墟，水火風災之所不及，方得名爲超出陰陽易數生死之外。

或問祈禱亦有卒無感應者，何耶？曰，兩晴關係天地間生意，至誠求請，烏得不應，若平日操修涵養，不能上合天心，一旦欲求其應，不亦難乎，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或問都仙真君斬蛟之劍，可得聞乎？先生曰，道劍也，智鍔慧鋒，實出一氣未發之先，寂然不動，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既發之後，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星落地而爲石，霆所擊處有遺斧，卽陰氣之渣滓，今盧陵玄潭觀所藏之劍，非鐵非石，長不踰尺，實智鍔慧鋒之渣滓也

又曰人心之動，因物有遷，當於物接之初，反觀以遏其源，所謂復也，凡物之理，動無不復，

雷轟風動，興行萬變，終歸於寂，乃其本也。

先生曰，無極者，卽太上所謂谷神，言其體也，太極者，卽玄牝，蓋言其用也，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能如是矣，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玄牝所以爲天地根也。

又曰，大道生我於無，置我於虛，確然一靈根於太始，故視而可見者，色也，而求其所以見色者，不可得，聽而可聞者，聲也，而求其所以聞聲者，不可得，夫人之耳目手，皆形之於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猶虛空無形，以萬物之形爲形是也，惟無也，故能包萬有而無餘，以成大道之體，惟有也，故能顯一無之妙用，以成大道之功。

吾初學淨明大道時，不甚誦道經，亦祇是將舊記儒書，實做工夫耳，如崇德尚行，每念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等語言，發深信心，不敢須臾違背，至於用心道妙，每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及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處，便自然知恥，一時感激，不啻如湯火芒刺之在身心，便思道，我若悠悠過去，不了此道，未免做先覺之罪人，真是寢食不遑安處，後來庶幾有進矣，感格宵宵，得些樂處，靜而思之，實由當時知恥之力也。

吾有三則古語，學者可以佩受，志節要高，毋習卑污，務圖近效，器量要大，毋局褊淺，不能容物，操履要正，毋徇己私，隨邪逐物，先生曰，世間粗心學道之人，常說自己無有不是處，豈有此理，但是未嘗靜定思維，若將細細比較他古人，成就是事，多少階級，所以某常說，人不能自謙，何可望其進道。

或問淨除邪念，有何法度，先生曰，這個却在念頭幾微上，工夫如何是幾微，譬如惡禾萌蘖，初生時便要和根剗却，若要待他成長起來，枝葉延蔓，除之較難了，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履霜之初，要防備後頭有堅冰，陰氣轉盛時，所以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此教法大概祇是學爲人之道，淨明忠孝，人人分內有也，但要人自肯承當，入此教者，或仕宦，或隱遯，無往不可，所貴忠君孝親，奉先淑後，至於夏葛冬裘，渴飲饑食，與世人畧無少異，祇就方寸中，用些整治工夫，非比世俗所謂修行，殊形異服，廢絕人事，沒溺空無，所以此學不至潔身亂倫，害義傷教。

或問曰，先儒言雷霆，祇是陰陽二氣，凝聚奮擊而然，言亦不及雷車石斧之屬，何以道教中，却有雷神姓名，服色不一，果有之耶，果無之耶，願釋其疑，曰，皆是也，吾聞大道之全，有渾然，有粲然，今夫雷霆一陰一陽，其原實出於天之道，所謂渾然者是也，朱子云，未發之

前，氣不用事，若誅擊世間不善惡物之類，則實有雷神奉行，所謂粲然者是也，渾然者，先天之道，粲然者，後天之氣，大概真儒抱先天之學，只認着渾然之道，談多不及後天之詳，非不知也，特不言耳，後天法家，只認着雷霆天將之屬，無非粲然之氣，有時問他雷霆起處，多是漫不加省。箇中惟有曾踏上頭關的親見過來也，先天後天，渾然粲然，無有不是。

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常道也，道散於物，辨物制名，非常道也，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行，自無而之有，一本萬殊也，正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自有而之無，萬殊一本也，惟反身而誠，復歸於一，則萬物皆備於我矣。

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無非道也，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無非經也，雷轟霆擊，霜清雪明，無非法也，細而幽林鳥噪，碧澗魚跳，雲片吸張，瀑聲鳴咽，如是景象，無非是入人處，故復卦以動之端，爲見天心之處，物理之相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燧諸水火，穹壤匪遙，磁石引鐵，隔碍潛通，知法家之符印爲燧諸，而一己之靈爲真水火，則可與語道法矣，非爲物理爲然，人亦有之，其母齧指，其子心動，此氣類之相感也。

又曰，喜怒哀樂，不失於正，於道無傷，但發之各有攸當，不致乖戾耳。

先生曰，吾淨明大教，示人以簡易之理，而人猶難之甚矣，道之不明也，學道之士，當篤信心。

，萬一懷疑，便生窒碍，已且昏惑，何以明人、夫天與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是棄天也，自卑以求售其言，自鬻以求售其學，是褻天也，棄天褻天，是謂背道。凡我法乎，戒之慎之。

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

詔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靈文。詠玄機之道歌。修長生久視之道。成超凡入聖之功。曠世一逢，奇蹤罕見。爾道姑曹素貞。芳資穎異。雅志孤高。得仙錄之祕訣。餌金鼎之靈膏。隱顯微芒。抱道無窮。茲特贈爾爲文逸普度真人。賜館供奉。以示尊崇。尙期指教。式惠來英。欽此。

大宋宣和二年九月初一日勅給曹真人

靈源大道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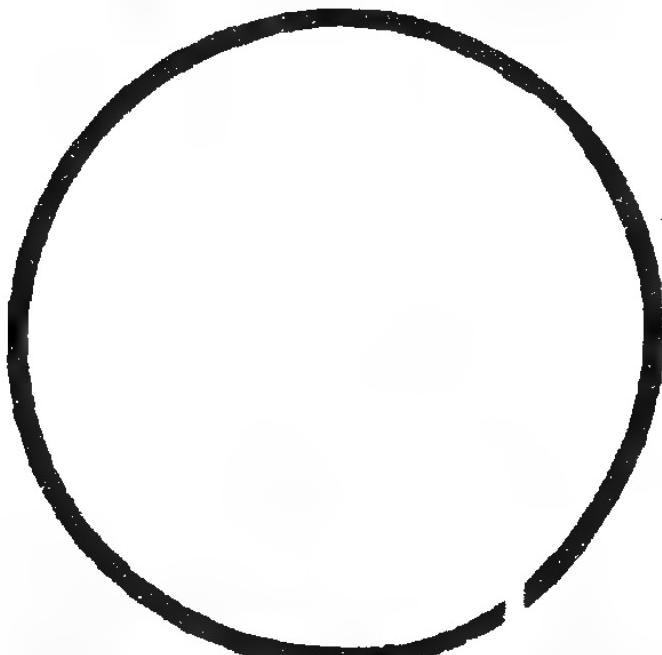
宋朝曹文逸仙姑著

我爲諸君說端的，命蒂從來在真息，照體長生空不空，靈鑑含天容萬物，太極布妙人得一，得一善持謹勿失，宮室虛閑神自居，靈府煎熬枯血液，一悲一喜一思慮，一縱一勞形蠹弊，朝傷暮損迷不知，喪亂精神無所據，細細消磨漸漸衰，耗竭元和神乃去，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萌芽脆嫩須含蓄，根識昏迷易變遷，蹉跎不解去荆棘，未聞美稼出荒田，九年功滿火候足，應物無心神化速，無心心即是真心，動靜兩忘爲離欲，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二物更誰親，失却將何爲本柄，混合爲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沒，透金貫石不爲難，坐脫立亡猶倏忽，此道易知不易行，行忘所行道乃畢，莫將閒息爲眞務，數息按圖俱未是，比來放下外塵勞，內有榮心兩何異，但看嬰兒處胎時，豈解有心潛算計，專氣致柔神久留，往來真息自悠悠，綿綿迤邐歸元命，不汲靈泉常自流，三萬六千爲大功，陰陽節候在其中，蒸融關脈變筋骨，處處光明無不通，三彭走出陰尸宅，萬國來朝赤帝宮，借問真人何處來，從前元只在靈台，昔年雲霧深遮蔽，今日相逢道眼開，此非一朝與一夕，是我本眞不是術，歲寒堅確如金石，戰退陰魔加慧力，皆因虛淡復精專，便是華胥清靜國，初將何事立根基，到無爲處

無不爲，念中境象須撥除，夢裏精神牢執持，不動不靜爲大要，不方不圓爲至道，元和內運卽成真，呼吸外求終未了，元氣不住神不安，蠹木無根枝葉乾，休論涕唾與精血，達本窮源總一般，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卽爲汗，在眼感悲卽爲淚，在腎感念卽爲精，在鼻感風卽爲涕，縱橫流轉潤一身，到頭不出於神水，神水難言識者稀，資生一節由真氣，但知恬淡無思慮，齋戒寧心節言語，一味醍醐甘露漿，饑渴消除見真素，他時功滿自逍遙，初日煉烹寶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閒閒只要養元神，奈何心使閒不得，到此縱擒全在人，我昔苦中苦更苦，木食草衣孤又靜，心知大道不能行，名迹與身爲大病，比如閑處用功夫，爭似泰然修大定，形神雖曰兩難全，了命未能先了性，不去奔名與逐利，絕了人情總無事，決烈在人何住滯，在我更教誰制御，掀天聲價又如何，倚馬文章未足貴，榮華衣食總無心，積玉堆金復何濟，工巧文章與詞賦，多能碍却修行路，恰如薄霧與輕煙，閒傍落花隨柳絮，縹渺浮游天地間，到了不能成雨露，名與身今竟孰親，半生歲月大因循，比來修煉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苦辛，可憐一箇好基址，金殿玉堂無主人，勸得主人長久住，置在虛閑無用處，無中妙有執持難，解養嬰兒須藉母，緘藏俊辯黜聰明，收捲精神作愚魯，堅心一志任前程，大道於人終不負。

微探理性

慎獨圖



慎獨圖說

倪元坦譏

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慎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慎獨之效也。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如何。慎獨而已。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爲善利。分舜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歟。

君子之是非。與世俗是非異。君子之好惡。與世俗好惡異。徇於俗則喪厥真矣。知是知非。知好知惡。隱微之地。有人極焉。慎之則發。皆中節。可以動天地。格鬼神。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通書曰。幾。善惡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功夫。今觀朱子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於慎獨曰。幾則已動。其旨微矣。

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不遠復。惟不遠復。故不貳過。今人有過。疇不貳焉。愧悔之萌。獨自知。知必改。頻復厲義无咎也。而有迷復凶者。弗思耳矣。

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於坤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於明者。不見暗。居於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乾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慎獨以洗心。遂自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

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

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純乎天地。繼念則非。轉念更非。是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於靜時見。於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慎獨。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自古聖賢。且然。况學聖賢者乎。清任和。聖各不同。微箕比。仁各不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不同。孔門不言心性。孟氏直指心性。教法不同。濂雒關閩。心法不同。二程同父同師。規模氣象不同。宋元明諸大儒。爲學宗旨不同。無惑乎程朱陸王之不同也。自有明以來。論辨異同。互相掊擊。使人不得其門而入。舉凡賢知之流。遁而歸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不同。皆可入道。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千古定論也。蓋入門不必同。而慎獨無不同。此處同。則爲居仁由義之君子。此處不同。則爲無忌憚之小人。

大學一書以慎獨爲要。衍義補曰。誠意一章乃大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用功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際。體認眞的。發端不差。則八條目皆將爲己有矣。邱氏所言。最爲警切。蓋學問功夫。千頭萬緒。入乎其中。茫無畔岸。求其立地見效。與聖學不差毫釐者。莫如慎獨。此大學所以爲入德之門也。

人欲求道。中庸其至矣乎。慎獨二字。滴滴心血。度盡火坑。遵而行之。立躋聖域。故於篇首篇末。三致意焉。蓋用力於人所不見之地。事逸而功倍。用力於人所共見之地。事勤而功半。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易與中庸相表裏。曰藏密。曰知幾。卽獨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卽慎獨也。讀易者。當知元亨利貞。獨處已具本原。吉凶悔吝。慎時。卽是趨避。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畫前之易也。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能使人立地消除私欲。而獨體呈露。試觀古來大儒。半從憂患中來。若處平順。亦惟慎獨可以進學。凡先儒言主敬。存誠。認天理。致良知。觀

寧惡哀樂未發氣象。一言以蔽之曰慎獨。

慎獨是生死關。鄒文莊公曰。身之生死。眾知畏之心之生死。知畏者鮮矣。聖門只從心上論生死。故操心危。慮患深。是生於憂患。欲敗度。縱敗禮。是死於安樂。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雖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此文莊答東山諸友語也。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蓋形骸存亡。祇是軀殼。而天君喪失。則眞死矣。可不謂大哀乎。吾人欲生順死安。慎獨爲最要。

慎獨功夫。是人禽分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馮恭安公曰。謂之不遠。猶有一線生路。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向道。豈真不可救藥哉。恭安之言。沁人肺腑。然則何以救之。而使幾希不失。夜氣常存。惟慎獨而已矣。

當慎獨之初。所謂獨者。在若有若無之間。慎之又慎。則知微知顯。而獨體呈露。真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容假借絲毫。依此而行。自無不善。常惺惺於此驗之。孔顏之樂於此得之。莫將兩字看作尋常。李二曲先生云。慎獨乎。慎獨乎。慎獨慎之義明。而後慎可得而言也。

慎獨不專在靜處。能於應事接物時。反觀內省。是非了了分明。於此轉機。尤爲得力。君子所以異於人者。惟自反而已矣。

慎獨之功。三年有進。學記書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知學問得力處。不知遲之又久也。自聖學失傳。皆謂此事非歲月可幾。雖數十載。由之而茫未有得。俾有志求道者。裹足聖門。胥歸二氏。不亦誤乎。橫渠張子曰。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言三年有成。爲學亦是如此。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蓋積累功夫。以時爲限。觀張子之言。亦足使人興起矣。

大學慎獨。祇是誠意。而卽有心廣體胖之效。何也。蓋獨之爲體也。內有所凝。斯外

有所徵。孟子言根心生色。眸面益背。仰不愧俯不怍。功夫進一分。自有一分光景。非可恍惚想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者聚也。李二曲先生云。終日欽慕。保守此慎。勿令放逸。使中常惺惺。湛然虛明。卽此便是慎獨。須歛而又歛。如睡。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讀此知慎獨功夫。以凝爲要。然必洗心退藏。凝所無凝。其至矣乎。其微矣乎。

復 卦 圖



復卦圖說

倪元坦譏

慎獨圖白在中。道心惟微也。復卦圖白在下。洗心退藏也。道心惟微在提起。洗心退藏在放下。提起是慎獨入門。放下是獨慎究竟。若但知提起而不知放下。未免有矜持拘束之患。孟子發夜氣之說。先言苟善於養。無物不長。而後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知操心在存養。故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心如太虛。本無可操。操則存。如先儒言常惺惺。又如言主人翁常在否。觀朱子註云。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真操心祕諭也。自此義不明。後之求道者。主敬存誠。執著方寸。障其虛靈。爲害不淺。轉覺二氏受用。遁而歸焉。聖學幾於熄滅矣。

謂心在方寸。此不知心者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心無不在也。千萬里之高。千萬里之廣。心無不在也。手容欲恭。則心在手。足容欲重。則心在足。推之五官。

百體無非心。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若謂心在方寸。執守一隅。正如面牆而立。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復卦圖潛心於淵。有心逸日休之象。此慎獨得力處。即是身心受用處。心廣體胖。想見孔顏真樂。先儒欲人深思而自得之。語錄中從未說破。故知之者鮮矣。

孟子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此眞實效驗。卽一陽來復也。雷在地中。盛氣揚休。故睟然見面也。盎背者。春和之氣。艮其背也。施四體者。春字之象。暢於四支也。此由仁義禮智根心而發。所謂自得之也。蓋學有實得。非語言文字所能傳。惟卽語言文字以體諸身心。眞積力久。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非他人所能知。故易繫辭傳曰。復以自知。

要息思慮。便是思慮。自收放心。還是放心。到一陽來復時。思慮不息而自息。放心不收而自收。

善念初萌。一陽來復。此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陽始生甚微。安靜

而後能長。故曰至日閉關。若善念初萌。動以擾之。存者幾希。又梏亡之矣。存養之功。務存夜氣。使平日清明。而夜氣之存。由於日晝之所爲。蓋靜養不專在靜處。凡應事接物。能合天理。是動中之靜。周子所謂動而無動也。不合天理。是動中之動。周子所謂動而無靜也。若以閉目兀坐。槁木死灰爲靜。則謬矣。

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吉。陰爲凶。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陽來復。陽之微者也。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到此光景。欲罷不能。周子所謂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在斯時與。

張氏九成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然則一陽來復。其祥風和氣之見端乎。吾人未能不遠復。寧爲頻復厲。勿爲迷復凶。所謂見幾而作也。

磨鏡求明。則明體漸露。慎獨久之。一陽來復。此其驗也。更須著力磨。只在慎獨。若旋作旋輟。明者暗矣。

克去私欲。則見天理。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要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舍視聽言動。便無可著力處。觀朱子註云。機之在我而無難。效之甚速而至大。吾儕可不勉旃。

復卦六爻。學者用力。只在初爻。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於我。於此可見。若欲充滿其本然之量。惟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學顏子之所學。其庶幾乎。

大學言在明明德。皆自明也。中庸言自誠明。自明誠。孟子言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明者何所明。覺者何所覺。吾人生天地間。不明其所本明。不覺其所本覺。卽朱子所謂空具形骸。空度歲月。空喫了世閒飯是也。而猶不知自省。馳騁於名利之場。悲歡於得失榮枯之境。懵然而生。將與草木同腐。可痛也哉。大夢方醒。然後一陽來復。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故知聖賢

之書，皆所以覺世也。然讀四書五經而不約守一兩句。如入大海。茫無畔岸。學庸慎獨，卽易所謂不遠復。无祇悔。欲覺者必從此入門。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不可不覺也。不覺則醉生夢死。近禽獸而不自知。其危矣乎。

儒門語要一編。先生提理學之要以示人也。先生始居通波門外。元吉居城中。朝夕往學。如坐春風。嗣先生謝卻生徒。杜門養靜。移居谷水之旁。元吉卜與爲鄰。見先生造詣益深。晦明風雨，獨坐小樓。昕夕一編。怡然自得也。著有易準七卷。老子參註四卷。莊子詮十卷。志樂輯略三卷。二曲集錄要六卷。奮香草存六卷。名公卿見之。咸擊節稱賞。傳播藝林。近又輯儒門語要六卷。蓋以素所服膺。公諸同志。末附慎獨復卦兩圖說。闡理學之精微。發先儒之闇奧。直可與太極圖說及通書西銘正蒙並垂不朽。其有功於正學。爲何如哉。是編將付梓。先生命爲句讀。故特記崖略如此。嘉慶丁丑孟冬。受業王元吉謹跋。

性理探微終

嵇叔夜養生論

世或有為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必有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
然非積學所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可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
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
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一怒赫然殊觀植
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

躁於中而形喪於外也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
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
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生輕而肆之是猶不識
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
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脩性以保命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

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知所共知也薰辛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蟲處頭而黑麝食柏而
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
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
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
腸胃香芬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
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
之身而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雨所災

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
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
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
謂之自然縱少寬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
衆險於未兆是猶柏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
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

故有無功之治馳驟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
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
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
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
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道復廢或益之以誠滄而
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

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
敗者夫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
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
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
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

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
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
存神明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
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於大順然後蒸以靈
芝潤之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

心玄忘歎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
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111C

羅洪先先生醒世詩

羅洪先先生是王陽明先生弟子

- 其一 富貴從來未許求
能自得時還自樂
幾人騎鶴上揚州
與其十事九如夢
不若一生半世休
- 其二 此身壽命若浮漚
衰榮可喻花開落
到無心處便無憂
於今看破循環理
只好捱排過了休
事欲稱情常不足
人能退步便無憂
- 其三 墾世紛紛一筆勾
塵世樂道任優遊
聚散還同雲去留
我已久忘塵世念
林泉樂道任優遊
蓋間茅屋牽蘿補
頹然終日倚岑樓
人能退步便無憂
- 其四 獨居青山身心閑
吃得淡飯自忘憂
得隙閒眠真可樂
蓋間茅屋牽蘿補
吃些淡飯自忘憂
林泉樂道任優遊
人能退步便無憂
- 其五 身後碑銘空自好
眼前傀儡爲誰忙
獨居青山身心閑
得些生意隨時過
要無煩惱要無憂
本分隨緣莫強求
人能退步便無憂
非干己事勿當頭

人間富貴花間露 紙上功名水上漚 勘破世情天理趣 人生何用苦營謀
其六 爲人不必苦張羅 聽得僧家說也否 知事少時煩惱少 識人多處是非多
錦衣玉食風中燭 象簡金魚水上波 富貴欲求求不得 縱然求得又如何
其七 有有無無且耐煩 勞勞碌碌幾時閒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古今今多變改 貧貧富富有循環 將將就就隨時過 苦苦甜甜命一般
其八 得失榮枯總在天 機關用盡枉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螂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得過一日過一日 一日清閒一日仙
其九 逐利貪名滿世間 不如破衲道人閒 羅籠雞有食湯鍋近 野鶴無糧天地寬
富貴百年難保守 輪迴六道易循環 勸君早辨修行路 一失人身萬劫難
其十 花開能有幾時鮮 人老何曾轉少年 四大色身形不寶 三界火宅體非堅
心心牢把玄機守 願願須從道法參 趁此皮囊修道悟 早生極樂九蓮臺
十一 榮辱紛紛滿眼前 不如安分且隨緣 身窮少慮爲清福 名重邱山長孽冤
淡飯儘堪充一飽 錦衣那得幾千年 世界最大爲生死 白玉黃金盡枉然
十二 終日忙忙無了期 不如退步隱山居 草衣遮體同綾綢 野菜充饑勝肉肥

那有功夫理是非

今日不知明日事

韓信空成十面謀

輪迴滾滾似雲飛

石崇未享千年富

那有功夫理是非

人生世上一蜉蝣

何必榮封萬戶侯

韓信空成十面謀

花滿三春鶯帶恨

山林幽靜多情趣

那有功夫理是非

人生世事自琢磨

時來以敬銀千兩

韓信空成十面謀

雪中送炭君子少

莫向人間說乃何

那有功夫理是非

奔波南北又西東

錦上添花小人多

韓信空成十面謀

兒女繞膝差堪喜

都在黃粱一夢中

今日不知明日事

待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

待人當從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論人當節取其長。曲諒其短。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醒世知足詩

萬事天來莫強求 何須苦苦用機謀。飽三餐飯常知足 得一帆風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 壞人人害幾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 各自回身看後頭
堪歎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道轉如車。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分外錢財湯潑雪 騙來田地水堆沙。若將狡謫爲生計 恰是朝開暮落花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
，謾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繼，曖曖內含柔，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
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無我子劉體恕輯

鼎
豐

增訂三版 吳祖涵二語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呂祖全書涵三語錄小序

昔儒家有語類釋氏有語錄皆學者記錄其師之答問片言隻字不欲遺忘以為學問之助然而可存者絕少涵三語錄不過日用之庸言已盡精微之大道蓋體備不離於己故親切有味其辭殆與洛閩語類同而非他人之說法講學者所能及其萬一峨眉仙師謂滴滴甘露沁人心脾何經与錄之余信知言矣紀述者黃君誠恕吳君一恕李君務恕纂輯者孫君守恕余姪允誠續錄則余尚黃君輯近年以來黔中就夢積經演典之訓合前錄共為一卷要之涵三此等語極多皆散失藏匿而不及全錄惜哉

涵三語錄後記

道何言哉道而不可言也又奚以五千為是道之在宇宙者已抉精蘊於函闕授受間矣外此何庸片紙隻字乎然自西度以來教漸以寢微而後起之論若簧鼓然類皆以五千言之緒餘而肆其唾涕者也迨日就久遠後之人愈拾其唾涕而唾涕之遂成舌戰彼此攻較之簧鼓惑亂尤甚我孚佑帝師慈憫聲蹟為之振鈴鐸以警醒之不啻青牛再度大其聲而疾呼也於是結壇鄆諸開玉局以佈金沙特演大乘三品真經擴五千言所蘊蓄者而洩之收五千言所散出者而合之極闡微旨透闡真宗心印聖賢而道通仙佛是又煥然兩間一新之文字也已間于演興之暇偶論妙理或尋章句無非為世道人心計者其中勉敦倫常期修心性即一言一字盡足開悟本來啟迪後學誠濟世之津梁渡人之梯筏昔時親炙休光者私相記載惜秘書寶笈未獲流通今幸金陵孫子固刊三品便函而纂輯之為一帙操作涵三語錄同付款刷將以斯為三品便函附也真思文字之障我孚佑帝師固已深疾之以其蔽巧蒙愚為人心害鼓非惑是為世道憂不以此急出而正之則真偽混淆將唾涕相沿於無已是此錄雖為三品之緒餘然何莫非唾涕泣之精髓也耶以我師之唾涕醒天下之唾涕而滴滴甘露沁人心脾有真性者將味精髓於唾涕中矣尚何經而錄之余哉世之人以為語錄可以為三品之緒餘可即以為三品真經亦無不可是為記乙卯孟春中壽顯化真人弟子王真稽首恭紀

呂祖全書卷二十八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纂輯

男劉謹誠清惠
姪劉允誠清虛

全校

涵三語錄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呂祖曰。道無可道。可道非道。而故道蓮所道之道。是為道邪。無可為道。而故為蓮所為之道。是名道蠹。微乎微乎。未有天地道於何寄。既有天地。道於何有。入乎九淵。通乎九天。包乎六合。運乎兩極。智者無所用其明。巧者無所施其力。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靜以養之。神而明之。故欲極於神。則不可不養。欲得其養。則不可不涵。欲至於涵。先必有守。守之固者。藏之必深。惟其能藏。於是可宗。惟其有守。是以可涵。迨其養足。神明不測。然此大道實在無為。不可以虛。不可以實。虛虛實實。是為至道。下士聞言。皆大非笑。彼所非笑。亦又何計。彼不知虛焉能體實。彼不知實焉能體虛。循迹不化。執象以求。或為不法。而多左道。填塞胸臆。罔悟太陰。豈知精微。不離心君。巧者弄其詭譎。欲捷道以求速成。智者逞其私知。思異途而至於城。是以作為一切。採鍊等術。背道愈甚。即有口說。微言。以求諸心。然實功不致。徒為虛談。於道何切。尔諸學人。出其至誠。剷去私心。巧智盡喪。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靜以養之。於是神而明之。久漸熟。大丹斯成。與上聖同功矣。若乃利慾未忘。我見不除。妄議大道。反生障礙。下士不為。深可哀憫。

道吾不得而知也。吾不得而言也。吾不得而知。無所用吾知也。吾不得而言。無所用吾言也。無所用

吾知以無可知也。無所用吾言以無可言也。以無可言固無所言。以無可知固無所知。無所可知而故求知其所知者。道之末節。無所可言。而故為言。其所言者。道之皮膚。微乎微乎。有形無形。有象無象。不可以知。而無弗知。是名真知。不可以言。而無所言。是為至言。無知無言。遂無以為道。而又何言。而又何知。無知無言。無言無言。乃為妙道。

誠斯明。明斯誠。金丹妙訣。一個圓圖。固尔精。養尔神。清静虛寂。渾渾沌沌。莫忘本來面目。山青水淨。同倫。

凡人學道。先要養氣。氣粗則心浮。心浮則胆大。胆大則人欲肆。欲肆則道心不定。道心不定。則諸惡因緣。輻輳而至。可知養氣是入道要緊功夫。

大道至公。玄功微妙。負氣含形。亦能覺知了悟。逞私用智。反生障礙。迷離。恭得透玄閑一點。三寶總屬糞穢。打不破羈網千重。六根皆是冤孽。猛回頭。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虛空漠漠。見青天。只知身後慮身。那管錯中更錯。為子孫開基創業。牛馬勞勞。向人世積過業愆。刀槍臺臺。要知百年有限光陰。豈能千載常存躬體。好收拾意馬心猿。用功夫龍降虎伏。若不著用心机。枉費摩挲。縱教日誦伭文。徒勞氣力。從此各尋向上。勿仍自失居諸。爾等勉之。予言不再。

訓蕭修怒云。一派汪洋。何處是岸。何處是死處。汝恐不能到那死處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時尋真人枯禪無益。尔且靜持三月。在此間坐百晝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處地方去得。

問劉守恕云。於予言能會一二否。即將一二說來。守恕對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先天曾著得一字耶。自昔一晝開天。已落下一乘矣。子亦會予文中義乎。將皮膚處說來。去却皮膚。便見骨髓。

又問守恕持虛實義講來。守恕對云。虛是先天。答云。何處立先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却精氣神。方為先天。鍊三寶是後天功夫。則先天不事此矣。先天是忘忘無無地位者。不得一毫思議。才著一毫思議。便不是先天矣。

問諸子有未曉者。舉一義來。吳一怒對云。下手用功處。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時。此心貴一。注意玄門。既下手後。得其微妙。此心貴無。無所注意。大丹秘訣。如是如是。

問嬰兒結就後。是何地位。時守恕誤對答云。非我問爾。此結就後。是何地步。結就後亦離後天。已見先天之時。知否。先天無為者。也被嬰兒結就後。既是先天。便當無為。若心不至於忘忘。則念有所觸而生。便非無為矣。既非無為。則三災生焉。

守恕問動靜之旨。答云。不動則腐。不靜則亂。一動一靜。貴乎自然。陰陽者。動靜之自然者也。四時循環。又一動一靜之自然者也。至於太極。則又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之自然者也。惟無極斯無動靜矣。守恕復問三品中廣求高真指示之語。答云。豈有嬰兒既成。而尚不通玄微者乎。但嬰兒既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養護一二十年。三十年。然後可也。若養護之法。只在無為。不然難脫三災矣。子輩將余言與斯文互參可也。

大道無名。大道無形。於若即若離之中。以求在有意無意之間。而得忘我忘物。無殺無與。

吾門甚大。吾法甚嚴。吾道甚公。吾戒甚肅。能遵吾門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便當心口如一。道念堅。真屏迹幽居。不干外事。無自勞攘。解縛脫繫。毋取榮以致辱。務棄邪而歸正。守雌養元。道乃真定。問靈山寺僧人。云靈山何在。子知子之法門乎。不落方所。不著思議。靈山不在城中。亦不在西城並。

不在心內譜得靈山處住否。住著靈山。不識靈山。靈山是何處住。白玉光中現樓台。塵塵刹刹。追精毫端。大地山河裏。何處靈山更可懷。莫浪說。無安排。眼前香花玉燭。都是西方世界。我為汝說。女諦思之。子門本空。吾道更空。空無所空。有何參究。是知此道。同出一原。同歸一穴。向故紙堆中覓生活。何異痴人說夢。故吾道以不著心為至。子門以不著境為高。要知不著境。猶有心在。胡不此心一併空却。豈不甚善。近日禪和參學。何殊旁門搬運空弄精神。全無寔效。吾為女說。古佛前賢。皆從實處著力。靈山若無六年苦行功夫。那得見星一笑。今之修行者。徒於蒲團上領一二句野狐餘唾。胡思亂想。朴實之人。終身空過。尖利之徒。利口伶牙。換幾句口頭禪。喎那後學。開堂說法。將古先佛祖門風敗壞。歎哉歎哉。但此等事。明者自悟。昧者難覺。即如吾道中。終日言修煉者。遍天下皆是。然孰是能悟虛實之理者。子歸吾門。只要成器。若果誠心敬奉。自有得手處。不瞎喫人痛棒也。

凡人神不虛。則板滯不活潑。如一渠死水。不朽敗。則變色易味美。惟虛則不滯。不滯則不著。活活潑潑。若彼空谷。然一聲鳴。則羣聲應。所以人之神。貴虛而不死。然後究明玄閑。秘訣而有靈通變化之妙。古今來學道之士。亦有結撰嬰兒。陽神出現之時。而終歸於無用者。惟不曉此谷神不死之語也。故太上道德五千。其玄妙止在此言。所謂煉性煉形。皆糟粕也。有何玄妙乎。

或問水火坎離。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離又是何物。如子云。日月為天地結就大丹。便從此著思。日月又是何物。子為子正之夫。日為太陽。然太陽之中。分得有一點陰精。若無此點陰精。則日之所暉。不生物。而焦爛萬類矣。月為太陰。然太陰之中。舍得有一點陽氣。若無這點陽氣。則有魄無魂。不能照曜天下。故月雖純陰。而實不離乎陽。然此日月。分陰分陽。陽爻乎陰。陰泰乎陽者。皆天地之氣。

網繪摩盪而成。故道家以日月方丹。天地為爐。陰陽為火候。而太極先天為吾身本來也。若夫坎離其義亦如是。蓋不曰乾坤。而曰坎離者。乾為獨陽。坤為孤陰。獨陽不生。孤陰不長。故道家言丹頭。不曰乾坤。而曰坎離。惟此坎中一陽。居二陰之内。則陰包乎陽。而有生育之功。離中一陰。居二陽之内。則陽包乎陰。而有成務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離分配丹元。然後取坎中一陽。納入離中一陰之内。遂變純乾。復還先天本體也。但人只知坎為水。離為火。而遂以水火交濟為丹訣。而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氣也。蓋氣有陰有陽。不知道者。陰陽交雜不分。故學道之士。先要分別陰陽之炁。而後取此資徧。或取彼益。此耳。蓋精與神。皆不外乎氣。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獨言氣也。

或問陰陽之氣何以分。示云。分而言之。清者為陽。濁者為陰。呼者為陽。吸者為陰。升者為陰。上則為陽。下則為陰。左則為陽。右則為陰。心氣為陽。腎氣為陰。肝木為陽。肺金為陰。統而言之。人身皆陰。止有一點陽精耳。又問一點陽精是何處。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真種子。真面目。真命脈。斯時那許輕談也。

或問性之旨。示云。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氣。故性為天地之心。氣為天地之體。夫豈有性而無氣乎。抑豈有氣而無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氣言。如謂天地。惟是性耳。則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止以氣言。天地則運行不息。不震不隆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則性與氣兼該矣。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是性而後有是氣。有是氣而後有是形。無是氣則形遂濶。如無是性。則氣安主乎。氣如居宅。性如主人。尋著了主人。不必更問居宅。故見性明心。不必再講許多煉氣煉形之事。若初學之士。不曾識得居宅。如何便認得主人。故欲尋主人。先要訪居宅。

訪着了主人。自會識得居宅。然亦有訪着居宅而不識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戀者。此予所以掃除一切。獨見性天為上耳。但初學之士。先要存心。若不究明陰陽養氣煉形。則居宅一清。主人無處著脚。果子輩欲求捷徑。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固氣也全。性也見區區嬰兒無煩九轉。自有陽神出現。變化莫測之妙矣。

聲靜不如身靜。身靜不如心靜。心靜則萬聲俱忘。心靜則萬般俱寂。若心不寂靜。即使其趺坐終日。衆般不聞。而此心已入萬般中。莫能得片刻清靜矣。故修道之士。先要修心。修心入手。正不在靜室。於羣動之際。方能勉強作工夫。可以驗吾心動靜。若修心者。不從羣動處下手。一味向靜處尋求。苟遇動時。則此心從前靜境。却不知不覺失去。况人生那有靜日。正好於紛紜擾攘之中。默為靜擾。至於日用飲食。只可隨緣度過。又勿著意經營。以致紛亂道心可也。

大抵修行人。不外修心。心為精氣神之宰。賢者希聖。不外此心。道人學仙。不外此心。釋氏造佛。不外此心。三教聖人。垂教後學。無非教人修此一心。心為太極。動靜俱涵。未動之先。便是先天既動之後。便落後天。故至靜時。情識俱泯。宛然無極之真。迨後愈動愈遠。一切客塵。俱從六根為賊。故儒與道與釋。任他分門立戶。總無有離心而言者。我家作用。在撰三寶以結靈胎。而通五陰。以究三清秘密。論厥本原。則止在此心。心不靜則不虛。不虛則不靈。不靈則塊然頑鈍。與物無殊。其何以結靈胎。而成太丹乎。太上教人。以清淨為本。守雌自閑。虛谷生神。千言萬語。也只教人修心。一切搬弄。都是後人作俑。悖道愈甚。去道愈遠矣。我今演說斯典。雖於大道精微。不敢盡謂發明。然即心而言。合三教以同歸。一致無偏。後人誤認道源。而下手不致無所把握。則或庶幾不無小補云耳。

三品妙典。乃予傳世靈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釋。不須更求他道。即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無問道者。不知細矣。設有誠求之士。夙根清淨。道氣渾堅。何事再用師資。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與功德與玉經相等。即天皇尚加鄭重。故流通廣佈。受福無涯。徹地通天。咸蒙利益。非特度一時之劫。尚能廣結良緣。千萬劫賴以超証。此誠救濟天下後世之弦文。爾等慎勿輕忽。目之泛常。視之也。

至人為善。心如太虛。過之即化。無所留餘。賢人為善。勉強而行。久不不懈。可與至誠。中人為善。如泡幻影。時起時滅。或見或隱。下人為善。只在福緣。反之於心。其實不然。爾諸小子。敬之聽之。修尔心意。毋作貪痴。反躬自責。必誠必持。從吾訓言。自獲其時。

作善由心。作不善亦由心。心之為善。勿動果報。心之為不善。亦勿果報。蓋計果報。是作不善之根。如人行一善。或十善百善。私心計曰。天其有以報我乎。如其不報。則以為作善無庸矣。而作善之心。輒如人行一不善。或十不善。百不善。私心亦計之曰。天將有以報我乎。如其無報。則以為作不善無傷矣。而悔過之心。輒凡人欲為善。無以善為善。見以為善。其心必不善。所為善者。只在一心。捫心自問。此事於情理無害。便是善。於情理有害。便是不善。善與不善。不必見諸事。一念善。善不可勝用矣。一念不善。不善亦不可勝道矣。然則人求為善之方。還而問之一心。心靜則慧。光自生。何用他圖乎。道心要堅。存心要遠。若不堅不遠。則有外魔糾縛。縱於道有緣。亦多生障礙。

論琴訓喬以怒云。琴之為道。皆具玄妙。但鼓奏之時。心要靜曠。氣要和平。指要安閒。不著於身。不著於物。不著於境。並不著於琴。默出此心。與太虛打成一片。則隨指所奏。皆為太古之音。若徒搬弄新穀。悅人聽聞。便靡曼淫穢。去琴道遠矣。

身病可藥。心病難醫。外魔可降。內魔難制。誤信妖言。頻生妄想。妄想生因。因生障礙。障礙不已。遂有魔頭。魔丈住舍。迺肆簸弄。使之夢想顛倒。錯亂。或起恚恨。或興咒詛。或毀邪道。或恣邪說。大則亡家。小則滅性。縱能悔悟。旋復迷惑。如是等為無有終極。我悲衆生。為作醫王。療其心病。服其內魔。心病既除。無所身病。內魔克淨。外魔焉侵。若不攻心。病入膏肓。音荒魔熾於內外。魔孔彰。汝等靜思。可以借藏。從猛火中鍛鍊。方成鉄漢。從深水中躍出。乃是潛龍。

在此門中。更要凡事解得脫。遇人退得步。方為道器。若著一點我見。存一毫矜心。那能入道。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蜉蝣耳。匪獨凡人然。即往古來今。為仙為佛。亦無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無涯。以吾生視天地。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視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視此蜉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變化。合之千萬年。皆此一生死。皆此一變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知蜉蝣生。不見蜉蝣化。我視此蜉蝣。天地同終始。

晝動机也。萬物皆動。而我亦動。夜靜机也。萬物皆靜。而我亦靜。一動一靜。與物消長。此天地自然之氣机。生生不息之道也。世人每多裨畫。作夜以夜繼日。是違天地自然之氣机。大悖乎生人之理。何絕乎化育之能矣。故晝而興夜。而寧。固而精。養而神。與物無競。寡慾。清心。能知靜攝。可冀長生。吾道以清靜虛無為本。以長生不死為急。以濟人利物為心。以逍遙自在為欲。彼深山窮谷中。儘多慕此之人。惜乎未遇真師指點。徒虛日月。下此則濁界衆生。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汨沒於慾海之中。顛倒於愛河之內。明明畏死求生。忽忽貪財忘命。放著一條正覺法門。而不知入。觀著一條方便捷徑。而不知行。真可訝也。真可憫也。

問曰。尔等且就這心字講來。尔等俱有心麼。有心又在何處。有對以不知道者。答云。妙妙。只在這不知道三個字上。不知道者。對境無心也。即如此時。子輩心在此。遇此時。遇彼境。心又在彼。恁般不可捉摸。如何便知他在何處。道心者。覺也。覺即是知。知即不知。不知便無為。無為便能有為。有為即可至於無為。無為者。先天之本體也。本體既為無為。則本來面目。又何可知。故不知道乃真知也。子幾設言微中乎。

問云。人之有覺。即為心。心之出入無鄉。究竟心在何處所住。有對以心在聖前者。答云。歎哉。人之所以不得真道者。為其有心耳。為其心有所住耳。如子云。心在吾前。此心便著吾相。一著吾相。則子心非子心。乃吾心矣。吾心豈可以為子心乎。故至人無心。非無心也。心如太虛。心無所住耳。要知心無所住。此心又是何物。即曰。心如太虛。則太虛亦非頑空。昔黃梅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悟。予今則晰言之。何子輩懵然如是。粉碎空虛是也。非。對前無著有何疑。明星三五天明後。影落寒池。影久微。

歎哉。衆生我為汝說。即如此花。未曾染著。香色芬麗。一加玷污。便委泥淖。音道若或保守天真。依然臭味清遠。我悲衆生。為演妙法。確遵斯言。踐形復性。只如火裏種蓮。正好熱中尋冷。莫教雨後葬花。空理本來艷質。信得過石隙湧泉。流通大海。信不過暗室尋門。終無出路。諸子任人猜疑。老道只圖救世。且看他下場頭結局。方知斯言不謬也。

大凡為人。要眼界高。胸次寬。受寵若惊。見辱能忍。量如滄海。心若太虛。萬乘千鍾。在我所當受受之。不以為榮。一介翫辭。在我所當辟辟之。不以為矯。古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棄天下如敝屣。其心何常。

有富貴貧賤在今人多只為這等念頭繫之於心。而不能化倘一旦人以高爵厚祿相加。予亦不知其作何形狀也。波硜硜鄙夫非如是耶。

凡人亦有能知道者。但能知而不能實踐是以道不明於天下。今言求道。道有何言。只有一法。循循做去。不要妄想。勿走旁門。開基打永。總是虛名。道在天地。四時偕行。天地有晝夜。日月有盈虧。能使陰陽合。一理聚乾坤。中有般般苦。一一要溟淪。五官尊九炁。六賊誘七情。上窮千人項。下入百淵深。龍翻巨海浪。虎嘯萬峰傾。乘此何法治。仗劍斬孽根。束邪並縛魅。殺鬼絕妖氛。修居及掃舍。清靜一黃庭。朗如碧天月。活似嶺頭雲。忘机亦忘相。無我亦無名。一團真至理。總在守虛靈。

生身之義。從始細說。十月懷胎。而臨盆苦惱。三年乳哺。而顧復憂勤。疾痛疴痒。子未言而母先慮。出入起居。身未親而心常念。見其笑啼。則為之一憂一喜。觀其舉步。而為之若惊若狂。自恐飢以飽其子。自受凍而衣其兒。望子成立。而兩眼幾穿。思其有室。而一心難寐。或冲風冒雨。以創立根基。或陵險踰阻。而新其故業。終日勞勞。都為後計。午夜戚戚。皆為子謀。欲報之德。有何紀極。為人子者。欲報親恩。自當竭力。盡心孝養。不衰。誠敬罔替。飽食煖衣。以調其体。柔軟下氣。以悅其心。順承顏色。祇領意趣。古語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為能子矣。倘正經闕頭。未曾稍盡。徒以修齋佈施。周窮恤匱。置為作善事。雖積百千萬種。皆為烏有。大倫一虧。鳥獸弗若。在世則為人鄙賤。在國則法所不容。上而神暝。下而鬼惡。或水火瘟癟。鬼魅厄數。難逃。甚而雷轟雷擊。震屍毀體。水火不受。如此報應。可不畏哉。耕不深。不可以望秋成。數豈足憑耶。喪其心。敗其行。命雖富貴。亦貧賤。修其心。養其性。縱命否。亦有達日。

訓宋真怒云。尔力真足為善。何苦代子孫作馬牛。公門中滋味。世道上險巇。人情內風波。大都閑盡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碌碌徵逐下梢頭筵席。恐不得好散。黃虀淡飲。何讓膏梁。粗布青鞋可當文綉。只要你急處收纏。安處放枕。管你受用不盡。

為人父者。不可過於優柔。亦不可過於酷烈。有賢父然後有肖子。有慈父然後有孝子。古人不教而成才者。幾人。不勉而自行者。幾人。不學而能體心維志者。幾人。為人父者其知之。

訓吳一恕云。天上無不孝神仙。爾惟歸奉其親。坐靜玄默。無向鬧市場中虛度歲月。至人無命。以其無我。斯言體之。

爾諸子母太私。母自利。母過嚴。母過濫。遵吾教者。吾不之拒。背吾教者。吾不之追。能體吾意者。天必降之以福。陰叛吾訓者。天必降之以災。口談道德。心居詐偽。明可以欺人。暗豈能欺神乎。總之幽獨無虧。衾影不愧。精進無已。可以希聖賢。可以參天地。彼區區富貴壽算。命豈能制哉。諸子欽之。

諸子既皈吾教。當加一番洗滌。當加一番猛醒。修福而有災者。吾能尋般救之。積惡而不變者。吾能默為糾之。行恕願子。素有陰行。父母不甚親愛。而孝養有加。弟兄不甚和睦。而友于不改。待人具一片熱腸。處世存一種寔意。能知禪宗之理。而守之默默。亦通吾道之玄。而含之深深。視彼口是行違。道聽塗說者。真逕庭聽音也。故予喜之一。恕吳子為人本分。心無詐偽。處世接物。全無渣滓。相時而行。因人而言。胸中若有天空地闊之妙。若有雲行霧散之致。且立心遐舉。擺脫牢籠。真有志士也。故予喜之。但二子時加修省。一步步踏將上去。不要落後。不要墜下。則善矣。慎母因予言而懈弛恣肆。將一段美滿前程。自相誤也。二子思之凜之。

人生在世。最怕游移。若能認真決斷。何道不可聞。何仙不可希。但恐所言諱懇。而所行背謬耳。

嘆彼衆生。多行非義。不忠不信。不慈不惠。或子而不孝。或兄而不友。或弟而不恭。或交而不誠。處已多陰私。險刻接物。少義仁智勇。掠他血肉以肥己身。戕他性命以養自体。不敬天地鬼神。而輕加侮慢。不尊寶經聖典。而妄意毀呵。怨詛咒毒。狎昵朋比。多作不善。肆行淫汚。神曹糾錄。論其輕重。如諸刑罰。或刀兵水火疫癘之刦。或巖崎坎壈鄙賤之數。俾各自受量行而止。若歸吾門。忠君孝親。奉兄弟。虔心積意。誠寔無欺。持身應物。中正慈祥。齋戒沐浴。以敬禮天地神祇。志心誦誦。以了完經功大藏。更或有人。恐斷愛欲。訪求至道。吾即化形指撥。或於夢寐相通。或於坐住相遇。俾得早識其要。修煉金仙。如或不然。而能遵吾訓詞。向人世著寔用功。善行無虧。惡念不起。或求洪福。而即賜以洪福。或求大年。而即賜以大年。或生肖子賢孫。或多利遂名就。若更修持罔懈。有終如始。吾則拔居南宮。逍遙快樂。日久可以證位上仙。永離塵垢。不入厄運。吾之所言。功罪昭然。報應不爽。爾諸弟子。悉心聽受。各歸奉持。毋因循苟且。毋怠惰偷安。毋違正訓。毋宗邪言。各行各事。各圖各功。果屬誠信。凛遵自獲吉祥善慶。知之慎之。

濟世功德不在大小。不計多寡。但須出一片至誠。即救一昆蟲。愛一草木。隨力所為。便有無量功德。尔諸子等。諦聽提督命。自今以往。各須猛省。為忠為孝。無慚子臣。克敬克誠。有光斯道。為人而不慈。不憲恃物。而不寬不仁。或利己而損他人。或殺命而養己命。或祀神而不恭。或持經而不信。或有初而鮮終。或外寔而內詐。或於同人而較量強弱。或於同道而區分彼此。或忌刻其長。或好諱其短。凡此居心。不公不平。立己不正不大。雖屬煩庸之故態。而寔名教之罪人。尔諸子等。猶居深念。有一於

此。遂當痛改。藉誠敬。以收放心。賴神明而消咎過。或行一善事。以濟人之困窮。或出一善言。以解人之冤結。或施一臂力。以扶人之阽危。或有父母者。更竭力盡誠。以奉事。或有兄弟者。更公平和順。以相處。如是行之。由勉强而漸近自然。亦可優入聖賢之域。乃復彼此勸懲。尔我誥誠。同心同德。相諫相規。母踵前愆。仰臻善道。冥冥不爽。天鑒在茲。積過則如垤山。積功則如勺水。生死權衡。一念輪迴。慎之勉之。

人心要有定見。心一不定。便不能向正大光明處著用。遂好偏執己見。不信善言。巧弄心術。爭強論弱。分人分我。不肯調服狂心。使歸于一。與正大光明者。自相矛盾。故其所為。雖或間有一二微善。而心為大本。大本有虧。小善何益。有是疚者。即宜勉力痛改。毋逞私智。毋執偏見。澈底澄清。無碍無著。提出肝膽。做那正大光明的人。行那正大光明的事。步步尋向上去。所往無不攸利。求其在我。只盡己誠。千聖萬聖。同歸于一。一念了悟。受福無盡。

予笑彼衆奉道之心。如水之泡。求予慈悲如火之炎。人何不以此念。而移於奉道中。則不作福而福自增。不邀功而功自大。不謀利而利自溥。何容求乎。

以予婆心接引。直欲使衆生盡登彼岸。然人無積誠而來。則視此為戲局。與其歸吾道。而不能終。何如嚴其閑鍵耶。然人之心。有勤於初。而怠於終者。亦有懈於先。而幹於後者。惟願勤者勿怠。懈者自知奮勉焉。則善矣。諸子須要從此加誠。若稍懈怠。便不可化訓矣。

凡人在幽獨中。當如神明之鑒格。而况對越神明。豈敢放肆耶。彼衆生作惡。由於一念之放肆。漫假而成狂悖。惟諸罪孽耳。可不戒哉。

大凡為道者。貴於用柔。貴於忍辱。如能安靜不校。受用亦自不小。不惟可以質諸人。而無歉。即告諸鬼神。無不蒙其垂鑒。

大凡作事。不必問人之是非。必要內省。果我所為。百無可議。猶當自責我之不能。使人改過遷善。深恥我之不能化導愚頑。我縱自盡其道。不怍於人。乃遇作惡者。當前更要柔以處之。和以接之。若化得一惡人向善。便是莫大之功。即彼汨沒已深。斲喪已甚。恐音惡不悛音。遂難感化者。亦須善待之。要之我能盡道。敬而且誠。毋亢毋卑。中道而立。凡有所投。虛己以應。彼等匪類。久當自生畏服。不敢逞其狂妄矣。尚何外侮之足慮。魔障之可患哉。

作善由一念。作惡亦由一念。幽獨微渺處。善惡所由分。如作惡之輩。其初亦與善性相近。迨一念不慎。流於狂妄。終至累劫。不能開朗。性天暴戾。恣睢無所不至。以致上干神怒。莫逃天譴。故予憐茲孽種。甚戚戚。不憚為之宛轉說法。爾諸子。自今但觀彼等作惡報應。須要存一惻惻心。不可有歡喜心。須要存一警惕心。不可有效法心。則去惡自力。為善自堅矣。

人生濁界。如隙駒過影。一失脚蹉跎過去。追悔無及。

巧許多是那夢。夢時所為。甚覺狂悖。若不急早洗心。從頭做一箇好人。向善處高步天界。便愈趨污下。墮入苦劫。累世難超。而且禍延子孫。曠代殞滅。況作惡自有盈滿之期。報應只爭遲速耳。一不醒悟。豈不可惜。

世上善事是行不盡的。世上功行是立不盡的。聖賢德愈高。心愈下。見善則如不及。望道則如未見。幹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功勞。其心猶歉然不足。況其善其功。尚未究竟。豈敢妄自尊大乎。古人云。

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夫天道如是豈有人道而外此哉

一箇人這樣行好事便是箇善人那樣行醜事便是箇惡人。一箇人做善人做惡人成兩樣的人其間只在那點心上。

人言凡事有命有數然聖人云至人有立命之學便以造化由我命豈能拘數豈能固乎。至於生平無一善行善狀或福祿富貴不失者或由於祖宗之積累或本於前世之修為。然而惡作不息便絕子孫享受富貴之根若其身福澤只有及身者則按其作為而減奪之大上之言果報豈欺人語哉。諸子勉為善事各自修省無負予一片婆心也。

作善作惡各有果報若使為善無徵效則善可不為若使作惡無過咎則惡可大作敬神非以圖報只在恭奉誠信此心便是善種子不必期效而無不效吾觀諸典甚言誦經功德此非誑人語蓋誦經者一念之誠便已盡去從前之妄一時之善便已大異昔日之非去妄存誠革非從善誰云無果報乎但可惜一念之誠轉念即為狂妄一時之善移時即棄善從非如是又將何以迓天庥而來善應乎故古昔聖經賢傳佛典仙錄無非以美言啟動為善者之心俾之從此益進於善以導迎祥氣耳非謂不誠不敬而徒口誦經文心思戲渝即可以消愆獲福也惟心一於敬始終不怠則善矣書經之法大小如一輕重合宜寔左空右長短相齊筆在意先則字不一意在筆先書法適宜有則歸虛空則寔為偷筆措置反失平奇依予所言無善作為以敬以正健體為歸毋尚娟態道勁相催寧緩勿亟總以端揮。

予每見世俗之所謂好道者。無非求神仙接引。或學其燒丹煉汞。或學其採陰補陽。以希長生。永保富貴。如所云腰纏十萬。跨鶴揚州。皆是也。至於清虛寂滅真常大道。鮮有好之慕之。如書所称如好色之堅。確不移者。而况素習儒業。釋道兩門。尤所弗齒。今某等乃能幼習儒業。長列簪纓。現膺民社。而乃渴慕仙風。真龍沙一會。不可易視。須知道以誠入。若由一誠以至乎無不誠。道不遠矣。故經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遠矣。何謂修人道。蓋大道本虛而寔。充塞宇宙。人惟体道而行。使此心量無乎不周。大則包羅天地。凡一切靈蠢俱在吾心量中。即孔門老安少懷。佛門度盡衆生。道門方便接引。咸此一心為之也。然又要細細參究。灵根慧性。時時返觀內照。以心印心。某事合道。某事不合道。出身加民。不使有一毫之未盡。此即儒門參贊化育。釋門性光透露。道門忘形合虛。之至理。故昔觀音大士。亦曾現宰官身。說法太上。亦曾為柱下史。非入官之人。便不可學清虛之道。倘能由予所言。事事秉一誠意。如誠以利民。民受其福。誠以興化。風俗淳美。誠以自持。臨政無苛。誠以學道。惜精保神。仙佛與儒。豈外一心以求之乎。予於某等所厚望者。須體此太上好生之心。佛法慈悲之念。與聖賢與聚勿施之言。不特為予門增輝已也。

凡學道之士。貴在精專。默運伭机。冥心內照。致虛守靜。和光同塵。以遊於世。抱一以自修。勿雜念。勿貪名利。內忘其心。外忘其形。以心御氣。以氣合神。以神合虛。以至於忘無可忘。復還清淨。太虛無為之道。能明乎此。是為明道。勤修行之。是為行道。若夫南宮之法。雖云正法。然亦非了脫生死。度世無為之大道。故太上云。清淨為天下正。又曰。保神固氣。長生之本。至筆錄雖非真一法門。而好之者多。然亦有文士壽終。飛精附人。以發洩生平之學識者。至外丹鼎爐汞鉛。更屬惑世誣民。愚人受欺者。

不可勝數。未聞神仙以此度世。昔正陽授予黃白之術。予恐貽誤後人。遠蒙鑒此。一念拔度昇仙。今某所請。予深惜焉。

士生斯世。誰能株守方隅。故男子生以四方為志。然所謂四方之志者。為其訪道從師。業儒者。負笈千里。學佛學仙者。芒鞋踏破。學未成道未悟。不肯住脚。後世趨走名利。奔競勢要。或遊宦。或遊學。或遠商。皆從名利起見。又有一種。貪嗜山水。不憚跋涉。雖有垂白奴親。亦置弗顧。不知此輩。遠遊均屬方隅之內。至於真人遊神冥漠。一息而經千里萬里。一時而徧六合三山。去不知其所往。神遊宇宙。來不知其所從。還歸虛寂。知此遊者。方為至遊。茫茫海宇。能通此者。百中罕一。

降務怒樓示衆云。予自三十年前飛鸞演化。遂降神鄴渚。留驛此地。兆三品之良因。結萬緣之勝會。於斯樓基啟大業。繼復遷於宋氏頭樓。肇以涵三之名。再移喬子之宅。演成上卷仙典。於今一回想。實同昨日事耳。但予之開化有成。惟賴爾等贊勵。亦得諸始事之子。竭盡心力。此時雖大功告竣。均受宏麻。然於數始事之子。予心時為惻念。以為未足酬其勞者。故戀戀宮中。不即絕跡。蓋此故也。予憫世慈腸。不憚煩劇。留連塵界。無非上体穹蒼好生之德。下憐衆生沈淪之苦。是以發廣大誓。歷刻度人。普施法乳。願盡恆河沙數人人道岸。誕登幽域。光明遍照。則老人一片婆心。不幾可少慰乎。非不知世事澆漓。人情淡薄。近來口食計窮。人不得不惟利是趨。然只一心謀利。所以奸盜詐偽。日見其甚。机巧叢生。詭心百出。害人欺世。利已損他。種種行為。即一技一能。亦用心良苦。究其由來。無非計利較。之前人更善鑽營。如此日偷。愈見其下。時災月厄。火盜官刑。旱蝗疾苦。因之頻加。第人於惡念初萌之際。尚覺自歎。雷霆震怒。尚知畏懼。及漸染惡徑。反如履坦。似就輕車。偶因報應參差。遽

謂神靈聲響。遂逞放心肆行無忌。雖雷霆在側斧鉞當前而其人若罔聞罔見也。曰。我惟利是恃。不聞諺云。錢可通神之語。甚可憫惻亦可發笑。如是等衆焉有不永墮輪迴。蒙經孽報者乎。予即欲解脱之。亦從何處下手也。

道之一字為天地之秘桃。為陰陽之精萃。立極宇宙。開化古今。至微至隱。無形無名。肇造化之蒙祖。物彙之根。厥始鴻濛。判於太鈞。佛也此道。仙也此倫。儒之聖智。亦無所分。究溯由來。同源玉清。流支衍派。各別三乘。各開一教。各立一門。寔者儒理。虛者禪心。虛虛寔寔。二五凝精。存亡有。若渺若冥。恍恍惚惚。含於臍輪。伭之又伭。微妙難尋。上窮月窟。下踏天根。閒來閒往。常靜常清。寔者如斯。虛者常存。殊達一轍。歸還渾淪。道無可道。人忘其人。我忘乎我。忘亦忘真。是曰真忘。莫可擬論。有識之子。先立乎誠誠。則有明明。則著形。著乎内外。大道可行。行道無有。難易之分。而一貫之曰誠。

當今乩沙一事。開化者廣。附和者多。其中不無真偽之別。又不無聚散之常。然人每以談山說吉者。為真。以詩詞歌賦者可聚。若予自飛鸞此壇。迄今數十年來。在予不以吉凶之兆動人。而二三子亦不以禍福之机求應。雖無語言文字可觀。頗有礼樂威儀可習。是以常處不變。歷久愈新。較之倏聚倏散。駭俗惊人者。不相侔也。

人恐予門有異見異聞。事足以動人。今予自觀。覽無甚聞見可異。但不知人之間見者。有異乎無異乎。蓋無異則為庸常。而庸常二字。所含者廣。人生履地承天。祇不過衣而衣。食而食。日用起居。甚無異也。即庸常之說也。人生五官四體。共有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司聰司明之處。人皆有之。此無異也。人生幼而小學。長而明倫。凡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不過遵先王之訓。率聖人之行。以造

夫為聖為賢之域。均不外中道而立。事極庸常。亦無異也。更有此佛仙二途。一則明性徹源。欲了生死。一則煉性煉神。均得長生。其迹似怪誕難憑。其人似渺茫難考。然以庸常之說論之。佛與仙。斷不捨本性。而言修煉。亦未有去守中而說玄微。忠孝仁義之本。未嘗不時時在念。辭讓恭敬之事。未嘗不個個躬行。故事親孝。亦可稱仙中之孝子。事君忠。亦可作仙內之忠臣。凡以類推。舉能生物盡倫者。皆是仙根佛種。不期仙佛而仙佛自然有得。其故寔由於三教殊途同歸太極。無所分別門戶也。予三品典內明究斯旨。極為精備。若世之小儒。全不知此中合一之理。妄加議論。竊為譏謗。予亦不問其心思何似。而但哂之為庸為迂也。凡人問道而來。其有所聞見。予雖未盡知。但不作奇異觀。即是大識者。若論敝予門。亦僅可作庸常事看。方是大家模樣。既心切予道。予惟以大道教人。大者亦不過此庸常二字而已。

予門廣大。溟漠中寓有慈惠。恍惚中放有光明。凡所投誠。如果真信不二。再無不以神感通。只慮人之視我為可有可無。予亦難應之。以立求立應。神思之不可度。理信然也。苟能事父母以愛。敬事兄長以和。遜待朋友以信。處身世以公平。修己克私。敦倫務本。是即日對予面。日聞予言。予默會之間。自首肯也。

欲知生者之死。曷不觀死者之生。夫生者之死。人第知算盡則死。而死者之生。人或有云。死即受生者。又有云。死既不測焉。定其生。又有云。無所為死後有生之據。種種議譬不一。不知古云。死生之義。大矣。其寔不可得而易為之說也。以正理論之人。稟陰陽之氣以受生。得清濁之氣以分形。來則茫茫。如東輪晨擁。第見夫日之升矣。又焉能親覩其發于扶桑者。為真邪。為非真邪。及其死也。冥冥

光住。百体槁然如西烏之落。倏忽而下。人第見其日之夕矣。又馬能自擊其沒于崦嵫者為真邪。為非真耶。故執礼之士。只究本來現有之軀行真寔不二之事。彼生彼死。惟順受其正而已矣。命可知也。不可言也。數有窮也。不如守之。此大儒明生死於未有我前。而會之以意。順生死於既有我後。而反寔歸空。其玄之又玄。微之又微。俱非世人可得而道也。

世傳斗儀七十二。內隱真諦三十六。其他不過以儀文垂教者。也不知禮斗一事。不特予門科教為多。即如來門亦多。此支天礼法諸品。亦自不同。然佛藏中心品較道科為勝。皆具梵音。兼有成就法。甚為深妙。禪那家。亦有以此見性明心。如彼慧燈一燭。覽照一切處無不朗徹。夫此暗室。未有光焰。俱作黑漆人。彼此不相面。既而忽然一炬。便覺上下洞達。光明四照。得如斯樂。勝譬彼禮支天者。雖愚柔無識。許誠懇摯。遵依梵教。信禮如法。一旦開靈。俱能了悟。如我如來。睹明星嘯。拈花示衆。亦復如是。是知梵音神妙。具六通力。無有勝者。其功德力。誠不可議。即予玄科秘簡。上仙真宰。尚有尊奉。每按天地同輪度數。依法瞻禮。倘根具有間。功行參差。亦不易得受上真灵宝太玄科教。故彼支天為衆星主。居諸天尊。其願深固。其慈廣大。其法無邊。凡九品果徒。尚莫能窺測。傳經五斗。俱係科詞。其中皆有隱秘。不傳下士。非九天真器。亦不得聞斯語。然亦可習此條科。肫誠懇禱。依義修持。其神驗亦各各異。或親降紫宸。或靜現臂面。或天花繽紛。或仙品陳設。咸加惠啟。均使如願。上士希仙。即可追求。中士祈願。無不各遂。禱禳一切。尚小果報。於此中得大智慧。大解脫者。不勝計。更有親受玄靈三五之真功。而超證修持。居第一義。俱得此力。譬比念阿弥陀佛接引者。遂得化生八功德池。作變體成蓮花。亦如是微妙。如聖經所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彼禮支天者。亦復如是。無第一義可

解是即第一義。無法象中先有法象。而後歸於無法象也妙哉。

經之一字。原所以教人守經不變。常敬常畏。上智觀之默有感會。中士視之知所警惕。小民知之咸生畏懼。故予設教訓人在此一字。有許多訓迪非假語言文字。以自信也。然訓迪之要首在收心。有所警惕。則勿論敬神事人。皆如在其上。必敬必戒。時刻翼翼。終日乾乾。對越神明。尤加謹慎。先自一事以至百事。自小事以至大事。收心在腔子。而勿使放失。則漸臻純熟。久自心有所主。而不致膽大氣粗。漫無忌憚矣。此收心之法。即予始教之綱目。即予演經之主旨。亦即予平日所說修仙修佛之妙諦也。天下愚之士。縱不能默會幽深。合神弦遠。而凜此章程。事天裕神之際。尚不能一為點撥。約束。此野劣猿精。使令猖獗。蓋由此等平日於收心之學。全不体究。徒侈結習。枉縱情慾。無明時憃識。性難調。種種任意。憒威放誕。肆行之積習。俗網昏迷。不醒响震之怯音。以致對越神明。妄意放蕩。失礼踰閑。有不可自問者。如是之人。在人情則云不稽之輩。在世事則云誕慢之子。在儒教則云不齊之徒。在釋門則云玷清規之徒。在予道則云狂悖之士。焉所取也。經之為言。敬也。既無敬經。何容說乎。經之教人以心也。心既教。經何庸設乎。惟經以印心。心即經。要經之所以。非徒託諸語言文字也。惜哉。子不禁為彼等惻然。

凡事神者。對越神明。儼然如在。或左或右。皆凜祇承。非惟衣冠必整。亦且容貌必端。兢兢恪敬。未足動止。僕宜安詳。朝礼拜賜儀度中節。從容閒雅。莊重合數。如上禮神。是向我中處指視甚嚴。凜不可慢。如是敬畏。似下之奉上臣。之見君。必盡其禮。誠下事上臣。見君。或有未出於真誠真敬者。若畏敬之心。存於中。自無偽誠。僞教之事。至乎事神。又非君主可比。以其神鬼赫奕。威名甚速。呼吸相通捷。

如影響有令人不得不生畏懼不敢不生畏懼者。總以神之昭格不可度也。如是先存一事神之意而來者。其心是必在敬神。一力。草尚敢嬉笑戲渝。不然不敬視為兒戲乎。雖予無甚足觀。但既存事神之心而來。即神有神無俱宜自盡其心。自盡其心。此道不明焉。能為人焉能事神。神乎人乎相感以誠。誠能格天。天德是馨。儀礼百千。端在一心。以真心偽。又在自存。自盡謂忠。以實為真。真誠應物。格致修身。由身而家。不外乎心。齊治平者。總乎至誠。參贊化育。皆基是根尔。諸小子。勉之是行。

鸞手之難。非同泛泛。有天成者。有人力者。要必夙具慧性。智根通達。性氣和平。心神淡定。與世道相連。向有善信。不欺於物。不驚乎外。敬格純一。体致安然。必謹必慎。時凜誠訓。無二無三。不疑不詐。方得心手相應。神人合體。机智灵通。不阻神意。如寂靜逍遙。意致冲和。自然純化者。此天成者也。由生漸熟。必加煉度。然後臻極者。此人力者也。要之總在誠寔。於平日而言行不苟。所存所著。與神契合。臨時又斂神聚氣。心性靜恬。氣佳神住。机圓心活。亦此之謂也。蓋鸞手為神所憑依。凡言有所損行。有所虧。以及淫浮詐偽。疑二相參。皆神所不取。既不取其人。焉能附其身乎。即臨事之時。苟分心於外。及動起七情。或自生疑退。或間有怠情。皆阻神機。不能久遠。此所以得真鸞手之難。而得予之鸞手為更難。而得演經說法之鸞手為愈難也。不知予之開化。首在得人。神之憑依。又兼有德。而具永根者。故鸞手二字。亦不易言之。

人當年茂。每事應自束性。乃德之基。不可不涵之溫厚。故儒門存心養性。即予門煉氣煉神之謂也。學道者。未學生先學死。不能死焉得生。藏生機於死寂中。在人自己會。不然則日見求生。日見就死矣。此生生之道。大有攸與。勿為習染。休被塵迷。明人一點。如暗室張炬。頓生光明。莫把聰明向無用。

處使誠恕子。蒙蒙俗務。固為人情不免之事。然子較庸俗不同。自宜毋存凡見。此時予即為子般般印證。然亦無者不能增。有者不能減。雖欲為之造命。其如定命何。今特與子言之。冀子了悟一切。有為之法。悉如夢幻泡影。子但循分安時。求證將來妙果。則乘子開闢之日。儘足開子慧性。方是子七年來收緣結果之功。子須從此漸排塵累。擺脫俗情。大作整頓收拾性靈。以待緣至。即可助予闡演。利賴無窮。抑且於尔往昔生中修持。自得圓通早證矣。

既皈予門。須体予意。以敬畏存心。以和平待人。勿好高以自矜。勿驕奢而傲物。縱妖冶盈前。當思坐懷不亂之下患。雖人將橫逆加我。必湏學三自反。無過之君子。豈不知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依乎。予門弟子。率領眷屬皈依。固云向道之誠。然諸子但知取一道名。便是皈依。殊失皈依之義。不知皈者。乃以道為歸依者。以道為宗主。而依倚之也。若能信奉受行。遵守法戒。於道門不犯規律。於人事不壞綱常。心術端正。誠敬勿欺。凡事依理而行。方不失皈依之義。方可稱皈依之人。倘止求一道名。遂了皈依之念。寔為無益。况彼等婦女童稚。無所知見者乎。

嚮慕予道。必須敬信。諸事敦本。若甘自棄。便日流于汙下。苟能健行。即日進於高明。至於涵精育萃。攝性調情。又端在有涵養澄靜之學。存虛無杳冥之心。方克有濟。倘自不收束。則日粗浮。神之不接。尚小而遇之招報甚嚴矣。

示洪篤誠子。亦聞予涵三之名義乎。自兩儀肇判。三才遂分。然天有三光。以昭示萬物。地有三教。以維持人心。但人有氣稟不齊。故釋典有三乘。仙樂有三品。即儒家亦有上中下。氣質之不同。究其初厥賦惟均。本屬一氣。中涵一理。所以三教雖分。同出一原。若參透三教之理。毫無彼此之異。自同歸

太極之精矣。夫太極者，即所謂先天一炁兩儀從此而判。三才從此而分。若夫三教，則太極之支流雜派也。原其始，無非一理。是以予壇特命涵三之名，蓋會三歸一。又一道中包涵三教耳。若伭門修煉功夫，有雜有正。雜則言接命延年之方，正則惟談金丹大道。金丹者，即佛法所謂圓明覺性是也。非金非石，而金石無以比其堅。分陰分陽，而陰陽無以喻其妙。靈應無方，神通難擬。修之則寸田尺宅可長生，百年千年可常存。彼藥物火候，二八一劫。子午抽添，水升火降。皆支言耳。其寔窮究性命之旨，降伏其妄心道，即在目前矣。予昔指伭篇，曾揭此義。訓人有云：報言學道諸君子，好把無毛猛虎牽。夫無毛猛虎者，心也。心之所之為意，意者，伭門所謂黃婆。於人身中脾土是也。水在下難升火，在上難降。意至專一，則炁自隨。故丹訣有云：黃婆牽引入中央。蓋金為水母，木為火公。以此束王公配西王母，而生水火兩男女。然必以意為烹煉，方能成就。故丹訣又云：本因戊己為媒聘。遂使夫妻正合歡。雖丹經有如此種種名相，皆屬假立。若降住此心，則一切皆空。太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如涵三之意，三且不名。涵於何有，涵且不名。三於何分，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了此道者，是真修行人也。

自己本來心性，究未明了。所以冤業牽纏，輪迴往復。此劫未盡，彼劫又生。惡報未消，業債又起。沈淪愈久，陷溺愈深。渺渺泉鄉，茫無出路。悠悠歲月，何日超昇。夫人身難得，樂土難生。耳目聰明，皆上蒼篤生之德。衣食饒足，實前世修積之功。利名富貴，豈可強求。壽夭窮通，原非倖致。苟能上酬覆載之恩，下答鞠育之德，是輕生忘本。已負莫大之愆。或更加以敗亂倫常，斲喪根本，存心積慮，惟機械巧詐。之是工。處世待人，盡刻薄殘忍之是務。對三光而不知敬仰，毀二教而不屑尊從。汚穢人羣，傷

失本性。生則難辭惡疾。橫喪天年。死則難免冥刑。打入地獄。凡此等衆。豈不可悲。須知天堂有路。只教心地光明。今日撒手。今日即空。明日回頭。明日即了。笑人生一場虛夢。誰能夢裏尋真。歎世上多少虛花。孰向虛中著實。生時不知修省。死後魂魄皆昏。依草附木。本來之靈性何存。泣地怨天。長生之淒涼誰顧。一旦改形換面。失却人身。萬劫沉淪。了無出路。可不畏哉。

世人曠劫以來。迷失真性。全不皈奉三寶。只圖利養色身。不知色身是假。終有敗壞。若金丹大道。長生不滅。亦無生亦無死。但所謂金丹者。非如外道旁門燒丹煉汞。惑世誣民。使人傾家破產。終無一成。而且有害也。神仙修丹。即是修心。人人有此金丹。惜自己不肯修煉。以致隨劫輪迴。永無解脫之日耳。須踴躍誓願。首謝前愆。皈依三寶。所謂三寶。釋曰。佛法僧寶。道曰。道經師寶。名雖各異。理寔一也。從此永久奉道。即可証清淨道身。夫覺悟只在一心。心同太虛。無罣無碍。若能覺悟。即可自度。否則沈淪億劫。雖萬種慈悲。亦難拔度矣。

自古皆有死。然其中亦有前刲善根未熟而死者。亦有惡業未露而死者。亦有學佛學仙。中途改變。以致善果未成。惡業漸長。而死者又有生平為惡無厭。終年能改過自新。臨命終時。因此一念能自改悔。轉劫遂好善修為正道者。故此一生。有男女富貴貧賤。壽夭之不齊。非上蒼有意區別。皆由善惡自招。若前身好善樂道。今世又能好善樂道。則天福自致。天堂可躋。如其不能。則天路閉塞。無門可入。地獄惡報。無由出離。第一要發信崇心。信奉三寶。自能消曠劫罪愆。出生死苦海。證長生之道。第二要發懺悔心。悔歷劫不知修功。未能修煉。自心性體被無明煩惱。蔽錮。以致淪於鬼趣。此一悔心。能生種種功德。譬如磨鏡塵垢既去。透体光明。故知生死心為根本。心欲長生。即當崇善。善乃

福基惡寔禍兆。作善作惡總屬乎心。心有一善。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一念有惡。如雲蔽虛空。日為掩暗。其光便減。若能改悟。如風吹雲散。光現虛空。湛然學道之士。性體虛明。亦復如是。世人不知修道真訣。將謂愚昧。凡夫何堪修道。豈知道本在人。不是離了心。性別有一種道理。若別有一道可修。諸佛諸仙便是欺世。其寔修心。即是修道人。但一心悔過自修。道不遠矣。試聽誦經。其中語句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初無一毫人欲之私。何謂人欲。蓋隨各人所欲。或富或貴。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妄之心。皆名為欲。此欲一萌。即離天性。遂致迷真逐妄。落無數階級。故不得名為天性。而曰人欲也。又此欲各有各有。各各異。非大同之理。非至公之心。故云私。今後但去此私心。除却妄念。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則道在邇矣。若言下頓悟此性。即是金丹大道。日日參究本來。自得了脫苦趣。

人生之初。惟止一性。並無他物。夫此性者。先天一炁是也。天得之以致清。地得之以致寧。人得天地清寧之氣以成形。於是遂有陰陽清濁之分。然此天地之炁。始於太極。所謂太極。即是先天一炁。因天地由此而生。故曰先天。此炁在人。則謂之性。人未生時。此一點真性。投於母腹。得父精母血而成形。然此精血。亦稟天地清寧之炁而生。因此時既有精血。遂有形相。從清虛元陽無相中。落于有相。而先天之炁。於是離而無形。故太上云。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之謂也。方其未出母腹。藏于無形。其性其命。尚渾而為一。及墮地一殼。已將太虛圓明光大之体。一殼呴破。於時性既發露。命亦隨之。遂有窮通壽夭之不齊。但性休本善。而既生之後。性光隱而不見。遂有心之名。然性即心体。心即性用。二者各各天地。故性曰性。天心名心地。至於用意。又落第三階級。愈流愈遠。愈遠愈失。所謂水出崑

焉。便不清也。既有形相。便有五官四肢百骸六根之不一。太上云。不物中物。不有中有。正謂此也。惟仙佛深達此理。直究本來。所以仙家之七返九還。亦祇是煉情歸性。歸性即太上所謂歸根復命。而佛法種種。亦不過修明此性耳。人自曠劫來。縱無明性。迷失真宗。夫此無明。何得亦謂之性。譬比溟渤。同謂之海。其波濤洶湧莫測之狀。總屬海水。不得謂溟渤是水。其波濤非水也。使波平濤息。則海水清淨之体。還復如是。若人能降心。除去妄想。使情歸于性。則太極真元。全本造化。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矣。故聖門之惡性。恐此無明。予門之煉性。煉此無明是也。然作罪根。因又屬妄認色身是我。種種計度。以養此色身。雖衣食充口體。猶以為未足。故大上經中。先示斷障之法令。勿起貪瞋貪。則有損人利己之事。瞋則妒人之有。恨己之無。而怨天尤人之罪。日積月深矣。及至天曹考較。地府減祿。大數迫時。撒手而往。生平衣祿歸何處。業鏡台前事。事真。渾身有口難分說。始悔從前錯用心。普演典談經。龍沙頭跡。八品伭文闡。自毘陵。曾費數萬計。嗣又不振宗風。宣演五品。亦費數千。至於涵三闡教。演清微典。已較前節略。僅千餘矣。後演禪宗。蒙佛慈指示。諸凡從儉。以真早成。是歷來演典談經。未嘗不大有布施。然世風漸替。好道無人。所以後此宣演。皆審時度勢。不多繁費。今某既肩斯任。功德匪小。予非欲從陋就簡。不過體諒一官薄俸。無甚盈餘。所以從儉行事。非予自輕秘旨。亵慢玄文。以俯就於人也。然應辦儀物。仍不須節省。演務重大。禮制莊嚴。況開闢靈文。衆真班列。諸神侍衛。非小可事也。以適中為妥。

料理演務。又兼積誦經藏。固是難事。然必須善喻諸子。毋使試意散漫。致始勤終怠。方有利益。予不惜委曲開導。誠欲子等真切誠信。發於自然。方為功德。果能肫篤奉道。隨處皆有感應。不求福而

福自至不圖報而報自豐。天人感召捷於影響。子等勉旃。

邊邑土瘠民貧。又值災厄之後。為民父母最宜愛惜蒼黎。如保赤子。疾痛苦痒。俱要護持。與民共苦樂。正宰官盡職之事。夫上天好生。莫重於民命。凡為有司者。不特慎刑為要。若無教化及民。使知觀感。不能格非有恥。亦是有司之過。若博泛愛之虛聲。致令刑賞不明。舉錯倒置。使民無所依賴。而手足莫措。更是有司之過。至於辨冤理屈。折獄於片言之間。入死出生。定案於寸毫之上。尤宜審慎。非可惜也。古昔明吏如文忠公父。其福報在於子孫。史冊可証。究其由來。皆一心在於好生。便已作福無量。宜體此恕字。為恤民之命。養民之力。惠之以恩。使之以義。照鑒無施。福澤遠大。正未艾也。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立心行善。忠君恤民。當獎愚民。鎮之以威。撫之以恩。感恩交施。剛柔並用。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猷。能如是存心。如是行事。天必佑之。自然所願從心。有求皆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邊郡赤子貧苦者多。宜加意撫惜。發奸摘伏。宜小心慎重。后疆之民。易於歸化。亦易於梗化。惟在恩威調劑之力也。

